



愛之奔流

羅西著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流 奔 之 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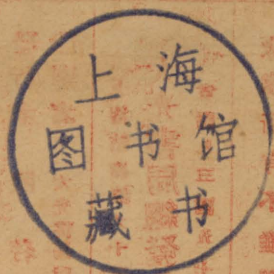
羅 西 著

上 海 大 光 書 局 印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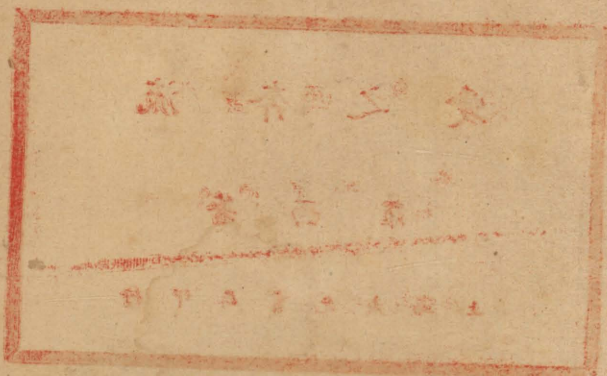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4313B



~~1562081~~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四版

原價 大洋八角五分
特價 大洋二角五分

著作者 羅西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者 陳荇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

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電話九三五四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序

我是個生性怕下雨的人，平時天一陰了，我的心頭也跟住要陰下來，沉重地，灰闇地。如果在天空降着不停的牛毛般的細雨的時候，我便會整個呆了；如果那竟是一場滂沱大雨呢，我的心就更感到恐怖，彷彿我自己的身體逐漸縮小了。那種行坐不安，徬徨無主的狀態，我不能拿筆把牠宣洩出來。

以前在廣州，因為職業的關係，每天要跑到面臨珠江的一座白牆的樓上做幾點鐘工作。南方是

多雨的，因此往往停了我的筆，呆望着那迷濛的珠江面上的奔騰的水霧。

估不到在上海，也有這樣怕人的大雨！不過我面對的不是珠江了，却變了紅瓦如鱗般的屋背，然而那奔騰的水霧依然一樣地，像一陣有毒的白煙，朝着那臨窗的我撲過來。

我在這裏面掙扎着，把我的“愛之奔流”寫完了。

既遠遠地離開了故鄉，那熟悉的朋友們的臉孔都看不見了。每天觸着我的眼簾的只是幾張生疏的臉孔。但我願這樣生活着，因為我感到比較在廣州時好些，而且能夠免除了許多無謂的煩惱和憤激。

本來對於文學的理論，我沒有甚麼可以說是知道的。我以前的創作，自己是沒有甚麼定見想寫甚麼和怎樣寫的。我可以說，不懂得文學的原理，更不懂得甚麼是技巧。只憑着那創作的衝動，隨便

寫一點而已。因此，那些書中放進了些甚麼事實，我不會詳細地考慮過。

到如今我不是主張爲藝術而藝術，爲人生而藝術；或者爲趣味而藝術，爲革命而藝術的。我只覺得廣州有這件事，而這件事又是很值得人的同情的，於是便寫了下來。至於我寫下的是英雄，是懦夫，是革命的，是不革命的，我自己却不曾留意過。我是廣州人，廣州的東西我稱爲熟悉，並且我也愛寫，如是而已。

廣州的大事，大人物，都有的，不過那些東西並不能怎樣感動我，因此也不能在我的筆下溜出來。

我沒有政治的智識，因此我也不會寫關於政治背景的東西。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政治這假東西是未必能解決一切糾紛的。人們固然不能離開政治而生存，（至少在目前應該如是）像不能離開經濟而生存一樣，不過除了政治同經濟以

外，人生裏面怕還有點東西吧？這些東西是政治和經濟解決不來的吧？

如果藝術品裏面一定要放進一點有偉大的意義的東西，那我目前還不曾有這種確信。目前我的創作的態度是只由率性的變了觀察的而已。將來會再變成怎樣呢？我自己絲毫不知道的。

最後，我感謝那時常幫助我的友人——譚計全君。我敬以這本小書獻給他，做爲我的一點薄禮。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序於上海，羅西。

愛之奔流

羅西長篇作之五

杜玉志從靖海路萬福里第一百九十一號那間半中半西式的洋房走了出來，迎頭一陣寒風吹得他毛骨悚然。他把大衣的外領豎直起來，整個頭兒縮在那件厚絨大衣裏面，只賸了一球散亂的頭髮在外面迎風抖顫。走了不上十步，插在右衣袋的一隻疲倦得骨節隱隱作痛的手，半僵地掏出一條不十分白的手帕，從衣領的縫裏塞進去，揩那自冷而且紅的鼻子下面流下來的清鼻涕。

和那無聲的刺人的寒風拒抗了差不多三十分

鐘，他才走進自己的房間裏。這個曾經他坐臥了八個多月的一個小房間，佈置着非常簡單的物件。兩張行軍用的帆布牀丁字樣地擺着，在距離兩張牀都差不多遠的一個屋角落，那里是一張棹子，兩張斗方檯；此外還有一個籐網籃，裏面堆着一些雜碎的物件和幾本爛書，網籃下面壓着一個假皮箱。

他坐在牀上，搓了一回手，才把大衣除去，點上一枝香煙夾在唇裏拚命地抽。

“阿琮！”他喊着，“阿琮，阿琮！”

答應他的是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她左手拿着一盤白菜煮豬肉，右手提着一小桶飯。小小的臉蛋上面塗了幾處烏烟。

“四哥，”她笑着用她那生了凍瘡的紅而且粗的手把棹上的筷子和碗碟都擺好了，一面裝飯一面朝着玉志說。“怎麼今天回來得這麼晚？我還當你在他們那里吃過飯了。”

“當然我吃過飯了，我現在還要去呢！”

‘哼，那老鬼，叫人抄了一百張還不够算！三十塊錢一個月想人家賣身給他了。四哥，我看你還是去找找何漫之，看他那里有法子沒有吧！那老頭子倒會賣恩，給人家吃一餐飯就要叫人家開夜工了。四哥，你也太老實呀，他叫你開夜工你怎麼不開口叫他補你的錢？你怕不記得了吧，這四個月來他叫你開過十多次夜工了哩！’

“你快點吃飯吧！”

“這麼冷，我才不去公園，前次你強我去，去了回來足足頭昏了三天。”

“你曉得我要開夜工又怕我叫你去公園？”

“不是你爲甚麼催我吃飯？”

“我怕飯冷了吃下去沒益處，而且快點吃了飯可以暖一點。”

“哦，我明白了！”她說着把筷子放下，站起身來解衣裳。

“你吃了飯才給我吧！”

“一樣的，你終歸要拿去，現在馬上拿去吧，我一吃了飯之後馬上睡覺好了，蓋了棉被就像穿了棉襖一樣啦！”她說着把那件藍絨線織成的背心同那件醜醜的衛生衣除下來，遞給玉志。

他把外衣也脫下來，穿上了那兩件衣服，再穿起外衣同大衣，覺得自己比方才胖了一點，而且混身的血脈都和暖了一點。

“今晚上十二點鐘回來都冷不着你了！”她一面說一面在熱水壺裏倒點開水在飯裏面。

“恐怕真像你說，要十二點鐘才得回來哩！”

“那老鬼……”

“不對，你別罵人，今晚不是他叫我開夜工呢！”

“漫之找你喝酒？上和隆店去？我又得預備給你掃那嘔出來的臭東西！”

“都不對，今晚是尹老頭子請我看影戲罷了！”

“哦，快點把衛生衣冷背心拿回來給我，我捱

冷你倒去看戲麼？”

“尹老頭子叫我陪尹太太，尹太太的妹子，和他的小少爺去呢。我那里想去看戲，不過他叫到怎麼好意思推却呢？”

“前回叫你叫他加錢，你又說不好意思；這次他連老家人都叫你兼了，你又不好意思推却，將來他叫你不必支薪水了，你也不好意思跟他講多一句吧！”

“這個月我本來想買多一件衛生衣的，可是拿來還米賬又還光了，下個月吧。下個月一定再買一件衛生衣，再……”

“快點去吧，不過你要小心，第一要記得尹太太的妹子是鼎鼎大名的林振雄的第二個女兒，第二要記得你自己只是一個窮光蛋！”

“這是你說這句話的第十次吧？我的頭可不像你那麼容易昏！”

她輕謔地微笑了。

“你當我愛上了那個麗莊姑娘麼？”他重複地說，“你以為我會愛上她，像漫之愛你一樣麼？阿琮，你的頭大概不會比我更昏罷！”

“甚麼？”她睜大那對圓圓的眼睛，帶着詰問的口氣說。“你以為他會騙我麼？不過無論如何，我還不會應允他。”

“你不曾應允他是你的運氣！不過人却並非一定都是壞的，也許他會真心……”

“他真不真心都好，現在你也沒有憑據說他。不過你要明白，男人愛女人，是愛她的美貌，智慧，同溫柔；女人愛男人呢，愛甚麼？愛男子的美貌麼？智慧同溫柔麼？你這樣看就是你的大錯，而且你萬不要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女人愛甚麼呢？……”

“你將侮辱別人同侮辱你自己麼？”

“那也不能掩飾的，她們實在只是愛錢。”

“哼，你把愛情拿到溝子裏給她洗澡了！”

“你要曉得女人愛錢和做買賣的人愛錢又不

相同的，她們愛錢並不像做買賣的只管把錢拚命向腰包裏塞。她們想看不見錢，但時時都有錢用，丈夫在她們的眼中是一個最盡忠、最勤力的管帳人，又是一個最靠得住的下役，她們想甚麼，想怎樣，只要一洩露意思就可以了。”

“這才有一點醜怪。”

“男子們的醜怪不更好笑麼？”

“喂，阿琮，你先別拿碗去洗，我再問你一聲，你愛漫之也是這樣愛法的麼？”

玉琮一面朗笑一面把碗碟端進廚房去洗。

玉志自己說了一句：“可憐的漫之！”便冒着那一陣緊似一陣的晚風，向靖海路走去。

廣州市這條從西門直通到東門的寬而且長的惠愛路裏面，最盛旺的當然是從維新路至永漢路那一段了，但從四牌樓至維新路這一小段也不能算是不旺的，不過在這一小段中的雨帽街却僻靜異常。暗澹的燈光同稀少的行人，差不多同在本街

門開了之後一個身體頗長的少年男子給風送了進來，他用那灑下了香水精的手帕掩着那流水的紅鼻尖，一隻手的指縫裏夾着一枝香烟。

“好冷呵！這種黑夜真難爲人！”那個男子說。

“你的電手筒呢？”

“在大衣袋裏。”

“我以爲你今晚這麼大胆，不怕跌死。”

“我一定記得的，不過大風倒恐怕會吹跌人。”

“你穿那麼多衣服還怕冷？你慙我！”她把手臂出來讓他握着，“我不過穿三件衣服罷了！”

“哎喲！你當心冷病了！”

“又不叟你給醫藥費，你怕甚麼？”

“又是他把你的衣服穿去了吧？”

玉琮沒有答他，先讓他到房裏坐着，又重復走出來把廳間的燈熄滅了。

“漫之，你碰不到他？他曾向你說甚麼沒有？”

“他狠狠地罵我幾句，叫我以後不要再來這裏，否則——”

“瞎說！他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你不相信麼？”

“一點都不！”

“那麼，我改變一下子吧，他沒有看見我。”

“你看見他麼？他怎麼會看不見你？”

“那你該問你那近視的四哥。”

“瞎一個人爲了愛情，他的眼睛是瞎的！不說甚麼大件東西，就連一個小老鼠都瞧不見的呢！”

“你當你的話是最聰明的了，不過你要曉得，小老鼠是會咬人的呀！咬疼了可不准叫喊。”漫之說着做出預動的姿勢。

“不要這樣，當心叫人聽見了要拿去登小報了！”

玉琮一面架住他的手一面起身倒了一杯開水給他。

“喝這杯白開水吧。”她充滿春情地說着，‘你或者會安靜一點。’

“謝謝你！”

她在他用兩塊手掌裹着那杯開水的時候坐上了牀，背脊靠着牆，兩顆還未十分發育的乳頭以下完全用一張舊棉被蓋着。

“我應該感謝愛情之神，”漫之半邊屁股坐在橫放着的玉志的牀上，半邊屁股坐在她的牀邊，左手慢慢地圍上她的頸子，說着，帶着一副被感情激動的神氣。她帶我到這麼一個和暖的像春天的地方，這里恐怕不會有冬天的，倘若……”

“你說得淺白一點不好麼？”玉琮用左手灣上去握住他的左手，笑着說。”小老鼠的話倒底難聽得懂！不過你是否說你不覺得冷呢？如果是的話那也並不希奇，你瞧你自己穿的衣服，又多又厚，這樣還會冷那只好量獸醫了！你曉得，愛情本沒有神，如果一定要有的時候，她也只有一種本領，那

就是戲弄!”

“我想不要叫愛神戲弄你了，”他狂笑着說，“我爲甚麼不可以戲弄你一下子呢？”

“噢！騷擾！討厭的騷擾！比丘八還厲害的騷擾！”

“是一種該饒恕的騷擾吧？”

“拿甚麼做交換條件呢？”

“還是一首詩吧，不過——”

“不過，”玉琮攔斷他的話，“不過可以由我念給你聽：——”

“呵，我的玉琮，玉琮！呵，我的生命！”

“呵，多麼婀娜，婀娜！呵，多麼娉婷！”

“你別忙呀，你別忙呀 我的意思說，不過我還沒有做好！”漫之把右手也放在她的大腿上面，說着。“你看輕我的重疊句麼？你應該曉得這不是容易做得出來的，想做出來要有相當的靈感同修養！”

“你瞧我念出來的這兩句還不錯吧？我可以算

得一位詩人麼？”

“如果你不致於自暴自棄，詩人不是難做的呀！”

“那麼，你對於這位未來的詩人，應該怎樣表示敬意呢？”

他把屁股再挨向玉琮挪近一些，右手從大腿的地方伸上來，輕輕地捏住她的下巴，左手圍着她的頸子把她的頭壳拉過來。他的嘴唇在她不住地搖頭之中，和她的嘴唇接觸了許久，許久。玉琮輕輕地在喘氣，他也顫顫地說着：“玉琮，這樣對於一位詩人表示敬意，你滿意不滿意呢？你……你……”他的唇又從她的左頰移到右頰，從右頰又移到左頰，竟沒有說話的暇豫。屋頂的怒風吹得屋瓦簌簌地響着，昏黃的電燈也似乎有點搖晃，四週除了“自然”在示威以外，一切都被寂靜的棉被蓋着睡熟了，他倆也無言地佷傍着，去享受那一秒一秒的似乎過得很慢的夢般的幻想的時光。

他倆用最自然的最優美的姿態膠合着，兩顆頭都微向上仰，四個眸子都散放着深深的愉悅的銀輝。他們的模樣令人想起古世紀的難得而且罕見的大理石的藝術品。

誰忍心毀壞這誠心的藝術品呢？作算他是戰爭和瘟疫之神！作算他是命運的支配者！

然而玉琮的頭似乎微微地動了，一股熱淚從不知名的神秘之泉擠了出來，她忍不住兩肩抽動起來。

“你覺得悲傷麼？”漫之用最溫柔的音吐撫慰她的靈魂，他的右手輕放在她的左頰之上，右手的食指尖輕微到彷彿一束白絲般地在替她揩那眼尾的一顆小淚珠。這時她的眼睛一閉，七八顆淚點掉在他的肩上，他沒有覺得。

“不是的，我現在還沒有悲傷！”她一樣溫柔地答着，拿出一條半舊的手帕在揩他的肩膀。

你也曉得你自己都忍不住麼？琮妹，你也太

癡了，你自己也不想想，愛情是能夠隱藏的麼？你的嘴能夠說不愛我，但是你却不能夠拒絕我吻你喇！我不是很愚蠢麼？我想我能夠猜得出你的苦心，你想，你越是這樣，我越是愛你的！而且你無論怎樣，我都能一樣地愛你，或者更激烈地愛你！你說何必愛我麼？那你只管說好了，我依然是一樣地愛你的。”

“我沒有你那樣深的臟腑！我還沒有到了像你那樣可以自誇的地步！我有我自己的事情，你不要像一般男子們一樣儘對女人抱着曲解！”

“那麼，你到底不能應允我麼？”

“我想我不應該輕率回答你，是不是呢？”

漫之點點頭不會出聲。

“你又可以有機會發言了，你說吧，我雖然可以想得到你要說甚麼，但是我也不討厭，很喜歡重複地多聽幾遍哩！你可以照常一樣，慢慢地有條理地說呀！”

情火在少年人的胸中燃燒着，時時令他不發出聲。

“怎麼，叫你說你又不說了？”

“我沒有甚麼說的，像你所忖度的一樣，所有我要說的都說過了。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拙劣，爲甚麼我沒有辦法令你相信那全是真的，一些兒都不會虛假。不過，你到底不能讓我宣佈麼？宣佈在半年之內你將變作我的夫人麼？”

“我也曾屢次說過，這是你的執迷不悟！我們這樣的女人作算做了你的夫人，你也不會得到快樂的。不過我自己說，你一定不肯相信，你以爲這是我的託詞。”

“我將不顧一切的犧牲與利害，準備宣佈……”

“但是你要注意，我並未會應允你……”

“所以我就要求你的允許了，爲甚麼呢？你只是固執着。”

“對於一個富貴公子，能不固執一下子麼？”

“你真是一個頑皮的情人!”他說着又捧着她的頭，在她的頰上親了四五下，才站起身點上一枝香煙，重復坐在她的身邊，一隻手探在她的懷裏，她也不拒却他。

“如果把我們的婚約宣佈了，”玉琮莊重地說着，漫之抬起頭來望着她那兩片粗糙而通紅的臉蛋。“那麼，不久你就正式同我結婚了，是不是?”

“這件事同冬天過了，春天必要來是一樣的無疑的!”

“春天是來了，不過你們的大哥，五哥，他們都在一個最芬芳的花園裏過春天，你能夠在沙漠裏過春天麼？我恐怕不艷麗的春天會給你以更大更痛苦的創傷!”

“他們如果在花園裏 我就要在天堂裏了!”

“天堂麼？不錯，天堂也許會這樣不快活的！你瞧我的手，她像一雙貴婦人的手不像？恐怕你們的僕婢的手都要比我的好看吧？給大嫂五嫂笑了不

打緊，給下人們笑了那真連你的面都無光彩！如果你跟我們一樣窮，或者你是一個工人，那便全不發生問題了！偏偏你是一位大少爺，不，是一位七少爺吧，那麼，你倒要澈底想過了。”

“你以為這樣將令你不幸福的麼？”

“我？也許是幸福的吧？吃飽了飯睡睡覺，學學打麻將，或者打撲克，或者為你的高興去學跳舞！”

他搓搓手，站了起來。兩扇被寒風搖得不住地響的玻璃窗，把無邊的黑暗關在窗外。他又點起一枝香煙，仰着頭站在窗下，天空中除了幾顆似乎冷得在發抖的寒星以外，完全給黑幕包住了！他站在那里，其實也不會瞧見天空有些甚麼，只閉着兩隻眸子在表示要在她的跟前避去極端痛苦的表情，心懷同一位驟然感到失意的少年情人一樣，凌亂的，僵死的！

也許他正在沉思，在設法挽回這樣一位志氣剛強的女英雄，不過這個法子可不比同普通一般

的那樣簡單：‘喂，你要多少？其餘呢？金戒？鑽戒？珠練？……’”

不過他的靈魂，高貴的，忠勇的，真誠的，謙虛的，是她所深知的了；雖然是貴族的血脈，但却沒有殘忍的，假偽的，怯懦的，貪婪的，那幾部份。

“你要曉得，”他一掃轉身向她說，“我是一個何等熱情的人喲！我的玉琮，琮妹！……”

他一睜開眼睛的時候，同時眼淚也掉了出來。

“也許是一位暴躁的情人！漫哥。”她勉強微笑着。

“你看我有反抗的能力沒有？”

“反抗？”

“就是反抗！”他的兩顆眼珠都沉在下邊，淚點在燈光下閃着。

“反抗的能力，是每個人都有一點呀！”

她的外貌還能一樣地平定，叫你瞧不出她的心脈已經加速度地搏擊起來了。

他呢，癡情的他呢，他失望極了！他以為表露這點反抗的意思以後，他的玉琮將會怎樣地同情他，撫慰他讚賞他，鼓勵他；甚且會跳起身來抱緊他的頸子不停地接吻，顫顫地訴說她完全瞭解他。

“唉，玉琮！唉，玉琮！”他大聲叫起來了。“這樣我就完全絕望了麼？你恕我的粗暴，我可否問你一聲：你到底是愛我不愛呢？”他的臉紅得像吃醉了酒。

“哎喲，不要大聲嚷，當心要叫破喉嚨，你太興奮了！或者，”這時她也有點喘氣了。“或……你有點病吧？你怎會這樣問呢？漫之，你安靜一點吧，你不要……”

“呵，玉琮！”漫之沒有等她說完，又嚷叫起來，可是聲音似乎比以前小了一點。“你愛我，是否整個愛我的呢？”

她狂笑起來。

她答道：“你真瘋了，哈哈！哈哈！男人愛女人

才有部分的愛喲！甚麼她的眼睛好，她的鼻子好，她的嘴好，脣好，臂好，大腿好，曲線好，呵，漫之，那是男人的批評話喲！女人愛男人，斷沒有這樣不合理的，偏私的，她們愛男人就整個的愛，否則便是不愛！不像卑污的男子們專追逐人家的肉呀！哈哈，哈哈！”

漫之苦着臉點點頭。

“那麼，”他說，“我有甚麼缺點，要受人指摘的麼？”

這一個問話就使玉琮躊躇起來。她同他在去年還是同學，她當然能瞭解他的性格的全部。對於學校的功課絕不會加過甚麼努力與注意，然而他在學校裏以優等學生的資格畢業了；對於社會的事業也不會過怎樣的瞭解與經驗，然而他在社會就得了高尚的令人羨慕的地位。這種人是不可批評的，如果要說出他的缺點，似乎是繁複而瑣碎了，機警的玉琮，馬上想到了一個答覆。

她說：“漫之，你的缺點是沒有的，可是你受人指摘的地方，似乎就是錢太多了！”

“我可以賭咒，我爹爹有錢罷了，我是一個錢都沒有的！”

他頹然倒臥在玉志的帆布牀之上，望着屋頂不出聲。

“你說，你是不是惱我呀！”

真的，他的確有點惱她。她這樣雄辯的女人，個個都會惱她的。不過男子們才怕女人們發惱，至於女人們却不怕的；她們很安心地在等候那發氣的情人在她們的面前跪下去。漫之的惱怒玉琮，怕不止十次了，有一次他出了門口，一路上幾乎流出眼淚地發下誓永不再到她這裡來，他咀咒她是一個女妖，他痛罵她一點真心都沒有，但不到兩天之後，玉琮的大門又被一個男人用特約的方式敲着了。他不止不能發一點牢騷，而且還要裝成一點事情都沒有。因為玉琮會在他的眉目間瞧出他的

全部的心情，又要用她的尖尖的嘴咬他的白熱的心了。

就是對他的表哥胡秋洛，他也不能不承認，她實在有玩弄他的力量。他對於她的愛不能算是瘋狂的，却是入迷的。有一個時候他快樂得不會出聲，另有一個時候他又覺得這段愛情是最不幸的！胡秋洛主張說這樣一個女子，她可以做終身的愛侶的地方是很少的，說她是一個獵取幸福的愛情流蕩者，他甚至說這樣的女人拿來供一時的快樂是很不錯的，他笑着拍漫之的肩膀，祝他早日成功。漫之似乎也沒有適當的充足的時間能够把這個長頭髮，細眼睛，尖鼻子，紅臉蛋，大嘴唇的灰絨長袍的勾魂鬼慢慢地分析來評斷。無疑的他倆同學已經三年了。但她的溫柔而陰沉的外貌，每個人都說她像一個完全未受過教育的小家碧玉。她的朋友不少，不過不曾有過誰能和她特別親近的，他們說她是一塊好看的木頭。誰都不曾見過她高興

得跳起來或有過忘形的大笑。

不過，畢業之後，漫之就鑽進了她的深一層的心之迷宮裏，於是她在他腦中的位置，由最簡單的不動情的木偶變了最複雜最迷惑的怪物了。漫之有他自己的崇高的靈魂的，他的幻想中的愛妻是一位高貴的溫柔的大方的華麗的姑娘；他的媽媽的目的却是一位善應酬會說話，懂人情世物，而且能主持家政的姑娘，那麼，在漫之的腦中有时批評爲潑野，浪漫，貧窮的玉琮似乎和他同他媽媽的條件不大合式了，那時他就會後悔起來，甚至想立刻拒絕玉琮，或者以後永遠不再見她的細而長的有鬼力的眼睛！

然而誰都曉得這是徒然的。

在他忽然間痛責胡秋洛的思想是罪惡的，他媽媽的思想是陳腐而悖理的，他自己也是不懂得愛情的呆漢，惟有杜玉琮，她才有最豐富最有趣最消魂的愛情的時候，玉琮的位置便由野鬼變成天

仙，他也馬上跑到雨帽街來了。

“呵，討厭！”玉琮伸了一個懶腰，跟住又打一個呵欠，自言自語地說着，“現在有十二點鐘了吧？怎麼他還不回來呢！唉，一個人爲着愛情，他真可恨！喂，漫之，你倦了麼？怎麼躺着不出聲，當心冷着呵！”

他一骨碌爬了起身，臉色有點蒼白，似乎在告訴玉琮，他的心靈已經破碎了！他顫顫地嚷着：“琮妹，時候這樣晚我想我應該走了，呵，玉琮！今晚你的答覆就是這樣了麼？或者你還要考慮一下吧？”

“你這癡癡！你這癡癡！可憐的孩子！”

“我也有可憐的地方麼？你以爲我值得你可憐麼？”他說着，用可憐的眼光望她的靜默的臉蛋。“那麼，爲甚麼不允許我的要求，爲甚麼不讓我把我們的婚約宣佈呢？”

“我忠告你吧，漫之！”她莊嚴地說，“你要曉得我同你已經像是秘密訂了婚的！我們抓兩個有血

的心出來，誰能不相信誰！不過你要知道，直接的性的行動在女子的心裏同一聲驚雷一樣地能使人震動！而且，你不能原諒我麼？我的漫哥！這是最後防線呀！’

漫之沒有答她，一步跳到她的牀邊，斜臥下去把玉琮整個緊緊地摟住，不擇部位地在她身上亂吻，直到玉琮用最溫柔的手把他推開，才喘着氣說：‘我完全瞭解你，玉琮，不過我心中有點害怕，怕甚麼呢？如果你這樣問我，那連我自己都不大曉得的！呵，玉琮，你一定不會曉得的。我的環境是那麽惡劣的喲！這樣我就害怕起來了，呵，你能夠說我不是胆小麼？不，不，我正是十分胆大的，尤其是爲了愛情，我可以毀滅一切！我可以犧牲一切！爲了愛情！’

愛情的壁壘，你說，‘漫之輕輕吻了她一下，又接住說，’不是比一切的壁壘都要堅固得多的麼？我是個懦子，我才會後悔，我才會害怕，來吧，玉

琼，讓我們說一句愚蠢的話吧，你可以把你的真心吐露一句麼？”

玉琼像玩一匹小貓一樣地撫弄着他的頭髮，用她慣用的微笑問他要求的是甚麼，

他說了，悲壯而多情地“我麼？我只要求你一句話，一個帶血的誓詞！你想，我準備着開始一切了！”

“好，我可以應允你，”她毫不思疑地說，“你先宣誓吧！”

他跪在她的牀邊，高舉起他的右手，顏色是非常嚴重。

他說：“玉琼，我叫着你的名字，我將永遠地愛你！以至於我最後的一滴血！”

“漫之！”她坐在牀上，也肅敬地舉起她的手，“我叫着你的名字，我將永遠地愛你！以至於我最後的一縷氣息！”

“如果……”漫之沒有把下面說出來。

“如果怎樣呢？”玉琮用兩隻泛濫着愛情的洪水的眼子舔着他的靈魂問着。

漫之沒有答話之前，他倆又擁合成一個了。

這時外面寒風雖緊，却隱約有一點月色，淡青的，朦朧的。

二

清白的孩子對於一個甜蜜的家庭，就像日常食物中的白糖，如果沒有了這樣東西，甚麼都是淡薄無味的。小孩子就是天使，一切歡欣，快樂，幸福，愉快，都掛在他的翅膀上面，他走到那里，那里全找不出半點煩憂。

尤其需要他的自然是到了中年的著作家了

玉琮對着玉志提起尹劍伯的時候，總要叫他做“老鬼。”其實他的年紀才三十六七歲的樣子，“老鬼”是他的別署。

老鬼是非常幸福的，他有一個很和婉的妻，有一個令人妬忌的孩子，在社會上，他的地位也很高。每個月差不多有二三百款子進門，當然是令人重視的一個主因，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曉得的他是一個哀情小說作家。雖然他連甚麼是歌德，拜崙，和屠格涅甫都不曉得，然而他的作品被書局用四號字旁邊加個圓圈而且用各種彩色印成了悅目的封面之後，他就有了源源不絕的收入，每個人提起老鬼的名字，都羨慕地叫着：“他是我們惟一的哀情小說大家呀！”博學的讀者也許會加上一句：“不錯呀，他寫的要比徐枕亞他們還好。”

那天下午，老鬼從工作室慢慢踱出來，嘴裏放着一枝香煙，兩隻眸子似乎望着一個目標不大轉動。尹太太，他的溫柔的夫人，這時正在會客室裏泰然地仰臥着在讀一本小說。老鬼坐在她的對面，伸了一個懶腰。

“劍伯！”她把那本小說放下，含笑地向他說。

“你不是太辛苦了？你看你的兩邊頰骨都露出來了，你應當有相當時期的休養。”

“休養麼？我也很想，可惜現在還沒有到那個時候！”他也溫和地向尹太太解釋，忽然他瞧見尹太太手裏那本書了，他的顏色就馬上變轉，“呵，你也讀這樣的壞東西麼？你以為讀這樣的東西會有點益處麼？他們全是十多二十歲的孩子，書又讀的不多，只懂幾個洋文便把外國的甚麼甚麼搬過來做祖師，寫下來的不通的東西就叫白話文。其實古文的奧妙處他們固然不懂，就講白話文他們也是不懂的！你該曉得，在我們這邊用白話文見長的寫家多咧，浮儂的清淡，空鶴的綺麗，綠梅的蕉秀，他們不止做不出來，連領會都不能呢！他們會甚麼？會罵人！看他們的東西真會看壞了心！”他像咀咒惡魔一樣地咀咒起來，雖然他不忍大聲驚嚇他的夫人，但是聰明的尹太太可以從他的眼睛裏透露出來的消息，知道他在非常憤

怒。

她知道她的丈夫是多麼執拗而暴燥的，她不願損傷他那可寶貴的感情。她又深知壓制憤怒的方法是微笑，她微笑了。

“楚莊！這本書一定又是麗莊買的了，是不是？你一定不會花錢去買這樣的廢物的！”

“你猜錯了，劍伯，這本書却是我買的呀！”她用嬌柔的聲氣賠罪。

責罵自己的夫人，到底不及責罵別人來得厲害，劍伯的談鋒又轉到別一方面去了。

“楚莊！你曉得的，你爹媽給她來廣州是甚麼事情的呢？”

“當然要在你的監督之下教她好好地求學。”

“事實是這個樣子的，不過，那些孩子們罵我的話也許不錯，我的思想真有點陳腐了，我以為她這個樣子，或許不是最好的辦法。”

“劍伯，你又何必這個樣子呢？你只要盡了你

的責任，她自己好不好關你甚麼事呀！我做姊姊的，我也打這種主意，不必勉強她，爹媽不能怪我，也更不能怪你！”

“如果能够像你所說的，盡了我的責任！”一枝香煙搖搖不定地夾在他的脣裏，他的聲音不大清楚地說着。“能夠盡了我的責任，那就好啦，怕在我的責任還未盡了十分之一，就有點盡不下去的神氣！你想，這樣，你我都要受人指摘的！”

“她的嬌鬧脾氣，莫說我們沒有法子想，就是她爹媽——”

“你不能這樣說！”他衝斷了她的話，帶着點粗暴的樣子叫着。“這不是一種頂好的解釋！你想，我們應該這樣，能夠負責任，就留她在這裏……”

他說到這裏，麗莊跑進來了。她是一個穿得很樸素的大眼的女孩子，今年才十七歲，從她的外貌看來，是一個多情而有毅力的女人。爲着年齡的關係，她的活潑天真的態度雖然還未拋棄她，但在許

多時候很容易令人誤會她是一個冷淡而喜歡沉思的人。

“姐姐！”她不急不徐地叫着，楚莊和老鬼的頭都抬起來望着她。“我買的那本‘默誓’呢？在你那裏吧？我還沒有看完呢，你該先讓我看，才……”

楚莊老早對她使了幾個眼色，她全不覺得，說到這個地方，劍伯哼地一聲站起來走出去了。在他的影子都消滅了之後，她才悄悄地對她姐姐說：“怪不得他的名字叫老鬼，三十多歲的人就成天哼哧哈哈地十足一個老鬼的樣子哩！”

比她的年紀長了十多歲的她的姐姐，自她初生到今天，對於她都是非常溺愛的，從沒有一次不依過她的意思。

“他的思想真比老鬼還可怕！”楚莊笑着把那本“默誓”交給她。

在她出去不久之後，劍伯又滿面憂容地走了進來。

他低聲向她說：“我估不到你儘在護短！”

她沒有答他這句話，反而問他：“你的意思怎樣處置她呢？不過你要先答應我，無論你怎樣辦法，決不要令她委屈或者難過！”

“我想叫她回香港去，讓她在她父母的處理之下求學也好，或者做甚麼都好！”

她沒有答應他。

※ ※ ※ ※

春來了，這是一個懷爽的消息。

自然太不喜歡廣州的人們了，她不止不把奇花異卉帶給她的孩子，直連一點快慰的心情都不給他們；她給他們的是沉滯同煩惱。也許那些生命不值半根草的農夫們會感謝她給他們以多量的水；也許那些血與汗比水還賤的手車夫們會感謝她給他們以更多的拚命拉的機會。

但是這樣只的的達達地下着不斷的雨，稍為比較有錢用的人，誰個不討厭這樣的壞天氣呢？

那是一個像普通一樣令人討厭的濕潮的春天的傍晚，雨點像跳舞場裏面的花紙碎一般地由半空中灑下來。一輛公共汽車由四隻跳舞着的像是已經疲乏的車輪推着那有幾十處脫了漆油的舊爛的車身，左右擺動地自永漢路的財廳前站冒着密雨向西濠口駛去。

在顛動不寧的車廂裏，許多搭客都皺着眼眉在吸煙，在談話，或在孤寂地坐着，他們手裏持着的雨傘或者膠衣都無聲地向地板上淌水，這些無限制的水份混合着黑泥使站在車上的人們如站在泥澤裏一樣，一下不小心就要滑跌，在如此的困苦情形之中一位穿了一件粉紅色的長旗袍的姑娘竟找不到她的坐位，用她的紙傘支撐着她的體重。廣州的公共汽車沒有皮圈子或藤圈子讓搭客執着不致傾跌的，只有一條由車頭通到車尾的細黃銅棍，橫在搭客的頭上，然而那銅棍太高了，普通的姑娘們伸手抓不到的。她小心地狼狽地站着，時時把臉

掃向行人稀少的馬路外面，似乎不敢望車裏的人臉，又似乎怕被人注目，她的心在禱告着：“天哪！千萬不要碰了熟人呀！”同時她的心在半驚半喜地忐忑地跳着，和汽車的馬達應和着，一直到那輛車經過了燈火璀璨的長堤到了西濠口站。

所有的搭客從這麼一個鐵籠子重新鑽出斜風細雨的行人路上來，都要先把衣領提高一點或把圍巾圍緊一點預備抵禦那驟然襲來的寒氣，然後才把各各的雨具伸開來。

她剛一下車，用三秒鐘的工夫向兩面一望，一位穿着漂亮的洋服的青年用他那最敏捷的步伐迎了上來。

“玉琮！玉琮！”他微笑地低低地連喚了兩聲。

“呵，漫之，你在車站等我麼？”她也笑迷迷地說。

“我在裏面等得不耐煩了！唉，怎麼……”

“我來遲了麼？”

“雖然還有十分鐘才過了約定的時間，不過你爲甚麼不早一點來呢？這樣的時光是多麼可寶貴的喇！”

“三次了，足足三次了，每次都說我遲，其實的原故是你自己太早。”

“或者真的吧，不過太早了，我想總比太遲好一點。”

玉琮撐開雨傘，漫之一隻手圍抱着她的溫柔的腰。

“今晚是那一間，亞洲麼？”

“不錯的，是亞洲。”

在泥濘中走了幾步，玉琮的心又顫動起來。

“我們這個樣子秘密結婚，在你不覺得危險麼？”她問。

他毫不思疑地答：‘你怎麼會覺得危險呢？我只感着一種異樣的強烈的快樂！我知道這是無邊的幸福！’

“這是秘密的，你曉得，如果牠洩漏了，那或者會做成一種危險哩！我只覺得有點慌張，我恐怕你的犧牲會比較大一點！”

“如果真的要犧牲的時候，你說，我們不早預備好了嗎？捨却平庸的一切造成最高的幸福，難道會覺得不值麼？”

“我覺得不要這樣，或者會比較安全一點，否則距離久一點也好，你想對不對呢？到出了事情那時就手忙腳亂了！而且，”她用更深一步的憂疑問着，“這種旅館安全不安全呢？”

“非常妥當，你別多心吧，玉琮，盡情享樂呀！你自己不知道吧？有點微醉那個樣子才要人的命！我一輩子能夠像那天晚上一樣抱着你喝酒，對於這個黑暗的人間我還希望甚麼呢？哦哦！”

“你的詩興又起了吧？漫之！”

他倆說着笑着一對兒走進亞洲旅館。

第二天早上，天空自然還是陰沉的而且灑着

雨點 氣候却比昨天晚上更冷了一些，彷彿跟冬天。那可怕的冬天，沒有兩樣。一輛人力車迎正北風在太平路上拋着，崎嶇不平的石子馬路把 輛車弄成在浪中的小舢板一樣。車中坐的那個睡眠不足的姑娘要撐大她那雙倦乏的細長的眼睛注視着道路，恐怕車夫一不小心就要摔倒。

車在雨帽街口停着的時候，她下了車，走進街的中段，在一扇鑲在灰土裏的木門上敲了幾下。

她嚷着：“四哥，開門喲！開門！”

門開了 玉志的領帶鬆解地垂在胸前，顏色也是非常困頓。

“你也回來了麼？”他平平地說着。

“估不到你比我還早！”

“有甚麼估不到，我當然比你早的！”

“你們在甚麼地方？”

“東亞。你們呢？亞洲，是不是？”

“是的，你們去過亞洲沒有？”

“我們第一次在亞洲的，”玉志倦極了，倒身在牀上，閉着眼睛說。

玉琮脫了外衣，躺在牀上，用棉被把全身蓋住。剛剛過去了不久的瘋狂般的快樂在她的腦中滿載着，一閉上眼睛就如在夢中般的分明地閃出漫之的偉壯的身軀，和他的多情的微笑，他的狂熱的接吻，他的顫顫的微語，他的溫暖的，潔白的，細嫩的，柔軟的體膚！她回味這一種悄然的幸福的神韻，她的心頭就如被一種軟軟的東西壓住，像漫之俯身在她上面一樣。

“喂，玉志，四哥！不要這個樣子睡法呀！着了涼你要病！病了又傷了林姑娘的心了！”

“No —— on —— Sense”他閉着眼睛把手一揮，身體沒有轉動，頭髮亂蓬蓬地像一堆乾草。

“麗莊姑娘太多情，累了我的哥哥了！”

“沒有你和漫之那麼幸福！”

玉琮縱聲笑了，她把頭縮在被窩裏面。聽着玉

志擦着洋火，又聽見朋登一聲，她伸頭出來，見玉志抱着頭頹然坐在方檯上面，似乎在運用腦力，在深思。她不管玉志怎樣，不到十分鐘後，便昏昏地睡熟了。

玉志戴上歪歪的舊氈帽，用不穩的步武走了出去。

他回來的時候已經差不多十二點鐘了，玉珠還未起身。他把她的頭推了幾下，她才朦朦忪忪地睜開眼睛。

“四哥，你煮好飯了麼？”

“你睡懵了！”他一面解領帶一面說。

她一骨碌爬起身，瞪大眼睛問他：“你叫醒我幹甚麼？”

他揣轉身半邊臉向她說：“我想告訴你，老鬼的錄事我預備辭了。”

“你和麗莊的事洩漏了麼？”

“不是！”

“漫之給你找到較好的事情了麼？”

“也不是！”

“老鬼把你辭退了？”

“他辭退我？你叫他去找回一個每月三十塊的這樣的事！”

“你不怕麗莊惱你麼？這個職是她介紹的呀。”

“昨晚我已經跟她說過，我說我想到上海去。”

“是麼？”

他點點頭，又繼續說：“我有一個姓朱的朋友，在上海一間麵粉公司當司理，叫我去當書記，一個月有五十至七十塊的希望。”

“我不相信你捨得麗莊。”

“我當然不捨得，我難道不會同她一道去麼？”

“老鬼肯把她交給你麼？”

“他當然不肯，不過我們還不會問他。”

“我看你不必問他吧，橫豎一樣是不會肯的！”

“對呀，誰管他肯不肯，我們要去就去了！不過

你想，問題就在這里了！我那里有錢呢？你想，一個錢都沒有，帶一個女人去上海，那是完全不行的呀！”

她想了一會，向他說，“對的，這的確是很難解決。如果你一個人先去……”

“嗤！這是甚麼話！”

“你今早去借錢麼？成功不成功？”

他搖搖頭，躺在牀上，連長褲和襪子都不除，蓋上一張棉被，一言不發地睡過去了。

三

在玉志同玉琮所住的小小的房屋之中，除了他們所住的頭廳頭房之外，隔一個小天井，那裏住着一對老夫婦。他們姓楊，人家多稱呼他是楊老頭兒，她是楊老太。至於楊大少爺同楊二姑娘都在幾十年以前被他們賣了，楊老太似乎沒有產過第三胎，從楊老頭兒的傾斜的右肩上面那個光滑而中間有一條溝的肉贅看來，便分明地可以曉得他的職業是挑水；而楊老太的職業便是替人家洗衣服，替楊老頭兒煮飯，替自己上藥店去買藥材。楊老頭

兒專門到大北門外去挑山水進城賣給人家燒飯同泡茶，雖然這幾年的山水價錢，每担（每兩桶爲一担）由三個銅板增加到六個銅板，而且他永不會在九眼井挑過井水去冒充山水；可是因爲自來水用的人多了的原故，他的生活，兩餐素飯，便有些難爲起來，往時初二，十六兩天可以吃幾片豬肉，這幾年來連這種食肉節都廢除了。

楊老頭兒的爲人是忠誠到十二萬分的，話固然不會說，連想都不會想。楊老太雖然不會說出好聽的話，却稍爲會打算一下。然而不會打算，在老頭兒自己是覺得值得自滿的，他在想，雖然老太會打算，然而她却病不離身。

算起來老頭兒還是玉志他們的房東，因爲每個月尾，他們總要交六塊錢給他。但是老頭兒說這些錢他半個都得不到，要全數交給他的三十年前的舊主人，因爲這間房子是他主人的。他在這樣說的時候，他每每提起他老主人對他的恩惠，表示萬

分感謝的意思。因為他住在這裡不用給房錢的，而且，在三十年前楊老太還是他的主人的婢女。

那天，天光沒多久玉琮起了身，在收拾幾本教科書，楊老頭兒微笑地站在她的房門口，微笑中似乎帶着有點頹廢同羞慚。玉琮問他有甚麼事情，並且故意做出和霽可親的樣子，他囁嚅了許久才露出他的意思，說想向她借三塊錢。然而在她還沒有回答之先，他又急急地向她說：

“杜小姐，你如果錢不便，兩塊，一塊，或者，沒有也沒問題的！她的病不一定要吃藥的，有時，eh……她自己病病就，eh……就好的了，哈哈！哈哈！”

“哦哦！”她笑着叫起來，“楊老太又病了麼？她真單薄呀！”

“她，eh……她三十年前，真，eh……真是強壯的呢。可是現在。現在她老了，我，eh……我也老了呵！”

她把三塊錢給了他之後，玉志也起了身。

“玉琮！你做了教員之後，我不會向你敲過竹槓，今天算開始吧！我的希望並不大，只和楊老頭兒一樣就夠了。”玉志笑嘻嘻說着。

“老鬼給你的薪水呢？”

“不老早用光了麼？”

“那可不得了，憑你的力量去買她的歡心，做得到麼？誰不曉得林麗莊是香港大富翁的女公子，你太不量力了！呵，我想，如果你一定要這樣供奉她，不如老老實實跟她開口借錢吧。”玉琮故意難着他，其實她的手已探到袋裏去。

“呵，我不曉得你對漫之，可是如此的麼？”

“我沒有在他跟前用過一個銅板！誰能夠將那些吸粉筆灰的代價，供你在姑娘面前揮霍呀！”

“不過你還不會曉得，我這種敲竹槓是有個代價的。你不相信，待我告訴你，你曉得何漫之要到滙口去麼？”

“哈哈，你的代價太無價值了，我曉得恐怕比你還先得多呢，我沒有到二十六小學去之前就曉得了！”

“你曉得就好了。”他冷笑了一聲，自己去洗臉去了。

可是到玉琮回校上課，走到門口的時候，玉志突然攔住她。

“阿琮，我想，我有一句話很應該告訴你，而你的三塊錢也很應該拿出來，而且我還要替你走一踮呢。你的三塊錢有甚麼值不得的！否則呵，兩敗俱傷呀！太沒意思呀！”

“這是甚麼原故？你戲弄我麼？”她詐作怒氣的樣子。

“你怒甚麼呢？不要怒，不要怒！其實我想勸你告一天假，你給我三塊錢，我替你吧告假單拿去給二十六小學那個胖子，就是這樣一件交易罷了！”

“你說話少對灣曲也可以麼？”

“我說話本來最率直的，是你教我……eh，不要怒呀，我不過說着玩罷了。我說了，你聽着呵，昨天晚上，漫之請我喝茶，他告訴我他或者於一個星期之內到漢口去。你不要忙呀，你慢慢聽下去，我不是戲弄你的，這不是緊要的事體呵，緊要的只有一句，他說，他今天早上要來找你談話呢！他叫我最要緊記得告訴你，他說有緊要事。你瞧，我敲竹槓敲得不公道麼？”

玉琮這才笑出來了。

※ ※ ※ ※

漫之的裝飾在平時已經使玉琮覺得可以驕傲的了，在今天却比平時更好看得多。頭髮光滑得像經過黑漆的木器一樣，從中間分開後又在後撥，沒有一根小頭髮是散亂的。半濃半淡的眉兒也似乎經過整理的，非常分明地畫着兩個半圓。端正的鼻子有力地站在面的中間，鮮紅的嘴唇緊緊地閉着，臉皮整個是柔潤而白皙的。白綢的內衣上面結

着一條紅綠雜花的領帶，全身的衣褲沒有一道微小的皺紋；橙紅色的皮鞋在閃着熠熠的光輝。

可惜的是這樣的艷裝不在任何一個多姑娘太太的公共場所出一出風頭，而反在一間灰暗無光的小客廳裏垂頭喪氣地無言地坐着。他的帽子、手套，同大衣也無言地坐在他身旁。

異樣的感情浮在玉琮的面上，似乎覺得有點憔悴。她有時偷瞟漫之一眼就彷彿想要流淚；在故意輕敲着杯子來掩飾這種難堪的情景的當兒，或者又會覺得有一大帮話要吐露，一轉瞬間又暗笑自己太多事了，太胆小了！

自然一個少婦，尤其是在一個秘密的，具有特種的心情與幸福的少婦的愛情裏面，要把她的丈夫劫奪了去，雖然不是永別，但已經是多麼殘酷的喇！漢口這個不祥的名字，一來一往至少都要一個月，如果單靠書信或者傳達一次消息的時間要在一個月以上哩！她曉得這不比同香港，隔天就可以

來往的了。然而她不止不能阻攔他，也不想阻攔他；雖然是極其不捨得離開他。

由矛盾手織的悲哀的繩子拴住了她的輕妙的嘴唇。

經過了不曉得多少時候，她才慢吞吞地吐出一句話：

“我可預想你的海程是非常快樂的，不過，你後天就要去了麼？那未免太恩惠了！”

“快樂？這是一種甚麼味道的快樂呵！我曾經不止三四次表示我不願去，不過，爹爹說他年老了！一定要我代勞一踰；就是平時最不捨得離開我的媽媽，也主張要我去，這才奇怪！”

“你媽媽非常放心你去麼？”

“是的，這真奇怪！”

“完全是因為你們的漢口分店的事情麼？”

“不錯，完全是因為我們的糖公司的漢口分店的司理人，挾了三千塊現款私逃去了的事情，而

且，聽說其中還有許多弊陋呢！你曉得對於這樣的事情，我是不大熟悉的呀！”

“你預算要三個月才能回來麼？”

“我預算至少要三個月，唉，不太久了麼？玉琮！”

她的心真要碎了，被這突如其來的離別的擊撞，她的心真要碎了。可是她並不把她心的碎片吐一點出來給他看。叫他感覺她的面貌雖然同平時相異，但從臉上却找不出她的哀戚在甚麼地方。

她在袋裏掏出一包匯豐鈔票，微笑地望望漫之，一面在左手的指頭上敲着。

“喂，漫之，這兩百塊港紙，”她說出來了，這時漫之的臉有點變色。“我想留在我這里沒用的，不如你帶在身邊，或者由你把牠們保存起來，等有用的時候再用罷！而且，現在玉志有三十塊我有四十多塊，已經算是夠用了。”

漫之突然站了起來，玉琮也跟着站了起來，他

用敏捷的腳步上前擁抱住她。

“玉琮，你怎麼會這樣呢？你思疑我麼？這是預備你一時的急需的，如果你沒用處就放在你那里不好麼？琮妹，請不要忘了我們的誓詞：你該曉得呀，琮妹，我只有一個心！”

她混身發軟地無言地躺在他的強壯的手臂之上，可是在他想低頭吻她的時候，她忽然從他的臂中逃了出來。

“我明白你了，”她頑皮地說着。“請你保留這個吻吧，到我們再見的時候！”

他笑出來了，他說：“玉琮，在離別之前，爲甚麼不給你丈夫啖一個再會的吻呢？”

她嚙着嘴說：“因爲我不大滿意他離開我！”

“你要瞭解他是出於無奈的呀！”

“好，我瞭解他！我用我的有血的心祝他一路平安去到，一路平安回來！”

他正想再上前糾纏她的時候，玉志回來了。

他去了之後，她又茫然起來。她把這段愛情，自始至終地回憶過了，又半自慰地在懸想將來的結果。

這真是一種疏虞，給她想着了，她爲甚麼不問問漫之，看他的父母對於他們的行爲，是採取甚麼態度與意見的呢？真的，她不曉得漫之對於和她戀愛的事情，是完全向他父母守秘密的呢，還是半公開的呢？自然，他和她秘密地幽會這件事當然是完全不能洩漏，其餘的呢，怎麼樣？

這真是難於解決的一件事，有幾次她想馬上去找漫之談談，可是又恐怕這種暴躁的行動不大穩當，反會連累了其他一切。因爲和漫之同學了幾年的她，不曾到過他家三次，有錢的人家，進去了就要帶點是非才會出來，這是她明曉得的。

可是過了一會兒，她又替自己辯解了，她以爲他父母的態度，她沒明瞭的必要的，愛是他和她的事情，他父母不贊成又會怎樣呢？歸根她反好笑自

已太胆小，太多疑了！

但是誰都明白的，精明的玉琮怎麼會胆小？會多疑呢？

第三天漫之去了，她和玉志聽了他的囑咐，都不曾去送船。她那天似乎有點魂不守舍，上課都不能安心，晚上躺在牀上還沒睡着之先，突然有一種孤獨的恐怖襲擊着她，她像是失去了倚靠同助援，整個心搖動起來，含着淚兒閉上眼睛替在搖晃不定的海船中的何漫之祝福。

然而那天晚上她却得了一個幸福的夢，雖然是殘缺不完的。

※ ※ ※ ※

時光怱怱地又過了半個月，玉琮只在漫之去了三天之後，接得他從香港寄來的一個明信片。然而她每天都照樣地在思念着他，時時會獨個兒坐着發獃。

那天她從二十六小學下課回家，和暖的春風

同羞紅的夕陽一路陪送着她，雖然無時無刻不在深思之中，到此也覺得充滿欣悅的生機。剛走到四牌樓左右，她的舊同學胡秋洛迎面走了過來。

“喂，秋洛，上那兒去？”她在打招呼了。

“回印刷所去。”答她的話的是一個戴了近視眼鏡，穿白綢長衫而手裏挾着一捲印刷物的青年，相貌很像帶點陰險，口頭卻是圓滑而談諧的，小耳朵，大嘴。

“你們的騰雲報出到第幾期了？胡大編輯可否長年送我一份呢？你們的銷路這樣大，贈送幾張給人家大概不要緊的吧！”她隨便說着，其實她決沒有看小報的閒暇的。

“呵，你當這樣的東西可以隨便送人的麼？你要曉得裏面有多少精彩，是值得換你四個銅板的；如果白白送了給你，你或者反會連看都不高興去看了！這個理由是真的，”他又繼續解釋着，字音快到幾乎使人分辨不出，她只見他的兩片薄薄的唇

在上下翻動着。“我們絕對不是不捨得送人，你要明白，我們辦這個小報不是用來賺錢的，光就我個人講，每個月就要倒賠五六十塊！”

“五六十塊麼 在大買辦的公子也許算得一個銅板吧？”

“喂，杜姑娘怎麼 做了教員還是 這樣不端莊呀，你永遠是孩子似的！”

“唔？你曉得我做了教員了麼？”

“曉得麼？二十六小學的校長姓孟的我也曉得里！你要明白呀！”他的臉色變得驕誇而且狠毒了，他說：“辦小報的人是無所不知的！”

“辦小報的人是無所不知的麼？那麼你應該曉得：漫之到了漢口了麼？”

“哈哈，”他不能不佩服她的點慧了，他玩笑地說，“你怕再過半個月，我不知道？”

“再過半個月，我還要問你？”

“自然，這個消息或者我要輸給你，當然你會

先知一步呵！”

她一路走回家裏，一路想胡秋洛這個人真有點像舞台上的歹角，有時是討厭的，有時是可怕的；而有時却是好笑的。

一踏進門口，楊老頭兒慌慌張張地似乎出了禍事地向她說：

“杜姑娘，方才送信的送一封信來，他不肯交，eh……交給我，他，eh……他說一定要見你的面，親手交給你才行呵！”

她問他：“楊老頭兒，你可瞧見那是一封掛號信麼？”

“信，eh……信，是的，那是一封信，是甚麼信我不曉得，我，eh……我叫他等一會再來了。”他似乎很把歉的樣子，因為他答不出那是一封甚麼信。

玉琮點點頭，走回房間裏把幾本書和一些課本放下，心裏也着實有點納罕。不住地在思索着這是誰給她的信。一會兒門響了，她連忙跑出去，原

來是玉志回來了。她把方才的情形告訴玉志，玉志說那是漫之的信。

等到那封信真的到了他們的手裏的時候，他們已經吃了晚飯了。玉琮在燈下反覆看了幾遍，向玉志說：

“我真不明白，這是甚麼玩意！”

“他的媽媽想看看媳婦罷了，這有甚麼希奇！”

“你相信漫之將我和他的愛情告訴了他媽媽麼？”

“這也是意中事，否則何老太太怎麼曉得她媳婦的住址？而且，信中不寫着的麼？她直承認她知道你是她兒子的好朋友！其餘的甚麼自漫之去後，她很感到寂寞，請你時常到她那裏談談，這些不都是鬼話麼？誰家的姑娘是給老太太‘以慰岑寂’的？這個老東西有她的老丈夫，還嫌不熱鬧麼？頂好叫她再換一次牙，再吃過紅雞蛋。那麼，熱鬧的時候就多了！嚇嚇！”

“你不要胡扯，我跟他約好大家守秘密的。”

“你不曉得麼？琮妹！男人們的約言之不可靠，同女人們的愛情是沒有兩樣的呀！”

“你別開心，四哥，那恐怕只能用之於你和你的麗莊！”

“那麼，你頂好親自去何家，看看我的話怎樣。”

“爲甚麼我要去她家裏？漫之的媽媽我雖然見過兩三次，但她家裏却沒有一個人我認識的！這樣有甚麼理由我可以傻傻地跑進人家家裏，肉麻死了！我才不高興。”

玉志笑着不會出聲，她心裏却十分躊躇起來。玉琮，她自己想，爲着好奇的原故，去一踏也不相干，如果他們的態度不好，自己可以對漫之要求，永遠不回他們家裏住，如果他們想試探她，在她想這也是無礙的，只要她靈敏一點；其實，她覺得有趣極了，就是有機會的時候，把這段愛情宣佈也

何嘗不可？

本來她想的可以說全是對的。這時把愛情宣佈出來，那里會有半點不祥的事發生呢？然而，不到十分鐘，她的思想就轉了灣。她想着一件恐怖的事情了。漫之會告訴她，說他的媽媽去年已經六十歲了，六十歲的老婦人還能寫得出這樣一封信麼？這件事在中國的古老社會真有點不合理，而且呢，她又找出一個更有力的證據，就是字跡更不像是她寫的。

“這樣，信是很多人，至少有兩個以上的人參與的了！”她歸結這樣想着，可是她更不明白：“爲甚麼他們要叫我去呢？”終於她不能不疑惑了：“這到底是甚麼玩意嘞！”

她沒有將她的意思同玉志商量，就馬上寫了一封信覆何老太太。大意是說她本來很歡喜到她家裏，因爲她是如此仁慈，如此和靄，她對她有說不出的敬慕；不過她現在校課很忙，一等到有空的

時候，便可以遵命。

第二天一早她便把那封信寄出了，玉志問她到底去何老太太那里不去，她只笑着搖頭。——不過這個時候她心裏却有說不出的苦處。

那天她在課堂上，對着幾十個瞪大眼睛望着她的學生在講述母親是如何可愛的時候，她心裏却在想着：

“情人的母親是如何可惡的喲！”

四

時光蒙着人們的眼睛，偷偷的又走過了幾十天。

玉琼完全給寂寞征服了，她一早起身到校裏，直到太陽從西邊射出那斜而且黃的光線的時候才回家，晚上照例改課本。這樣生活着是多麼平板，敷衍，而沒趣的呵！她並非希望要天天跑到跳舞場，影戲院，或其他甚麼娛樂的地方去，不過這樣單調而不容她有吐出一口快活的氣息的生活，眼見得會引起她的最大的不安。尤其殘酷的是——

當狂風暴雨的深夜，她從夢中驚醒了，一道一道的青白色的電光從外面的濕空，經過那兩扇玻璃窗，在這個小小的房間閃爍着的時候，她每每會站起身，坐在半圓月前玉志每天晚上都在睡着的空牀上發呆；或會用她的溫柔的臉蛋緊貼着那塊冰冷的玻璃，兩隻凝滯的眸子望着黑黢黢的天空流淚。

然而，無可奈何地，第二天一早又要撐着疲倦的眼皮回二十六小學上課，她像是被逼着的，手裏張着一把紙傘，脚下踏着流着水的石塊，機械地一步一步地走着。

在這樣不愉快的天氣裏，還有比玉琮更感到煩惱的，便是尹劍怕和他的愛妻林麗莊了。他們所有煩惱的原因只有簡單的兩種：第一是他們的寶貝，那個四歲大的孩子，病了；第二便是十天，麗莊說到一個女同學家裏住幾天便住得個一去不返。

現在他們是非常明白的了，麗莊自然是爲了

愛情和他們的小書記杜玉志逃了去的。不過當他們如此明確地知道的時候，玉志和麗佳已經搭法國郵船到了上海。

溫柔的缺乏反抗性的楚莊此刻就變了成天埋怨她的丈夫，說他不應該把麗莊的愛情這樣藐視，不應該把麗莊這樣拘束，不應該把玉志的好意的商權這樣嚴厲地拒絕，不應該使他們一對小情人如此難過，不應該……不應該……尤其不應該的是當下大雨的時候帶着她的孩子，——她簡直說是她的了，像是他並沒有份兒似的——出去看甚麼鬼影戲，才害得她的孩子着了寒，害病發燒起來！一會兒她又含着眼淚地說，玉志和麗莊一個錢都沒得帶出去，將來他們有甚麼差，她可是不答應他的。

本來暴躁得像一袋火藥一樣的老鬼，受着他的愛妻不住的抱怨，懷了一肚子冤氣，簡直一點法子都想不出。起初，他還會辯解着他阻止玉志

和麗莊的原故是爲他們好，他說他曉得玉志是一個窮光蛋，他說……然而他說出來的理由儘管多，楚莊賭着蠻給他一個完全不理會，或者她就把她那雙寧靜的眸子赤化起來。只要他一聽見她的眼眶有些濕潤了，或者她神色有異樣了，他只好嘆口氣走開去。

對於這件事應該怎樣辦呢，楚莊教劍伯別管了，她自己寫了一封信給她的爹媽，陳述她自己的意見。她以爲事情已經是做出來了，只好聽其自然；否則用強硬的手段幹下去，第一他倆都不會幸福，第二於家聲也未必好聽。香港方面的回信也同意她的主張，並且她的母親囑咐她在麗莊有甚麼緊逼的時候，要接濟他們一下。

有一次劍伯還主張要報告警署，把他們捉回來，否則太便宜了玉志那個小子了。楚莊在他講到正高興的時候，冷冷地在他的臉蛋上摑了一掌。

劍伯有時提起筆想寫一點小說，就聽見楚莊

對他們的孩子說：“你要找三姨麼？你現在不舒服呀，等你好了我帶你到爸爸那里，你只管拿拳頭打他，問他要三姨就對了！”

他氣極了有時反會哈哈大笑起來，在聽見這樣有趣的話兒的時候，——然而怒目而視的楚莊馬上就會出現在他的眼簾了，他又握着筆低着頭不敢出聲。



那天，玉琮接得漫之從漢口寄來的那封信，這是他去後的第二封信了，她是怎樣地熱烈在信封上吻着，怎樣地快樂着在希望這封信給她以快慰的消息，鄭重地把幾千里外的情人的手澤打開，上面除了第一句是呼叫着“我最親愛的玉琮”外，只有聊聊幾句話，大意是說他已平安抵漢，不過事情太忙，沒空寫最詳細的信來安慰她。呵，這是令她何等的失望呢？她所希望的狂熱的愛情話都成了泡影。

她把信擱在一邊，在沉思着。

真的，她近來彷彿太喜歡沉思了。這或者又是她的性格有點變換的表現。這十多天，來來回回在她心中打滾的思潮竟沒有因她的功課太忙而停止。她時時在最忙之中抽出充足的時候來思索，甚至在正向孩子們講授的當兒也不停輟，有時更會弄出許多極可笑的錯誤，雖然她想的只是一些沒有究竟的幻夢。因為她太愛想了，故此許多她同漫之的事情她都把牠們移進她的幻夢裏面，讓牠們自由發展地在她的腦中形成各種結果。

或許每一個離別開情人的少婦都會這樣的吧？她有時明知這是無味的事體，然而她每天總這樣花去了幾個鐘頭而不吝惜。有時她又想抽出筆來寫一封長信給他，又恐怕她的心情是如此的紊亂，反會給他以糾紛與擾亂。

就是她對於她的現在的生活狀況，也就全感不到半點趣味。敷衍着是如此地無聊，並且就是在

假裝上經的坐得端正的小學生們也會感到無聊了。如果振奮起精神去做，那麼，精神又像一盤散沙一樣聚不攏來！

她想如果漫之給她的兩百塊港票不是給玉志完全拿去了的時候，她一定馬上要辭退這個精癩教員了。——每每如此想着的時候，又會想起一對私奔的四哥同麗莊四嫂來，正不知他們的生活怎麼樣，帶去的錢够用不夠，是否同自己一樣地感到無聊與空虛。

在半生半死，不冷不熱的狀態中，她又生活了個多月。這時漫之離開廣州已經三個月，玉志和麗莊離開廣州也已經個半月了。

有一個星期日的上午，

麗莊抱了一個像是很孱弱的，病的黃氣塗滿了面的孩子，坐車到雨帽街口，下了車之後，無神地走到玉琮的門口。

玉琮剛想寫一封信給漫之，問他的歸程是甚

麼時候；這時楚莊以她的軟弱的聲音問麗莊和玉志的近狀。問他們有信給她沒有，爲了避過尹劍伯的耳目起見，他們有信給楚莊都是玉琮轉的，楚莊到這裡拿過來封信了。

玉琮以至誠的態度招待尹夫人坐下，並且細心地告訴她他們沒有給她的信，又告訴她，他們最近消息是：在旅館中住了三個禮拜，然後在虹口找到了一個亭子間。玉琮又向她解釋，虹口是廣東人聚居的地方，亭子間是兩層樓的樓梯中間的一種小房間。

她始終是無表情地靜默地聽着，沒有一句話插進去，甚至連呼吸部像是停止了；在陰鬱的眼睛下面，一顆小黑痣像一個小臭蟲爬在那里，玉琮每次用令人愉快的聲調講述完了之後，她照例要問：

“近來的功課很忙吧？”

“還不大忙，不過總是瑣瑣碎碎的”

她總是又做出勉強的微笑，停了一會，才不鹹

不淡地說：

“他們真是可憐呵！”

這樣她才抱了她那黃瘦的孩子，由玉琮把她送出門口。

那天真湊巧，楚莊去了不到半點鐘工夫，一個帶着沉重的鼻音的黑瘦的郵差把幾捲雜誌和一封掛號信給玉琮帶了來。經驗使她馬上知道這是玉志給她的信。

裏面最重要的一段是這樣的：

“……噯，親愛的五妹，你要想想，我們從廣州到香港，已經用去十塊；從香港到上海，又用五十塊；在上海住了三個禮拜的旅館，那竹篙精一樣的瘦老板又在我們的荷包裏拿去了五十六塊多，我們這樣那樣又要用去了不少。到我們搬進新居那天，除了付第一個月租錢外，只剩了四十塊錢了。我們買了一張棹子，兩張椅子，兩塊牀板，（帳子我們不要了。）一個洋油爐，一塊錢米，於是一個

充滿新鮮的愛情的家庭，就這樣慘然成立了！五妹，我按住那剩下來的二十多塊錢，想起我們往後的生活來，何嘗不有點顫震！對了，事情總是這樣令人永久不能忘記的。我第三次去找義合粉麵公司的經理朱惠卿先生的時候，他還是對我說董事會要延期，琼妹喲！我真是無可奈何了，董事會不比同我們的肚子，我們吃飯怎好延期呀！我當時不客氣了，我向他借錢，他說了幾句借錢給人家時所必要說的話之外，就給了我十塊錢。你以為怎樣好呢？五妹，職業還不能定，錢已經用完了，這不是狼狽之極了麼？然而不曾呢，我寫信給你的時候，她才吃了藥。她病了，發燒，頭疼，心跳，便閉。而且有時不住地作譫語，我吻她，呵，她的唇皮竟佈着焦灼的高熱度！我的天喲！我現在才曉得應該怎樣了，我想用我的生命去換取兩百塊錢！……你知道嗎？妹妹喲，我委屈了她了，衣，食，住，三者都不能令她滿意，尤其在她比起在廣州的生活的時候！她

竟在我十分羞慙的時候病倒了，每一滴血就像一把利刃一樣穿過我的心房。我的天喲！我的生命值不值得二百塊錢呢？請你告訴我！……”

在臨結尾的時候，玉志又說上海的天氣還很寒冷，不過他已經決定要當他的大衣了。

這樣一封告急的信，理應是叫她設法的，然而玉志並沒有半點叫她籌點錢寄給他的意思，因為他知道他的妹妹是沒有這種能力的。不過在玉琼這方面，真比她的哥哥向她要錢而自己拿不出來的時候更加難受，因為她曉得她的哥哥是多麼瞭解她。最後，她急得流出眼淚來了。

當晚，她自己的低聲的嘆氣同隔天井的楊老太的不斷的呻吟聯合着造成她所經過的黑夜中那最不幸的一個。

像玉志所說的一樣：事情總是這樣令人永久不能忘記的。

第二天她到郵局寄了十塊錢給玉志之後，回

到家裏更遇到一件令她驚駭的事體。

何老太太又有信來給她了，這封信不是像個半月前那樣的不關重要的了，前回不過是請玉琮有空到那里坐坐罷了。這次却指定一個日期，請她一定要去，因為有最緊要的事情商量。而這件事體，又是關係她一生的幸福的。

爲了‘關係她一生的幸福的’事情，玉琮恩恩吃了晚飯，把頭髮用香膠梳好，臉也用香梘擦過，穿了一件淡紅色的土布單旗袍，一步一步慢慢地出了兩帽街，向西門走去。夏夜的微風溫柔地蕩漾着像一幅絲綢輕拂着她小臉蛋一樣，微小的汗珠也給她吹得無踪無影，她感到一陣非常舒適的輕快。走過了舊將軍府的那塊空地，黑的天幕才慢慢籠罩下來，在燈火輝煌的西園酒家的門口，可以望見警察第三區一分署的旗桿頂的電燈，和那座已經拆毀了城樓的西門舊址。

在西門的地方，她向左轉了灣，折入黑暗而且

冷靜的豐寧路。這條路的兩旁沒有商店，也沒有水門汀的行人路，在微弱到幾乎看不見路的聊聊幾盞電燈之下，只有小石子混合着鬆浮的黃泥，任汽車同人力車來回在上面滾着。行人就同電燈一樣的稀少。

走進了這裏，她的心倒比較清靜下來，開始有給她思索的機會。這真是有點奇怪，爲甚麼那個老太太這樣囉嗦呢？她想，也許是漫之許久以前已經對他爹媽說過她和他的事情了吧？也許是他在漢口時才說出來的吧？也許……她想着，想着，往後索性也不想。從別人看來，也許連她自己也曉得，她不是一個懦弱的女郎，而是一個勇敢、敏捷，果決，並且一點兒沒有顧忌的人；可以壓倒許多男子的人。她全身鬆弛地走着，似乎已經得了結論，悠然地一點都不緊張也不煩燥。

在一個華麗的會客廳裏面，玉琮坐在一張沙發的一個角落上面，矜持地挺着腰坐着。

一位穿得很淡素的老婦人坐在她的對面，在相距不到三尺的兩個坐椅中，玉琮可以明顯地看到那多皺紋的額頭，那瘦縮的頸，那因脫落了牙齒而內陷的兩脣，那遲鈍的斜視的眼睛，那完全一個可憐的老婦人的模樣。她每次說話之先，總要先搖搖那像縛不牢的下巴。

“杜姑娘，我們很對你不住！”她放出她那乾枯的沙聲說着。“我們覺得這件事很不幸！而且累你老遠跑來這裡。呵，現在，你吸煙不吸呢？”

她遞了一枝三砲台給玉琮。

“謝謝你，老伯母！”她活潑地答了，露出滿臉的笑容，同灑脫的神氣。似乎對於這位老婦人表示親熱的敬重。

“前次我們接到你的信，知道你不得空哩！”

“是的，不能抽身來拜候你老人家，我很不心。”

“這次難得你居然肯光臨了……”老人似乎還

有幾句話，但等了許久，都不曾說下去。

“不錯呀，因為老伯母說，是有緊要事情跟我商量。”

“唔，不錯，不錯，你坐着我們慢慢談吧！”

玉琮的腰挺得乏累了，斜靠着沙發靜靜地吸着煙，等候那老婦人把那件緊要的事情說出來。她那種暇豫的態度，安詳的微笑，令何老太太以為她把她所要說的事情都曉得了，而且早已胸有成竹的了。她也做出一付若無其事的神氣來，只是閒坐着。

玉琮從心中詫異出來了，她估不到這位老婦人如此好性子，商量一件緊要事都要像做詩一樣，悠揚頓挫地，轉一百幾十個灣。一枝香煙吸完了，她幾乎忍不住叫出來：“快說呀，你這……”

這個時候，一個穿得乾淨樸實，年紀約十六七歲的女婢出來了，手裏捧着一個托盤，裏面有兩杯巧格力牛乳，她滿心歡喜地接過了那隻白磁杯之

後，心裏在幻想着將來同大嫂五嫂同做此室的女主人時，將會是怎樣一番情景。

“杜姑娘，eh……”

“甚麼呢，何伯母？”

她們一問一答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樣。

“你日常的生活很快樂的吧？”她搖動她的縛不牢的下巴。

“那里會快樂呢？做教員的生涯。那里像得你老又有錢，又有福氣！”她十足用近於諂媚的樣子恭維着老人家。

“還說有福氣，累已經累死了！而且，我們是有錢的人麼？說起來真可憐，我們只有外表好看罷了。其實我們的生意賺不了錢，不講近日的生意難做，你曉得的，光是這樣給人家欺騙逃避，已經受了很大的虧損了。可是為我們的面子，我們又不能不死頂，這真是難為。對呀，我們真是窮了，不過日子總是緊要的。”

“呵，伯母真是太謙了。”其實她心裏有點痛恨這一位狡猾的傢伙，（她心裏這樣想。）在做預定的流利的演講了。

“我們真是窮了，不過面子是很緊要的！”她差不多第三次說這句口頭禪了。“如果我們的面子一場台，賤家一齊來追債款，那時我們就在監牢裏吊頸子，都不得了呢！”

王琮心中漸漸有點疑惑了，她自己想又沒有開口借錢，甚至連表露這種意思都沒有半點，爲甚麼這老蛤蟆總不住地扯這不相干的淡話呢？——因爲這個原故，她索性不開口了，靜坐着看她怎樣變法

差不多有一分鐘是完全靜默着的。

後來何老太太把她自己坐的椅子向玉琮那里湊前一點，用低到在三尺遠就聽不見的聲氣對她說，沉着地，狡笑地。

“杜姑娘，我今晚上，請你來這裡的意思，就

是想辦妥你和漫之那件事，你是聰明人呀，我在你的眼睛和你的談吐裏就看得出來了，你該明白我的意思了，雖然很對不起你，但是，你瞧，這裡有一個兩方面都有利益的辦法；我們一定不會委屈你的。哈哈，杜姑娘，喝一杯奶水吧，天時熱吸了煙會嘴乾的哩！”

這一下可把杜姑娘迷住了，她睜大着眼睛看着這位老妖精，在思索她到底在弄甚麼魔法，爲甚麼聽像半懂半不懂的話之後，頭昏昏，難受，怪難受的。

努力把她的腦筋澄清之後，玉琮做出不肯讓人的鎮定的態度，在煙罐裏取出一枝香煙放在脣中間，劃着洋火把牠點着了。差不多一連三個煙球在她口中吐出之後，她發言了。

她說：‘老伯母，我何等愚蠢呵。說句不恭敬的話，你老的意思我懂不了一成呢！’

‘哦：——’何太太殊料不到談話走入正題後，

第一句的答話是這樣的。她也開始覺得奇異了。

驚叫了一聲之後，她想了一想，又笑迷迷地說：

“我的聰明的杜姑娘，不要拿我來開玩笑了！直說你的意思呀！我跟我們大的，第五的，也辦過兩三回這樣的事了。有意見不妨直說，不過請你注意，我們很窮，不過面子也是很要緊的，”她終於第四次又這樣說了一回了。“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反願意出錢買面子，因為在我們，有面子就有錢了。”

玉琮除了感到絮絮叨叨之外，甚麼都沒有。

“怎麼你不出聲呢？杜姑娘，你真是一位奇特的人呀！不過有時這樣却是很有趣的。也許這樁公案很容易商量的呵。”

玉琮的憤火燃燒起來了，她心中很後悔這次來錯了，又暗想以後一定要同漫之說，無論如何不能同他媽媽住在一起，如果不能另行組織新家庭的話，她情願離婚了。

“何伯母！”她站起來了，因為她站得太突然

了，何太太會思疑她是跳起來的。在玉琮她自己，覺得叫一個老婦人這樣玩弄，真是太不值得了，如果不因為何太太是慢之的母親，她早已破口大罵，或者更甚就揪她下地同她對打了。“我要走了！”終歸她稍微皺着眼皮從顫顫的嘴唇迸出這麼一句話。

“這是甚麼一回事呀！你且坐着，有話慢慢講。”老人拉她坐下，自己真有點莫明其妙；失望地捧了那杯奶停在離唇兩寸的地方，兩隻眼睛發着呆。狡猾的老人失敗了，因為她找不到話講。

“怎樣呢？伯母，我和慢之的事情，……辦妥？……怎樣辦呵！……”她說着像小孩子在練習短語一樣。

“你不是跟我們慢之很好的麼？”老人莊重地說。

“是呀，你老前封信已經提過，我不曉得你老怎會曉得的呢？”玉琮無可奈何，也只得正正經經地答她。因為她究竟是自己的情人的母親，得罪了

她會令漫之難過的。

“呵，我怎樣知道麼？有些是漫之的表哥告訴我的，詳細的還是我看見你給我們那第七的信。他的表哥就是胡秋洛，是你的同學哩！”

“呵，原來是這個樣子！”她恍然大悟了。“那麼，我同漫之的愛情，你老完全曉得了呵。”

“對呀，完全曉得！今天請你過來，就是要辦妥這樁事。現在你可以說出你的意思了，你想要多少呢？你要曉得，我們那第七的從漢口回來，就要結婚了。”

在大難臨頭的時候，玉琮反鎮定起來，因為她曉得除了拚死的強硬以外，沒有別的好法子。現在，她是顧不到這件事解決，是取怎樣的方式的；如果會決裂，決裂以後怎樣呢？——她完全沒有思考過。

她冷笑了幾聲，說：‘他從漢口回來，和那一位女士結婚呢？’

“就是和秋洛的妹子，胡娜姑娘！”

“胡娜姑娘麼？我雖不認識，但我要恭賀她，因為她得了一個如此多情的丈夫。但是，伯母，我不明白：爲甚麼漫之不同我結婚，他拋棄了我麼？”

“對呀，對呀！杜姑娘真是明白的人，做父母的人時常替兒女辦一些他們辦不了的瑣事的！”

“老伯母，難道你不曉得我同漫之的愛情是到了甚麼程度的麼？我想伯母不應該不曉得我同漫之已經秘密結過了婚的！”

“有甚麼不曉得的呢？所以要徵求你的意見，看你要多少！本來這種自由的行爲是沒有多大的價值的，不過我們又不想令你太難過了。”

“噢！”玉琮拉盡嗓子，高聲嚷起來，臉上是佈滿煞氣。“老伯母，你太老了，你有點頭昏！爲了甚麼原故你會這樣想的？你當我是甚麼人？你當作我會開口向你要錢麼？你妄想了，太妄想了，你們雖然可以拿錢買面子，但我的愛情却不能賣給你們！”

你們太妄想了。如果一定要我退步，或者不是完全不能的事！只是我同漫之的事，我同他的愛情，誰有權來談判，誰有權拿來買賣！自由行動是不發生半點價值的麼？好，那麼何老太，你叫漫之去娶胡娜好了，何必跟我商量，拿錢來侮辱我！”

她叫着跳着像一匹惡獸一樣。

“兩百塊吧，你要算最多的了。”何老太太依然半信半疑地說。心裏想着，這是一個勒索的新口吻吧？

她把那杯牛乳往地上一摔，混身抖顫地跳了起來，兩隻眸子流着淚珠，指着何老太的臉罵着：‘虧你這空活了六十多年的老……！說起話來簡直沒有人倫！你敢把愛情來私買私賣了麼？我怕你比想死還難過哩！在這裡，除了你的兒子，沒有人有權來配得上同我講！你做他的母親，便以為父母有權替他做主了麼？你來得太笑話了，你要曉得愛情是不在你們的管理之中的，或者爲了愛情，一個人

會殺死他的父母！哼！哼！”

她清脆地哼了兩下，把那向來保持着雍容大度的老蝦蟆哼得毛骨悚然，深深地墜在痛苦的失望之中了。玉琮的怒氣在胸中馳騁，震得她的圓凸的雙乳，像兩枚皮球在那里躍動。她覺得這老東西太野蠻了，野蠻是要用粗暴來對待的！

“唉！可憐的孩子！你……真的？……太可憐的喇……總是一個大錯！……唉！”老太太喘着氣這樣像自言自語地說着，她的眼睛釘在那位粗暴的姑娘上面，不住地搖頭。

這時一位躬着腰，穿着白綢短衫，稀白的頭髮，戴了一付老花眼鏡的老頭兒慢步走進來，玉琮跟着何太太站了起身。

何太太向她說：“他是漫之的父親。”

漫之的父親讓玉琮坐下之後，也坐在她坐的那個沙發的另一個角落上，從袋裏掏出一個象牙煙盒來。他的年紀大約也有六十多歲了，可是從他

那塊圓滑多油的臉看來，可以知道他是一個怎樣善于經營商業的能手。

“你出去一會兒吧，”他向着他的老妻說。“我有幾句話跟杜姑娘說。”

何太太出去了，他才擦着枝洋火在點煙，又把那跟洋火遞給玉琮。

“杜姑娘，”他和悅而又莊重地說了。“這裡該請你先原諒她，因為我們把你的用意看錯了。”

“你們以為我是賣淫的蕩婦麼？”

“處女也有用這種方法訛詐許多錢的，我們的第五的就躡過，不過在你。我敢說完全不是這樣的人！”

“當然啦，我完全不是，我以純潔的愛情愛着漫之！”

“噫，事情就有點壞了。”

“為甚麼呢？”

“我們已經給漫之定下了他的老婆了，那位姑

娘就是胡娜。”

“爲甚麼呢，要你們這樣做？”

“我們給他下定的時候，是他去了漢口二十多天以後，那時我們還不曾發覺他和你已經秘密結了婚。我只聽見胡秋洛說，他和你很好。後來……”

“你們看了我的信就知道了麼？”

老人點點頭。

“那麼，本來也很容易辦的，”玉琮低着頭不讓他看出她是在憤怒到極點。“你們馬上和胡家退婚好了。”

“退婚麼？”

“不退婚怎麼樣！”她強硬地說。

“可是我能夠同胡家退婚麼？唉！”

“這又是一個甚麼原故呢？”

“杜姑娘，我們的大的，第五的，他們的婚事我都讓他們自己去打算的呀——”

“這樣當然比較好！”玉琮插進一句。

老人又點點頭，用最柔和的聲音繼續說：

“杜姑娘，如果我讓第七的和你結了婚，那結果是會變成怎樣不幸的呢！唉！”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老伯！”

“本來這件事你們也有點錯處！”他從容地伸手到痰盂上面把煙頭的白灰輕輕撥去，“你們爲甚麼不早點通知我們呢？你們應該曉得，這樣的事我們斷不會阻止你們的！”

“這些我本來曉得的！可是現在我還不明白，爲甚麼不能和姓胡的退婚？”

“胡娜姑娘是我的妹夫的姪女，他的哥哥的女兒。”

“就是這個原故？”

“在面子上已經很難說話，不過，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你聽着呵，杜姑娘，我看你還有更好的法子替拙劣的老人解決這個大難題吧？你聽着：三年前，我們的製糖公司發生了一次暗潮，在

將要倒閉的時候，那時肯慨然拿出五萬塊錢來借給我們的便是胡娜的父親。不幸得很，今年端午節便是還錢的時候了，而這三年中間我們可以說無利可獲，那里還有盈餘的能力去償還這五萬塊錢的債項？杜姑娘呀，你要曉得在商場上，人情比紙還薄，況且債主只是我的妹妹的丈夫的哥哥呢？”

“呵，老伯，你以為和他對了親家，就可以緩和這筆債款的催逼麼？這是最有力的理由吧？”

“當然是這個樣子，胡家既有人在我家裏，如果我們失敗了的時候，胡家也有一個人在這里受苦；這樣或者胡家會緩和一點，而且，還有一個更甚的理由，就是我們的借款還不止胡家一項呢！不過他們的最多，其餘的攏總算起來，至少在十五萬以上，我們靠借款維持，已經有五六年了。如果債主一齊來索還，那我們除了倒閉以外，恐怕還要進監牢坐坐哩。”

“呵，我明白了！”

“呵，杜姑娘，你瞧這件事如果萬一弄壞了，那是多麼可怕的呵！”

老人的遲鈍的眼睛充分地露出驚惶與恐怖，像在哀求玉琮。

“可惜漫之又去了漢口！否則——”

“他在家麼？那更麻煩了！恐怕會鬧出不好看因為這件事是苦了他的喲！”然而他馬上又轉了口氣，“不，這件事總是苦了你們兩個！”

何老頭兒的說話，分明是比何太太更不漂亮了，然而在玉琮的心中，他的話反生出相當的效果；不比同何太太的話，令人只生討厭和被騙的感想。

這自然是一個最糾紛的問題，玉琮却真的料不到事情會變到這個樣子。不過這時驚詫，憤怒，惱恨，都已成了過去，反剩下一個給她沈思的好機會。

“杜姑娘呵！”老頭兒叫着。“你真是一位令人

歡喜的姑娘！可恨我們都逃不了命運的播弄呀！
唉，可恨的命運！”

玉琮含着淚的眼睛望着地下，不出聲。跟先前憤怒時一樣。

“無論如何，你要嫁漫之，我都是要阻止的；我不能讓這樣一位姑娘，同一個父親做罪犯的少年結婚，而這個少年又是破產的小雞呀！杜姑娘，你想着將來那淒慘恐怖的情形，那孤寒墮落的生活，也怕要令人失望吧？況且這樣一朵嬌艷溫柔的名花，我們那肯把她放在污泥裏面呀！”

“而且，我們是老了的人了，”他吐了一口痰，說着。“在我同我的老妻這方面，真是貧窮也捱過了，繁華也享過了，驚險同快樂，在我們真不算甚麼一回事！不過這樣結局，敗了我們姓何的家聲，我真是萬分痛心，祖宗千辛萬苦掙下來的一點名譽怎好由我來掃得乾乾淨淨？這層都不管了，我老了，橫豎是一死的，死了自然有後人來擔負惡名，

不過，我們的大的除了他夫妻外，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第五的却兩個都是男孩，此外第七的一個，另外還有一個守寡十多年了，現在不能自立，來依附我們的我的妹妹，呵……這怎樣呢？可憐他們多是無辜的，要受這種慘禍麼？唉，唉唉！你說應該怎樣呢？杜姑娘！”

在她微微地顫動着嘴唇，似乎在預備發言的時候，老人又說着了：‘杜姑娘，我們只有這一點苦心！方才漫之的媽向你說那些話，也是因了這個原故的！我們得罪你了，我們只當你是一個普通爲了金錢的蕩女。到我們知道你是真心在愛漫之的時候，我們更痛心了。爲了這一點生意和一點家聲，我們出了多大的代價！我們拚命犧牲一切！杜姑娘呵，你該明白我們是被逼着的！請你瞧瞧，看有甚麼法子想？杜姑娘呵，請你！’

她只感到憐憫，沉痛，同情的難過。她只有有淚的眼睛默默地向老人望了一望，回答着她是無言

可答。

她現在不止把剛才對何太太的憤怒同深恨完全消失了，而且懺悔剛才對她那種粗劣的無禮的態度，懺悔到她最高的靈魂的主宰！並且深深地感到自制是一種最困難的事情，壞的感情正像最猛烈的洪水，把一切都冲破而掃蕩了不論甚麼東西。她現在不止寬恕並且會易地而處，站在別人一方面想。發覺了她自己真是欺侮了何太太，誤會了何太太，其結果必然地會令這位一心在替兒子謀幸福的上了年紀的老婦人非常傷心！因為她曾令她這樣的失敗與失望。

這時她的心地，由悲哀同抱歉平分地佔領着。

然而她的殘忍的心還未曾完全答允他們要求她的辦法。不過她嘴裏說不出一句反抗的話來，同剛才的強硬却是兩樣，這並非能夠找得出若干的代價掉換她同漫之的愛情，她完全憐憫老人們的愚蠢同妄想。

寂默中不止滴答地鐘擺的搖動可以明白聽出來，並且聽見清澈得像洪鐘一般地打響了十二下。

“何老伯，”她站起來整理那給體重久壓着的皮褶的衫紋，一面沒有表情地向他說：“關於這件事，我遲一點再來答覆你吧！”

“你不必讓別人知道，”老人一面無可奈何地說，一面也站起來送她，“如果漫之聽見了，他準是會發狂的呀！”

玉璠點點頭別過了漫之的父親。

五

人，有許多時候，是樂意拿寶貴的光陰去做無謂的思索的。他們明知事情是這樣，却偏要那樣想，看可行不可。又譬如選擇一樣東西，他們明知兩樣不能兼得，而兩樣之外又沒有別的東西，却偏要用一種可笑的夢般的幻想來欺騙自己，娛樂自己。

現在，擺在玉琮面前的明明只有兩條——自然都是不好走的——路：如果一定要爲着去維持那愛情的時候，那麼，大可以不高興去管其餘的一

切；如果要想維持漫之，他的父母，阿姑，哥嫂，姪兒，他們那些人的面子同生路，那麼，便得要拿自己的愛情去掉換。

自然杜姑娘也曉得的，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的東西，沒有不出代價而得來的物件；甚至她也很熟悉：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不過不必拿出甚麼理由，一位姑娘決不致自己很情願往不幸和毀滅的路上走的，除非她是被逼着，或者懾伏於不可抗力的魔權之下！固然，被逼着不同情願，如果真的有這種情形的時候，她也要掙扎着，拼命地掙扎着，希圖挽回那無可挽回的萬分之一。

爲了愛，你要犧牲一切！——每個詩人都這樣唱出來了。然而他或許不明白中國的女子，中國的女人，像全世界的女人一樣，也自有她們的奇異的共通點的。她們是那麽軟弱的，冷酷的，心懷狹窄的！第一，也許她們沒有強烈的，像鐵一樣的愛情；第二，她們又怕聽被犧牲者的哭聲。所以中國

沒有像別的國家的三角戀愛中最後一步的決鬥死！像林麗莊一樣，要不是玉志警告她，說經過了性交之後，是會懷孕的，那時……會怎樣怎樣了的時候，她也許永遠想不到和玉志私逃的事體。

玉琮也是一個中國女人，同麗莊的性格雖有許多截然不同的地方，然而儘有相同的所在。——這樣，她是經過了一個長時間的，得不到解決的憤悶與痛苦了。如果她的頭腦是簡單一些的，不論在那一方面，本應早就有了決定；可惜她的思想又的確是複雜地發達着哩。她試用了一切的理論與假設，在歸根還是自苦。她會流利地想出來，犧牲別人同犧牲自己都是很富有獨立的多種理由的。

“好吧，好吧，就這個樣子吧！”她似乎有了方法了，自言自語地嚷起來。等一會就這樣繼續叫出來：“不行喲！這個法子，不行，不行！”

有一次，她想最奇特了。她預定自己先讓漫

之和胡娜結婚，等再過了一年半載之後，叫漫之娶妾，這個“妾”的角色就由她自己擔任，這樣似乎很好了！然而再想深一步，想到漫之娶妾以後的情形，她又覺得那無異由她親手把一條鎖鍊掛在漫之的父親的頸項上面了，於是這個幻想又破滅了去。每天不論在甚麼時候，她總是這樣反覆地，循環地，矛盾地妄想着。

她真像是樂意拿寶貴的光陰去做無謂的思索了。

有一天，那天也是一個可值得紀念的星期日。天上藍雲靜穩地停留着不大走動，有時只有一絲絲的淡白的雲霧在下面輕輕地拂過，像一個老人在微風下面吹蕩着白銀鬚。太陽是那麼仁慈而且和霽地撫摸着地上的生物。人們穿上新製的雪白的夏衣，精神上都蒙着一層薄薄的快慰。

玉琮再也料不到的，胡娜姑娘會乘着這樣好天氣來拜訪她。

胡姑娘是一位年紀才十九歲的爽快的女子，她一臉滑稽的神氣；兩隻眼睛，近鼻子的地方是圓的，但眼尾的地方，却是細長的，而且往下勾曲。尖削的兩頰，外露的嘴唇，令人一瞧見就曉得這是一位在許多人中，自己以為最足左右旁人的注意的自驕者。如果你當面在許多人跟前稍為有一點提着她的小處，她一定會突出眼珠充滿惡意地楞着你，因為你損了她的處女的威嚴了。

玉琮一打開門的時候，她心裏真充滿驚訝。

然而胡娜女士自己介紹了：“我是胡娜。”

這種交際的禮法令玉琮懷疑她不懷好意，無可奈何地把她讓進房間裏，她又說了：“你便是我的丈夫的情人——不，我的哥哥的同學，杜玉琮姑娘麼？你彷彿很面熟，我們在甚麼地方見過了吧？不過無論如何，你總可以說是我的老朋友呀！”

“呵，沒有呢，胡娜姑娘！”玉琮遲滯地說着，心中有幾分覺得她有點可惡。“我們以前沒有見過

面。”

“沒有見過面麼？那也不妨事，橫豎我知道你一定會知道我的來意，而且和我誠心誠意地談判的！”胡娜彷彿沒有留意玉琼的表情地說着，自己吸起煙捲來。

“我不大知道胡姑娘的來意，請胡姑娘原諒我”。玉琼無論對誰人說話，總不讓自己的意思先流露出來。似乎一面在表示鎮靜，一面在窺探對方的弱點。

“你不肯爽直地說出來，也許有你的理由，不過你要愛漫之，却不應當這個樣子，那是多麼冷淡的對人方法呀！並且你要明白，愛情却不是這個樣子的，我並不和你爭奪那一個沒有意思的男子！”

“沒有意思，這就是你批評漫之的話麼？”

“不錯，我希望你至少也要像我這樣爽直，不是麼？不過我却可以原諒你。心理學家王元欣不曾說過麼？這是小家碧玉的特點，流利的談吐同她袋

裏的鈔票腦裏的靈思一樣地缺乏。不是麼？環境把你造成一個可憐的貧於金錢和貧於一切的女孩子，呵，你也覺得有點驚訝麼？”

她說着把手袋裏的小粉盒掀開，對着那面小圓鏡在抹粉。這樣與其說她來商量一件事，不如說她來鬥鬥嘴還真確一點。

剛才無言地在對着她的玉琮，開始對這位大方的富家姑娘感到趣味了。她會在這裏想起她的哥哥胡秋洛，——舞台上的歹角，那可笑的傢伙！她猜想着她們兄妹兩個或者在遺傳方面有一點狂態的。腦中是如此經過了五六天鬱結着沒有半點生機的玉琮。這時倒縱聲狂笑起來，使對面的胡娜姑娘瞪大眼睛望着她。

“喂，可憐的孩子 你哭了？你瘋了吧？”

“不，一點都不！誰瘋了呢？我樂意地在祝賀你，胡娜姑娘，未來的何漫之太太！你真是一個快樂人！”

“哈，哈！你也祝賀我麼。這在你似乎是很心痛的吧？”

“心痛麼？心痛？哈哈，哈哈！”她又繼續着那像機關槍一樣的笑聲，“哎喲！呵哈哈，哈哈！我爲甚麼會心痛的呢？哦哦……”

玉琮笑得太厲害了，把眼淚也笑出來。

“那嗎，該有點妬忌了吧？”

“妬忌麼？爲甚麼要妬忌？——不，妬忌是一件好事呀！如果我會妬忌的時候，我不是第一個妬忌者，一定不是的！呵哈，哈哈！唉呀，這樣門當戶對的偉大的婚禮，你怕廣州的女人沒有三千個要先我而妬忌麼？……”

她的眼淚流得更多了，一條小手帕在眼睛上面來回旋轉着。

“噢，這樣奇怪的姑娘！”

“不，胡娜姑——呵，不，何太太，我是個最虔心的祝賀者！”

“這樣奇怪的，唉，我料不到你會這樣！”

“料不到麼？或者也跟我料不到你今天會來光臨這里一樣吧？”

“其實那是你自己不會想罷了！”

“對呀，其實那是你自己不會想罷了！”

“噢，我忘記了，這位主人却是我初次見面的呀！我想我應該守一點禮貌！對你加多一點恭敬。”

“但是我仍然要一樣地粗暴的呵！”

“對不住，杜姑娘，我的丈夫的情人，我想我現在應該陳述我來這里的意思了，你要明白，那是沒有半點惡意的！”

“沒有惡意自然是最好，我的朋友的夫人！”玉琮現在才遞一枝香煙給她，她接過了，然而沒有燃上。

胡娜望着玉琮把煙點着後，才在袋裏掏出一張滿印着齷齪的黑字的紙來，玉琮把一杆燃着的

火柴枝送過去的時候，她沒有把那枝香煙迎了過來，倒把這張紙遞給玉琮。

“這是騰雲小報麼？你哥哥辦的那張？”玉琮把報接在手，望着第一版的封面說。

“不錯，這裏面有一則關於你的哥哥同你的本身的記載，倒很有趣味，我就是爲着這個來的！”

映入玉琮的眼簾的，在第三版有下面那樣的記載：

“兩月以前，本市各報曾登載港商林某之次女與廣州某文豪之書記杜玉志奔逃事。按該女名林麗莊，由港負笈來粵，居靖江路其姊丈尹劍伯家中；女尋肄業於市立某校，由是遂誤解自由，侈談情愛，不聽家長之約束，遂致有與該無賴少年杜某私奔之舉，處世不慎，被輕狂少年所誘惑，良可慨也。本報聞此消息，即盡力刺探其隱，今將以所得饗讀者。

“杜某本居惠愛中路雨帽街某號，同居者爲其

胞妹 兩人皆年少輕狂，以致繁言嘖嘖，遍於坊鄰。其妹雖未字人，然亦非守婦道者，蓋西濠亞洲之間，時有其踪跡。出入恆偕一華服男子，聞者謂爲彼妹之姘夫，卽本市經營糖業之富商某之七公子也。

“七公子既迷於其妹之紅沙陣內，於是杜某遂常有多資，揮霍於林女之前矣。近聞杜某偕林女潛居上海之虹口地界，而其妹則自七公子離身後，又夤緣至某小學執教鞭以維持生活云。”

這篇之乎者也的，像一塊明瓦一樣，半通不通的文章的題目，便是：“杜玉志誘拐少女之續聞。”

玉琮雖不明白胡娜是否想拿這段侮辱備至的小報的記載來嘲弄她，不過她却明白地曉得達到這個時候，該取一種甚麼態度。胡娜似乎在笑迷迷地望着她，她馬上把所有的憤怒收藏在心之儲藏室裏，臉上裝出笑迷迷地，跟胡娜差不多。

她說：“胡娜姑娘，你哥哥辦的小報真不錯呀！”

他本一個滑稽的人，好玩的人，愛窮根問底的人，這種實在是小報的天才哩！”

胡娜用鼻子哼了一聲，從手袋掏出一根香煙來燃上了。

“我不希望上面登載的是會真的哩，不過杜姑娘一定有方法辯正這種謬誤的。那是多麼難堪的呀！而對着談話的人就是搶奪我丈夫的人。你有同感沒有呢？杜姑娘！”

“胡娜姑娘大概有點很不自在吧？我却希望這件事會是真的，因為這樣或者可以減少掠奪者的驕氣！”

胡娜笑了一笑。這一笑却是最自然的，衷心的一笑。裏面包含着快樂與得意。可惜這時玉璵又不曾注意她的臉孔，否則又會驚疑起來了。玉璵雖然抱着趁此戲弄胡娜一下，來洩洩憤氣的主意，但却不曾猜得透她到底爲着甚麼而來的。

“喂，杜姑娘，這跟你在社會上的名譽有點關

係的吧？你爲甚麼引以爲幸福的誇耀呢？”她再進深一步了。

“你覺得這樣麼？我以爲名譽在愛情的眼睛裏，實在只是一顆微塵！或許她的價值，和金錢比較的時候，會覺得大一點。”

她更得意地笑了。

“喂，杜姑娘，胡娜姑娘嚷着說。“我們現在可以解決一點正經事了吧？不過你一定要相信我，你不要以爲我的話都是假的，玩笑的！”

“我沒有不相信過你的話呀！有話請說吧。”

胡娜姑娘把笑容斂住，讓莊重留在臉上。她圓頭細尾的眸子，像兩枚大蝌蚪一樣，靜靜地貼伏在那顆精緻的鼻子的旁邊。眸子裏面閃出靈敏，熱情的光輝來。她望着玉琮，玉琮也望着她，四條眼光在互相發現對方的人格。她們兩顆心也各各依着自己的軌道在想。

“玉琮姑娘，我看我們如果相處得久一點，一

定會成爲一對最好的朋友的呀，不過，我將要說出一句非常真誠的話，同你磋商一下；但是 杜姑娘呀，你能否相信我呢？”

“可以的，我一定完全相信你，你真說出來看看吧！”

“你不是和漫之有點愛情的麼？”胡娜慎重地問。

“也許我們彼此都很要好，然而這是沒有關係的呀！”

“你不必思疑我，玉琮姑娘，”胡娜熱心地在辯明自己的態度。這種態度也許就是她自己所謂“真”的。“我的意思是說你既然愛着漫之，爲甚麼不始終愛着他？杜姑娘，你不明白麼？只要你，杜姑娘呀，你肯出頭和何家理論 漫之先生同我的婚約就可以馬上解除了呵！”

“你這哄人的花雀！”玉琮心裏喊出來了；然而她的嘴却是這樣說：

“我完全沒有這些意思哩！而且我也不曉得我出頭有甚麼用處的，我同漫之只是泛泛的朋友，我有點愛他，或者完全是單方面的事。富家子弟的心盤肯去盛着貧賤的女人的愛情麼？胡姑娘當然會明白這層了！”

“唉，不是這樣，不是這樣，只要你肯出頭，我可以拿多量的錢來鼓舞你，幫助你，這件事一定成功的呀！”

“卑賤的賄賂！”玉琮的心中又辱罵她了，不過嘴裏依然保持着探問的口氣：

“爲甚麼呢？胡娜姑娘！你很不滿意這件婚姻麼？或者憎惡何漫之先生？又或是嫌他們太窮了，配不上？我希望熱心維持我和漫之先生的愛情的胡娜姑娘，先告訴我這個原故。”

“說甚滿意不滿意麼？你先要明白，這裏全沒有愛情的條件的！我雖然認識那樣一個男子，他就叫做何漫之先生，而且見過他的漂亮的顏容，柔雅

的態度，驚人的丰采，但是這裡缺乏了兩個字，就是‘瞭解。’孩子們都曉得的，光看外貌是全不中用！你以為崔鶯鶯會愛上趙子龍麼？^曼之是我的表哥，我們不能說是全沒有接觸過，我恐怕，也許我們的靈魂是背道而馳的。誰想和一個尚未明瞭是伴侶或是仇敵的人結婚呢？”

“你慢慢也許就會愛上他的！……”

“呵，這全不對呀！”胡娜姑娘搶着說，“我沒有見過愛情的一切手續是可以補行的，而且……”

“甚麼？”

“我老實告訴你吧！我實在另有一個情人，而且我和他已經秘密結過婚的，像你跟我的丈夫一樣。”

“呵，這是一點都不奇怪，想得到行使她們的特權的女人，都應該這樣做的。不過你既然由他們用舊形式把你送出閣，這個責任你家庭自然會替你負起來的了，你何必擔心？”

“誰負這個責任我倒不管，不過這樣做，你曉得的，我的情人會怎樣地痛心呢？這樣太使他難堪了！”

“也許會跟我一樣吧？哈哈！胡娜姑娘，你的情人一定是很美貌的吧？是不是呢？高的鼻子，圓的眼睛？”

“不是的，他不比得上漫之，你的情人，他的美貌，不過他有溫柔的愛情，可愛的大膽，靈敏的才智，而他的薄薄的不大美麗的兩片脣兒，却專吐出迷人的話語來。”

經過一個很長的寂靜。

白煙繞繚着全房間的空間，過了的狂笑與朗聲似乎還凝聚在這漸淡漸化的白球裏，不令牠們散得太快。

爲調劑房間裏的空氣，玉璫打開了那兩扇窗子。病樣的斜陽灑滿了一個院子，蒸騰起難聞的臭味。

她倆却靜着，似乎這個戰場就要更換了牠的局面，大家都在籌思着進攻和防禦的方法。

玉璩以輕捷的態度，操着令人驚訝的聲音，打破了那個醞釀時期，她說：

“胡姑娘，我回答你最後一句話吧！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並且瞭解你的手段也很高超，但是我終要說一句愚昧而無知，或者還要令你發笑，以為那是蠢拙的話了。胡姑娘，你哥哥的記載不確呢，你不必發笑，我敢賭咒，他簡直是輕譏了我，他是一個完全不知道敬重處女的粗野的蠻子，他和我開了一個令人傷心的玩笑！為甚麼呢？我以為我自己很能夠知道自已的地位而避免那些富貴的公子的，我之所謂愛他，也不過是當作一種玩笑罷了，你聽見了麼？那只是一種逢場作興的玩笑呀！究竟我和他有甚麼不可解脫的關係呢？你哥哥真荒謬得令人好笑，他大概以為我的哥哥和一個女人逃走，便也以為我一定會勾搭男人，甚至於到旅

館開房間了麼？唉，這才可憐呢！”

她一氣說了這許多話，她的毫無表情的臉便胡娜姑娘深深地吃了一驚。

“這是最後的話了麼？”胡娜着急地問，汗珠從她的額上毫無吝惜地流下來了。

“關於這點，我不曾聲明過麼？胡姑娘！”

“譬如我準備拿出五百塊錢來……”

“一樣地不成功！”

給玉琮的決絕的答話打傷了心的胡姑娘，像中了鐵彈的麻雀一樣，頹然拖着一雙受傷的腿，走了出去。玉琮同情地帶着深厚的憐憫爲這個活潑可愛的雀兒悲哀着，後來索性就伏在牀上大哭起來了。

初夏的天氣，本是這樣溫和而且適人的。正像給人們趁着這個機會，去向他們各自的目的去奮鬥，而努力去實現他們的企圖似的。太陽永遠是有規律地照射着苦戰的人們，使他們忘去疲乏；雀兒

在唱着百花競放的清脆悅耳的新歌；雨也不多下了，就是下也在闐無人聲的半夜。像是上帝背過人們的耳目，在四處灑着滋潤萬物的甘露，來使他的兒女們驚奇似的。比方在你起身的時候，你還瞧得見花間葉上佈滿晶瑩的露珠，然而當你踏上了麗日初出的街道的時候，你只見四處都一般地濕潤着，到處充滿清涼的快感。——呵，這是多麼怡人的天氣喲！

然而命運之鬼在我們那位可愛的少婦，杜玉琮的心中，偏要拋下一個苦悶的黑影。二十六小學的胖子校長，大概聽了胡秋洛的話，寫一封信給她叫她自動地把她的職位辭退了，因為不然就會影響到二十六校的校譽。——這樣，使她太難堪了，每天都痛苦地捱延着時光，然而她的前途是空虛的，渺茫的。在她，除了勉強燒熟兩頓飯之外，連可以稍為舒一舒氣的中山公園都不願去一去。

無疑的，她決不相信命運，然而命運決不因人

家不相信而縮手。現在她的一切彷彿都有人——也許那並不是一個人——替她打算好了，擺佈好了，她便全無抵抗力地向自己不願走的路走去。她既不爲了甚麼，也不不爲了甚麼，似乎她的生命總該是如此的罷了。在她面前既無希望，也無失望，很像漫無目的地在荆棘荒漠之途中作恢復體力的散步；因此她沒有快樂，也沒有悲哀，也許——這就是所謂麻木了吧？

有一次，她想拿起筆來寫一封最詳細的信給漫之，說明這件事情的始末，並且勸他也依她的決心做去。然因她回心一想，又覺得這是一種無功的徒勞，也許由此將更引起不幸的糾紛。

有時，她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看那看慣了覺得討厭的頑皮的麻雀，牠從屋簷跳下來，跳到院中心，又跳到院角落的陰溝旁邊。也許并非在找尋食物，然而總是這樣跳着。她不尊敬地望了她一眼，杜的一聲，便振翼飛了去，於是第二個又跳下

來……

這時楊老太的病已經好了一大半了。每天早上，飯後，照常出去替人家洗衣裳，楊老頭兒在這些時候又要出去挑水，那就真是萬分寂寞了！雖然她曉得有許多朋友在夢中等她，但是夢神却不容她把全部時間都在夢境徜徉呀。

一座小而靜的矮屋就像一座荒墳一樣，把這個活屍埋葬在裏面。

這位活屍，這幾天來也漸漸喝起酒來了，雖然喝了酒之後，所得的是昏與熱。

六

那天下午三點鐘，從上海開來的廣大號輪船把許多爲人們所歡迎，所怨恨，所親暱，所恐怖的生物，用牠的蹣跚的笨軀載進了白鵝潭的中心。許多船板已生滿青苔的小艇，密集在輪船的兩邊，短衣赤脚的舟子爭先恐後地爬上去碰他們的幸運。

一隻約莫可容納十四五人的電艇拍拍拍拍地靠近了這輪船，一位灰白頭髮的老頭兒從布篷下面探出頭來；這時站在船面屹然不動的一位穿着漂亮的洋服，在略帶疲倦的臉容下面繫了一條生

色的領帶的少年男子，也用驚喜的眼光迎着那顆灰白無肉的頭，心裏非常感動。

“爹爹！”他站在吊橋上面，高揮着他的手，叫着。

“你也看見我們了麼？漫之！”老人也笑着點頭。

漫之從吊橋下了電艇，同老人並着肩坐着，他的行李被人一件件地搬運下來。不到二十分鐘以後，電艇又向西濠口開回去了。浪花在搖晃不定的艇身四面飛濺着，金色的日光時時反射在人們的眸子裏。

老人一隻手圍着他的肩膀，他快慰地略低了頭。

老人偷望了他的英俊而有才幹的孩子幾眼之後，他笑迷迷地說了：‘漫之，你的海程平靜麼？前三天廣州大雨，沖塌了不少那些貧窮的人住的小房屋哩！我們西關有許多街道都浸滿了水，我坐轎

子到外面來看，呵，這才急煞人，長堤以至西濠口一帶的水都差不多平岸了。如果再下三幾天雨，那一定要成了水災了。”

“呵，不錯的，我在海面上一樣遇着大雨哩。”

“你還沒有嘔吐吧？雨大風浪就一齊大的了。”

“還不致於嘔吐，不過頭暈眼花，坐不起來。睡在槽牀裏面真有點擔心，一會兒像倒豎起來，一會兒又差不多要站了起來。我在上海買了一對英國貨的大花茶杯一把很精緻的茶壺，都在那時給我摔得變了幾下，現在只剩得一個杯子。”

“哎喲，那是有點危險呵！”

“我有時勉強掙扎爬起來，從窗口望開去，真是有趣哩！躺下坑就是嘈雜的聲音在四面響着。雨聲，風聲，浪聲，機聲，在半夜聽起來就有點害怕，心裏會覺得茫然。有時雨大起來，忽然又覺得好聽了，頭上貼近艙面的空地，雨打下來無異於有人在上面摔着大石子，琶拉琶拉地。”

“行船過海三分險，性命不要拿來玩呀！”

“這也沒有甚麼危險的……”

“總不及搭皇后，總統，那些船的安穩了，快捷了，或者因為不合船期，你不能等待，急於要回來了嗎？”老人說了，拿出一包香烟遞給漫之，笑笑地說着：“你要不要吸烟？”

漫之夾一枝烟在指縫裏，很小聲地說：“爹爹，你猜錯了，我只想省幾個錢。呵，我的行李不少呀！”

“怎麼你會省起這樣的錢來呢？這有生命危險的錢！”

“對呀，我……”

“別樣的錢可以省得就省，尤其是做生意的時候，一個錢能慳得回都是好的；但是出門的錢就不能省了。”

漫之無言地點點頭，把眼睛望着那癡呆的鑲着白雲的天空，心裏在漫無頭緒地幻想着，竭力在

追求那模糊了的一切的回憶，他想到他離開廣州半年以後，所變換了的無論甚麼東西。他明確地可以預料，廣州的樹木一定長得蔥綠了；所有的花草都合力在造成璀璨的自然界了；所有的人們，將更忙碌地在奪取他們自己的下半年的利益了；秋洛一定更忙着編稿子，搜銅版的工作了；那長頭髮，細眼睛，尖鼻子，紅臉蛋，大嘴唇的玉琮呢將更加美麗與可愛了！——在幾乎被他遺漏了的一件事體中，他很想問問他父親。

他說：“我走後個多月，杜玉志和林麗莊逃走的事情，爹爹，你知道不知呢？”

“這臭名萬載的醜事，社會上那個不知呢？林家真不幸了，生下了這樣一個女兒！聽說林家在香港的生意，因這件事給社會攻擊，倒了好幾處呢！別人都勸麗莊的父親在報紙上登一段啟事，聲明同她脫離父女關係，那麼，攻擊者就造不出謠言了！不過，她父親倒底是一個迂人，總做不出半點

辣手段！唉！”

“嚇！香港是一個甚麼社會！”

“那也是自己太不爭氣了，”老人還是固執着。

“關於杜家這邊，還有甚麼消息呢？”漫之把煙灰輕輕彈下海裏，眼睛望着他的父親

“聽說那拐帶的匪徒還有一個妹子。”

“哦哦！……”

“報上登載那個妹子也是淫婦之流，而且，名譽很不好！有人親眼見她同些男子常常在旅館的門口出入的哩！”

“她一定不會是賣淫的賤婦，她是——”

老人不願他講下去了，攔斷他的話。

他說：“你爲甚麼要同她辯護呢？”

“因爲我認識她！”他用反抗的聲調嚴重地說。

“我相信她完全是好人，就是她的哥哥杜玉志，我也認識，我也完全肯担保他是好人。”

“好人。做這種事情的麼？”

‘杜姑娘（老人聽見這種尊敬的稱呼，臉上滿佈着不滿意的顏色。）會賣淫，已經使人萬萬不能相信；至於杜玉志和林姑娘私逃，那完全是林家或者尹家，尹家，你曉得吧，爹爹？完全是他們逼出來的呀！沒有人不願意光明正大的結婚，而願意逃走的，他們做出來，一定是因為逼不得已。——噫，頑固的人總不相信愛情的力量的！’

‘你們年輕人，總愛幫助年輕人去反抗老年人，不過你說得不錯，愛情的力量是很大的，頂好是不要逼，一逼就逼出禍來！’

“唔……”

“不過女人有時是會貪錢的，杜玉琼的墮落或者就不是完全無因呀！”

“像杜玉琼 樣的女人，是決不會貪錢的，她有定見，我敢保證她，保證她曉得錢沒有甚麼好處！”他一連憤憤地吸了幾下，又把那截香烟用力擲下水裏。

“她不要錢麼？”

“至少該說不爲錢所動。”

“哈哈！……”他底下的話沒有說出來。

電艇轉了兩個灣兒，沙面的蒼綠的矮樹，西濠口的郵政局的石牆，海關的大鐘，和全座大新公司，都可以看見了。再經過幾隻不祥的灰色的外國戰艦，不久就泊了岸。

坐上了早已預備好的汽車上面，漫之很得意地把此行的經過，抽出一兩件來向他父親講述。遇到遇着一件最困難的事情的時候，他怎樣用最敏捷而有效的手段去處理牠，因而結果得到怎樣的勝利。他驕傲地笑了，老人也驕傲地笑了。

“這件事你看怎樣呢？爹爹！”他總是這樣地問。

“不錯呀！”老人總是這樣地答。

跟着老人又指着沿路的兩旁的行人，向他的兒子說着廣州自解散一切工會，切實整頓市政之

後，街市怎樣盛旺，商業怎樣繁茂，看着實在使人開心的話。他又跟漫之商量着怎樣發展他們的糖業，怎樣整頓工廠，怎樣設法推銷。他說他想增加工額，減低薪金，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廣告宣傳。他每陳述一番意見，一定向漫之詢問 看這樣好不好，或者這個辦法使得不使得。但這位少年人只含糊答應他，沒有表明確實的可否。

實在呢他因為剛才車過聯興街口的當兒，看見一個很像玉璫的姑娘，他心裏想着今晚一定要去問問是不是她。



結婚，在普通的意義上，這該是一個多麼令人歡喜的名詞。雖然不必一定要你本身去結婚，但你在這兩個字上面，總難找得出淒慘的意味。

那天，何家那座張燈結綵的高牆大屋的後半部的一個廣長都在一丈以外的小房間裏，一位衣服華麗的姑娘，含怒地坐着。她的本來梳得光鮮的

短髮此刻已經散亂地披在耳旁，外衣是隨隨便便摔在一張小椅上面，就是銀白的絲綢製成的內衣也鬆了鈕扣，毫無誠意地貼着主人的雪膚。腳上穿的絲襪也早已摔在沙發的一旁，扣在她的腳背上的是對圍着細珠面子的拖鞋。她坐了一會，用扇子緩緩地在搖着微風，在審視房內一切華麗而佈滿香氣的全新的物件，時時會有一絲苦笑在她的臉上泛起來。她的怒氣就像外面的嘈雜的鬧酒的人聲，一陣緊似一陣，她想用那令人舌焦口苦的香烟去排解牠們，緩和牠們。她按了棹上的電鈴，叫女僕去預備一杯開水，放少許糖下去之後，一歪身就斜靠在沙發上面，腦中的如麻的思潮仍然在繼續走牠自己的軌道。

另一個僕人恭敬地在問她要不要把電風扇開了，她搖搖她那顆額滿佈汗珠的頭。停了一會，她又說：

“你去告訴老太太，我已經困乏了，要先休息

一下，叫別人不要來打擾我！”

“曉得了，七少奶！”

女僕恭敬地退了出去，她又點起一枝香烟。

一股嘈雜的聲音越逼越近了，很容易令人誤會是盜賊來搶劫新娘了。她站了起身，放輕脚步走到房門口，把耳朵貼在板上。這顯然是醉酒漢的胡言亂語，不過說的是甚麼東西呢，因為這種聲音在距離新房約二丈遠的地方就停止了，到底聽不清楚。

跟着不到十分鐘工夫便聽見輕輕的敲門聲，這時新娘剛剛坐下。門本來是虛掩着的，現在似乎外面有人用力推開了，她抬起頭來的時候，一個醉了的男子蹣跚地走進來。他的紅紅的臉蛋，他的混濁的眸子，他的不安定的脚步，同他的發沙的聲音，都使新娘感到似乎在受着逼害的窘急。

“表哥，你喝酒太多了！”她無可奈何地重復站了起來，似乎在迎接他的樣子。

“咦，娜表妹，怎麼你冷清清地一個人在這裡？唉，他們真可惡，死命要灌我吃酒，不過，我現在還不會醉哩，不過頭總是有點昏。唔……”他拿出一條白手帕來拭着額上的汗點，拭完了那條手帕便掉了下地。胡娜扶他坐了下沙發裏面，他緊緊地握了她的手。

嘴裏又喃喃說起來：“呵，你似乎一點酒都不會喝，爲甚麼呢？娜！秋洛還在外面喝酒呢，剛才我說他醉了，他不承認，要罰我喝十大杯，朋友來勸他他還打人家呢，現在，呵，他似乎在那里又麻雀了！”

“哎喲，我還瞧不真你的臉孔呢，娜！怎麼你今天晚上打扮得這樣美麗？哦哦！你的衣服已經除下了麼？你今天晚上不走了，是不是？你在這裡住？呵，們怕還沒有預備好房間哩，待我叫……”

“你閉上眼睛歇歇吧！漫哥，你嘴乾不乾？”胡娜按他坐下，拿把扇子替他扇着。

“我嘴乾，我還喝點——玫瑰露！唔……”這時他已經歪着頭閉上眼睛，靠在沙發上面似乎很艱難地在呼吸着，額上的粗大的脈管像地圖上的河流一樣突露起來，他的兩手也似乎在抽搐着，不能安靜

“漫哥，爲甚麼喝得這樣兇呀！”她用手跟他細心地拍着胸膛。

“呵，那可恨的女人！我喝酒，喝酒，喝……才可以忘記她，那可恨的……女人！她這樣殘忍地抓裂了我的心，她完全……完全不曉得我的心痛！”

她冷笑了一聲，剛想開口，何老太太帶了兩個女婢進來。她走開了。讓她們用熱手布和香水精蓋他的臉，又扶他坐起來喝了一杯洋參水。

這時已經夜深一點鐘了。

胡娜還坐在他的身旁，在推想自己將來的命運。他突然張開了眼睛，滿絡着紅絲的眼膜旁邊似乎籠罩着一包熱淚。他兇狠地望着胡娜，用最粗暴

的語調嚷着：

“你該同情我吧？娜表妹，惟有用酒才能把那個惡女人的影子，從心裏趕了出去呀！你想想，無緣無故她就會把我拋棄了，我真不明白那是甚麼心腸！就是拋棄我，好，你都該見我一面呀，那里有這樣的道理？這真不曉得是甚麼原故！你是我的至親我才告訴你，娜！朋友們聽見也許會發笑的，唉，唉，我同她本來是好好的，而且我們都發過嚴重的誓，她，唉，這個全無信義的女魔！這個……”他嚷着，眼淚已經從額旁滾下鬚子了。

胡娜的臉依然浮着陰沉的濃霧。

“不是嗎？娜表妹，你簡直應該幫我罵她，那……”

“你說的是杜玉琮姑娘麼？”

“還有那一個？”

“不錯，她太可惡了！”

他又苦笑了幾聲，他的眼睛實在有點睜不開

了。他移動他的身軀向胡娜這邊來，又伸出一隻手圍住她的肩膀，同時伸長的嘴唇也遞過去，胡娜沒有讓他吻她，稍用力把他一推，他又仰臥在沙發裏面。胡娜起身躺在牀上，把燈熄滅了，睜大眼睛總睡不着。耳朵清楚地聽見那醉漢的呻吟。

第二天早上，強烈的陽光挑開了漫之的眼皮，他神志昏迷地坐了起來。疲乏地站起來走到窗前，把窗簾放下之後，倒了一杯熱開水，懶懶地坐在窗前的靠椅上面，一口一口地喝着。無意中一隻手在被壓了許多皺紋的薄絨褲袋裏，掏出一團壓成扁圓樣的小箋紙，他用兩手撕開了看：

“立字人杜玉琮 願與何漫之先生解除以前一切約言，以後個人行動，各不相涉。立字人並於立字之日收到何老先生港票五百元一併在此聲明，立此爲據。”

這張小字條下面草草地簽了杜玉琮的名字。這次，至少是他看這張小字條的第五十一次了，他

是如此不厭煩覆地老是從頭至尾一字不差地在心中默念着。他一回廣州那天晚上他爹爹便將牠給了他，那時那老人帶着勝利的神氣。

有時他會注視在這張小字條上面發呆，像是要在這寥寥幾十個字裏尋求一些耐人尋味的奇特似的，然而在他每次搖頭的時候，我們可以曉得他所得的只有失望，屢次的失望。

爲甚麼不呢？這個他解答不出。無疑的，他可以一直跑到玉琮那里，問這件事情的真相，叫她負起解答的責任，也許他還可以吻她。不過，我們這位心高氣傲的少年人不能不“完全”相信那張字據“完全”是真的，因此他對她就抱了深深的反感！玉琮平日的人格所投在他心中的影像，這時如同一個水泡的破滅，完全不留一點痕迹。

在鏡前把上衣和領帶整理好了以後，他順手劃一枝洋火把那張字據放在痰盂裏燒化了。他決心要努力使自己忘記一切的過去。

無意中走到放着一對枕頭的銅牀前面，見胡娜還在上面熟睡着，他用手輕輕推了她一下，便坐在牀邊，她依然沒有醒。刁潑的臉上，這時却佈滿柔媚的表情。嘴唇微張着，在兩邊鮮紅的中間露出一線小縫，從那里你可以看得出她的牙齒是怎樣潔白而整齊的。嫩白的胸前沒有叫鈕扣關住，可愛得像軟波般地跟着呼吸而微微起伏着。兩腿就像一雙象牙刻就的藝術品擺在銀白地子起凸高的素花的印度綢製成的褥墊上面。一隻白藕般的發着異香的手臂還和一角軟毛氈子糾纏着。

漫之心裏有點難過，而且有點害怕。似乎自己真是欺負了這樣一位美麗的表妹！他似乎現在才想起來自己是同她經過所謂結婚的手續的，雖然衷心的話一句都沒有談過，吻也一個都不曾啜過，這樣便貿然造成了事實。他覺得對不住她，不應這樣劫奪了她的自由；而且又後悔，縱使不想反抗父親的命令，縱使不拿婚姻當一件大事看待，——灰

心於兩性共棲的幸福。尋求；但是胡娜姑娘本人的意思應該問一問呀！他曉得，自己不能把愛情貢獻給自己沒有愛上的任何一個人，不過如此狠心對付一個無辜少女，把她拋進了幸福的冷宮——究竟，他自己的罪過，呵，他曉得，不止粗暴無禮，蔑視人格了！

他俯着身軀，在她的頰上輕輕吻了幾下，臉上露出憐憫的樣子。

“娜表妹，喂，娜！”他輕輕摸着胡娜那合得緊緊的眼皮，嘴裏不住地喊着。

她驚醒了，一骨碌爬起身坐着，用恐怖與憂疑的眼光望着漫之的青青的臉，無神的眼睛，和那多皺紋的衣服；似乎在努力回想昨夜的情景，因而想起了他是和衣而睡的——他這樣過了那新郎所最珍貴的第一宵。

“阿喲。”她喊出來了。

“這是甚麼意思呢？娜表妹！”

她沒有告訴他這是甚麼意思，只用眼睛呆滯地望着他。

“娜！這是要請你原諒的呀！呵，我事前沒有細想過，呵，你看，這不能算是我的罪過，而我們就結了婚了！”他把身軀移到最貼近她的地方，兩手伸出來，像在預備摟抱她。

“表哥，呵，漫之表哥，我願意這樣叫你，請你——”

“永遠願意這樣叫我麼？娜！永遠的？”他這樣插進一句。

她含着幾顆眼淚搖頭。她並非悲傷着這一切的錯誤，這一切的錯誤沒有令她悲傷的必要。她只怨恨着她的位置，她想起她父親無情地把她拋下了這個深坑，她就覺得心痛。她自己本來有許多理由可以說出來，然而她的嘴始終給一個無形的鐵鉗钳住。在另一方面她對她的表哥，本來是沒有惡感的一位英俊少年，却覺得有些抱歉，因為她並沒

有給他以做妻必得要給丈夫的那種溫柔的愛情；同時她更原諒她的表哥，因為他並沒有用任何一種暴力去搶奪她的意志。

她想起來在永漢路中的美洲酒店三樓上的那一幕：

那天晚上正是滂沱大雨，雨點怒擊着牆壁，屋背，地下的聲音，恐怖地一陣緊似一陣地，到處都可以聽得出。風像是被困在黑雲裏，暴怒地四面奔突，想衝破這黑壓壓的重圍。在燈光下看隔窗的水花亂灑在玻璃上面，一會兒水條便像一條小蛇一樣蜿蜒地朝下面流去，同時別的水花又灑上去，繼續着成了幾條小瀑布。——她看着發呆了，心情是在靜默中跳躍着。

像咀嚼着香糖膠片一樣，她在咀嚼這浪漫的愛情的滋味。她會從心的深溪裏流瀉出欣慰同感謝的聖露來，她想着坐着離她不到三尺遠的情郎的溫柔的心情，他的美好而略帶憔悴的面貌，他的

軟熱而略帶震顫的身軀，他的神秘而迷人的情話，他的可戀的一切，她差不多要變成瘋狂了。癡迷趕跑了恐怖，她身裏面有一股狂熱的血流在奔騰澎湃，那力量比外面的疾雨還要大，她的帶血的心差不多要跳着，跳着，跳出喉嚨了。這種緊張比一個大英雄的決死的勇氣還要超過了！

“良初！良初！你過來，呵，我的心……”

她嚷出來了，可是答她的只有在黑空飄灑着的怒雨。

“噢！賈良初！良初！來呀，你摸摸我的心看跳成甚麼樣子？哎喲！這種不能抵受的快樂喲！”

她沒有擡回頭，依然望着那只有黑暗與濕潮的窗外，在半狂地嚷着，可是依然沒有應聲。

“你，良初，你睡着了麼？你……”她一面擡回頭，一面在含愠地說。可是這時的情景沒有讓她把這句話說完的可能。她由不得突然閉住了口，僵直地站了起來。這時有一個絕大的恐怖之魔把她整

個拋進如死的衰頹裏，她全身的一切機能都停止了活動力。

同她一樣的，目定口呆地僵硬得像一個冰裏面的死屍般的那個就是她的情人賈良初。他是一個有口才的孩子，年紀有二十一二左右，廣額，瘦臉，微陷的眼睛，高突的鼻子，此外還有兩片很會唆吻的大而紅的嘴唇。

“良初，姓賈的！誰允許你幹這樣的事情！你曉得那個是誰的女兒？哼！”

說這句話的是一個年紀四五十歲的男子，他的臉大部分地方被雨衣的斗篷包住，他的全身自頸以下都給雨衣包裹得緊緊的，雨衣的皺褶變了水槽，水點不住地往地板上淌着。他說起話時，兩手擺動着，雨衣的雨點更擲得遠些。不用思疑的，從他的矮而紅的鼻子，同那對突張的眸子看來，他是在非常激怒了！

“呵，老伯，你……”良初的聲音軟弱到像小羊

的哀叫。

“多嘴！誰要你客氣，你有話隨便說！你真有胆子！我不會警告過你麼？”他擺出十足的有權威的強蠻無理的態度來，像絲毫不肯憐憫青年人的過失似的。

她在良初垂下了頭的時候，給羞恥同惱怒堵塞了她的機智，一點辦法都沒有；委屈的淚慢慢地流到顙下來了！忽然間她的腦精像中了一棒，她昏昏地想跑到良初的跟前，摟抱着他替他說明一切，辯解一切，然而在她第二次伸出左腳的時候，竟倒了下地板上面。……

她這樣想的時候，默然了好一會，不曾答漫之的話。

“你是不是有一點怒意？是不是？這件事實在是錯了的嘍！唉，你覺得有一點難為情麼？”

“沒有，我不覺得這些！”她爽直簡短的答話來了。

“這裡，我們本來是親戚的呀！你是我的表妹，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會令你有半點不適和懊惱！我的意思是任憑你自己的行動，你的自由！這樣呵，你也可以恕我了麼？娜！”

他說着又伸出手來準備摟抱她，她把身體移後一點，像是要避開他。不過她的一隻手却伸出來讓他握住，他低頭吻牠了。

“表哥，這件事你不覺得有些好笑麼？呵，真有點滑稽呢！”

“唉！可怕的戲謔！這是一件多麼危險的玩笑事體呀！”

“我昨晚真對不起你，讓你這樣獨個兒睡在沙發上面。不過你曉得我是沒有氣力的，表哥，我怎樣扶得起你哩！但是，哎呀，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同我睡在一起了，是不是？呵，漫哥，這是你們做丈夫的權利呀，但是……我曉得這樣反有點難為你，eh……今晚，eh……你可否依然睡在那里呢？漫

哥！你可以應允我麼？”

跟着她做出幾聲媚笑，在催他應允。

“這就是你想要我的麼？”

她點點頭。

“這是沒有問題的，我不會強人家做他不肯做的事！而且，你的請求是非常正當的哩！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在我父母面前，你必得做出同我很……親暱，很相得的……樣子。否則將令他們失望了！”

她又滿足地點點頭，

到昨晚那位喜筵的招待主任胡秋洛先生蹣跚地走進新房的時候，他們已經在暖陽輕輕地抹過的窗下，膝頭緊靠着膝頭，很適意地在吸煙，在談笑了。

秋洛手裏拿了一疊信封，裏面大概有一半寫着漫之的名字，而別一半却寫着他的妹妹的名字。他把那信封分好了之後，分遞給他們，

“呵喲！”她拆着一封信，驚叫起來。“怎麼她這麼有心呀！”

“那一個呀？”漫之淡然地問。

“那個？你很熟悉吧？那是杜玉琮姑娘！”

“呵，”他的顏色變了一變，下面的話說不出來。

“她說些甚麼東西？”秋洛有意無意地這樣問。這時漫之眼光不定地望着他們兩兄妹，心裏着實擔驚。

“沒有甚麼，”她像不曾注意漫之的神色地答着“不過她寫信來跟我道喜，並且祝福我們兩個；這樣一封平常信。”說完她對漫之笑了一笑，這一笑可以算個恐嚇的白煙彈，越使漫之的臉爲她而蒼白了！

“玉琮姑娘做人真週到，以前我們在學校裏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不尊重她的。”秋洛說着帶着豐富的笑容，把那高大的身軀微微地鞠躬着退了出

去。

他走出何家門口，快樂地用嘴脣吹着各種不同並且不完備的歌調，心裏在預測等一會兒他將要碰到一件怎樣有趣味的事體。

他剛跨上太平路的水門汀，便先向賣報的孩子買了一張國民新聞，隨後他又跨上一輛人力車，才把那張報打開。這時有一段最令他注意的本市新聞，用刺激人們的好奇心的字眼排在第四版的是這樣一個標題：“一個共產黨之自殺。”

這自殺的共產黨據報載的便是賈良初——這三個字給他以極強的印象。同時又令他聯想起許多事情。

原文大意是這樣的：警察四區八分署段內的德賢街第五十六號門牌昨天早上八點二十分發生一件自殺案。自殺者就是賈良初，當時警察聽得鎗聲一響，跟着便接得他的鄰人的報告。四區接消息後，立刻派人去檢驗，檢驗的結果，證明那少年確

是自殺身死，並且在那少年的行李中，搜出共產黨的宣傳書籍多種。此外還有一堆紙灰，想是滅毀的秘密文件。

“這樣就足以證明賈良初是共產黨了麼？”秋洛的腦子裏忽然起了一個這樣的疑問，但是一陣烟工夫就消滅了。因此這段在別人看來覺得有味的新聞，倒不能挑起他的好奇心。而且在別一方面，他却很空閒地想着一個他自己以為近於哲學的結論：一個人在失意的時候，頂好是拚命去爭！寧願殺死人的時候，讓法律來施威。——這樣，他微笑地把自殺的一切理論否定了！

人力車已經把他載到惠愛中路的雨帽街口。他走進街裏面，在玉琮的門口站着。他的預備敲門的手剛舉起來，一個老婦人早從裏面探出頭來。她以她的遲鈍的眼睛無情地打量這位來客，她的懷疑的神氣使客人微覺不安。

他剛想說出他的意思，那位老嫗出聲了。

“呵，這位先生，你，我以前似乎沒有見過呢？你貴姓，你想找那一個？呵，也許見過的吧，不過我忘記了，請……”

“杜玉琮姑娘不是住在這里麼？”他簡直是喝罵地問，

“怎麼不是？呵——”

“你說有人來——”

“呵，你是何先生麼？哦哦，聽說你去漢口了，是不是？你幾時回來的呀？你瞧，我們上了年紀的人多麼不中用！連何先生都認不出來了，怪不得楊老頭兒罵我簡直是瞎了呢！何先生，你害得杜小姐好淒涼呵，她現在病了，病得很厲害呢，昨天老頭兒扶她去給先生看，打藥材也是他去，我只可以煲，唉，我不中用了！……”

“她病了麼？”

“是呀！”

“病了幾天了？”

“幾天？兩個月了吧？”

“呵……”

“唉，何先生呀，真難爲她了！等一會兒你看見她那一把瘦骨頭，你就要淌得出眼淚了呵！真可憐，那麼好看的，現在竟瘦到這個地步！唉，何先生……”

“我不是姓何的！”

她充滿疑惑地努力觀察這位客人。

“真的，你只有點像何先生。”她自己解釋了，其實秋洛是半點都不會像漫之的。

“喂，請你帶我去見杜小姐呀，我是姓何那里來的，我姓胡。”

“甚麼？”

“我說，我姓胡，來見杜小姐！”他又大聲叫着。

楊老太把秋洛帶進玉琮的病房來。——這可怕的，像是黑暗的鬼窟一樣的房間。窗子大概在許久以前已經閉上，上面還用破舊的衣服遮蔽着。一

切零碎的物件都無秩序而且灰暗地亂放着。一個人走進裏面大概分不出甚麼是空氣，而甚麼是光線。陳舊而帶着頹頹的悲傷的色彩的行軍牀上面，一個不大彈動的病人睡在那里。

病人似乎不想問客人的話，也沒有睜開眼睛，依然在僵臥着。

“呵，杜姑娘，許久沒有看見你，你竟病了麼？”

她的頭似乎轉動了，朦朧中像是有一個大黑皮球在微微滾動。秋洛明白了她是想把她的臉轉向客人。

“你不要轉動了，好好的靜養一下子吧。病人是需要清靜的！”

“呵，胡先生，你帶個甚麼消息給我呢？大概他——”

“你的病是幾時起的呢？大概是着了涼吧？我看不久就會好了的吧？是不是呢？自從你不在二十六小學以後，我就很少見得着你。唔，玉志和麗莊

他們還好呀？其實，玉琮姑娘，我看你也不如搬到上海去住住好，在那里可以休養一下，是不是呢？廣州的天氣總不得正當，四時都多病人。”他說起話來的時候，他的態度就好像絕對沒有留意似的；他的眼睛四面張望着，很容易令人想起那是輕蔑的表示。

“這種病大概不容人有甚麼希望的，現在只好等命運來指揮。不過你說得也不錯，我也正在這樣想，作算一定要死了，死在上海要比在廣州，無疑地是好些，可是我曉得命運歡喜不呢？在我，這，這種……病……”本來她的聲音已經小到像一隻蚊蟲一樣的，然而她的喘氣却不讓路給她那可憐的聲音走，於是她的喉嚨就像叫棉絮塞住一樣了。由沙聲而堵閉。

那位小報的編輯，可說是全無心肝的壞東西，也不能像在計劃着怎樣去破壞別人的名譽時那樣的高興了。他真有些爲她而悲哀，這也許就是那些

不值錢的同情。他想起，在學校裏面的時候，她那張美麗端莊的臉，那對做同學們心目中的美人的眸子的標準的極流動的黑睛，想起那許多年輕的男子因她而發生的浪漫行動，這一切——比着現在的情景，她的魔力還能令以前不會在小報上極端侮辱過她的胡秋洛，心裏感到一些惋惜同憐憫，他那對混濁的目光注視着這樣一位死的女人，那簡直是一團腐臭的，黑黃的，齷齪的肉！

也許在半年以前，她如果有這樣一個機會給秋洛，也許他就會屈膝在她面前，用令人心顫的軟語哀求她。

現在的玉琮，還成個甚麼呢？她簡直能夠令人害怕，令人遠避，甚至令人不敢逼視。她自己也在不知不覺裏面被放進一個遠離幸福的魔宮裏面，在那里，她也可以說是全部麻木了的。悲哀，她也在裏面浸得太久了！

‘呵，杜姑娘，我覺得有件很對不起你的事

情！——”

“騰雲小報的新聞麼？那真是一則跳皮的記載！”

“呵，不錯，但是，還有——”

“那沒有甚麼對不起，你明白麼？那是事實呀！”

“但是在漫之和阿娜結婚第二天的時候——”

“那又是甚麼事情呢？他們不是昨天結婚的麼？那麼，你說的是今天的事了，是不是呢？”

“今早，是的，今天一早……”

“怎樣呢？今天一早……”

“你給他們的那些信，唉，是我第一個看見的
吾……eh……”

“你拆開了麼？那沒有甚麼，不要緊！”

“沒有拆開，並且把你給阿娜那封交了給她
但是……”

“哼 你擅自藏起我給何漫之的那封信麼？”她

怒了。

“這是我的責任！”

“你的責任麼？你的責任也許只限於不費力的偷竊！”

“你不能把一對新婚夫婦這樣挑撥，你想想這是多麼危險，而且你是違背着你自己的信義呢！我真有點不敢想像那個結果，唉，怎麼你會這樣的？”

“信義？呵，不錯，信義！”她不出聲了。

秋洛也沒有再說些甚麼，只在袋裏把冊給漫之的那封信，原封擺在她的枕頭上面，恭敬地走了出去。

“呵，這位先生，如果你遇見何先生的時候，你千萬叫他來看看杜小姐才好呀！”楊老太在他剛跨着門檻的時候，這樣對他說着。但他似乎不曾聽見。

回到何家，一進客廳就見漫之頹喪地抱着頭坐在那里，其餘的婢僕都七忙八亂地，顯出極端騷

動的狀態。

“怎麼了？”他隨便向一個人問。

“呵，七少奶昏倒了，醫生還在裏面。那——”

“喂！”秋洛也微微着急起來，“漫之，這是甚麼原故呀？這是，哦，沒有危險嗎？你在屋裏不在，那時？她是怎樣昏過去的呢？剛才還是好好的！”

“那時我剛出來外面，不過，他們說，她在看報紙，看得好好的，忽然就昏了過去。醫生在裏面，你進去瞧瞧看。”

“呵，”他竭力壓制着自己的驚態，兩眼露出像在殺人時一般的兇光。“不錯，她有時會昏過去的，她的心有病！”

漫之不會注意他的話。

七

胡娜這幾天，無時不在高度的痛苦中煎熬着。對於賈良初的悲悼和絕望，正如在她的靈魂之玉上面，敲碎了一個大洞。她的萬一的補救的希望，到此時直沉了最深的大海底下。不過，在別一方面，她還能夠戴起微笑的面具在衆人裏面周旋着。

漫之也感到異常，他的敏捷的頭腦差不多要斷定這棵奇怪的樹將結成怎樣一個不幸之果！大多數的時候，他瞧見胡娜在坐着發呆，他暗中驚駭着她先前是多麼活潑的一個女郎，現在却變換到

這個樣子。

有時他在懸想着並且細心觀察他自己的一切行動，覺得沒有能令他的掛名的妻房發生不懌的原因。他自己是多麼溫柔，文雅，並且全沒有發過一點脾氣。有幾次他真的感到這件事沒有挽回的可能了，他就斷定是她根本不滿意他，或者完全不愛他。他只好暗自不斷地嘆着氣。

但是如果她看見這種情形，她一定不肯放過他。

她說：“你覺得有些憂愁麼？哦哦！”

“沒有呀！我沒有甚麼憂愁的地方！”

“你似乎在這幾天，呵，都是這個樣子的呢？我覺得我不應該這個樣子，不錯呀。我不應該這個樣子！”

“這裡沒有甚麼事情，只要你沒有不滿意。哈哈……”他跟着就是比胡娜來勸他的態度還要強地幾聲乾笑。

縱使一切都解決不來，但胡娜沒有忘記她自己的責任。她很明白她自己所處的地位，她知道她有操縱他們的笑與淚的能力，像工廠裏的馬達能夠操縱全部大小的機件一樣。她的完全陷於絕望的靈魂，有時更深深地憐憫着那失却了自主力的無辜的漫之。

“漫之，我以爲你應該拋離這不重要的煩惱，自己振作一下。”

“振作？”

“不錯，爲你的正當的事業振作一下，這是你的一生的哀勞的出發點呀！你怎能爲這些事自己悵鬱？你怎能夠呢？”

“悵鬱？”

“對呀，爲了這不重要的煩惱！”

“呵，不錯，不重要的，哈哈……”

他帶着乾笑的殘痕在她的手背上吻着——他更總把他的嘴唇放在這個地方。

他在吻着的時候，他只覺得無可奈何，半點快樂都沒有。這一隻柔白而細嫩的手背，他以爲他不能說在愛牠，也不能說在憎牠。他每次都如此地吻着。那手背在他成了一塊冷的白玉！

起初他還是這樣想的：解釋一下子吧 一切都開明地解釋一下子吧，真心地而且勇敢地。

他們都以爲自己是使對方不快樂的人，都充分地暗自在輸送着同情和諒解。不過有時太客氣了，客氣到超出他們所處的地位，又會引起各自的不安。

漫之在長嗟短嘆之外，有時就隨意躺在沙發上面，低聲在讀他所歡喜的詩篇。讀到特別動人的地方，他把詩卷合上，閉着眸子在欣賞那縹緲的纏綿的詩意。這時他就沉了他的靈魂在清靜的陶醉裏面，不願有人打擾他。

胡娜不愛讀詩，因爲她不大了解詩。不過在漫之讀詩的時候，她彷彿深深地瞭解他，是想借此來

逃避現實的苦悶。她就逼不得已地，彷彿是由於一種必要的任務催逼着她，坐在漫之的旁邊。

他一睜開眼睛，馬上就會帶着半驚半喜的神氣。

“這是誰的詩呀？”她似乎不十分着急地問。

漫之笑着。他說：“這是郭沫若的。”

“他的情感真是豐富的呢，我讀過他的女神在那里我看得出。他真是一個浪漫詩人！”

跟着他們就談起郭沫若和其他的幾個作者來。他的意見她總不反對，並且還裝着很留心在聽的樣子。不過有時她自己不留意，漫之就會在她臉上看得見散漫同疲乏。

“對不對呢？”他很想挑起她的高興的譚鋒。

“對呀！”

他點上一枝香烟，又望着她那塊圓圓的臉，少削的頸，和一對朝上豎起的眉毛。

“你歡喜不歡喜讀他的作品？”

“是的，我歡喜。不過——eh，我讀他的詩很少；是呀，我本來是很少讀詩的。我喜歡看小說 紅花使者的，或者在圖畫文報上面的老鬼的小說都好。而且，在那裏面我頂歡喜那些言情的 哀情的，其餘就是偵探的。那是多麼有趣呀！”

“他的詩本來是不多的，可惜他現在又努力向無產階級革命的實際工作去了！”

“無產階級革命”這六個字在她的腦中打一個轉，她立刻想起許多天前那些關於“一個共產黨之自殺”的新聞來。她那對尖而紅的眼尾微微地顫動了幾下，便把她整個帶到沉默的悲哀的深谷中，她便像死了一般地坐着任她的淒涼的回憶在蠶食她的青春的生機。

被她忘却了的漫之，心裏又憤怒起來，一個人走開了。

她每每是這樣的，不論在甚麼方式裏面，都會聯想起那惱人的往事來。在不知底細的人的心中，

很容易以為她在微愠着。

他更由失望而感到恐懼。他想，如果要叫她解釋她自己為甚麼成天如此懨悶，那麼，也許就馬上可以決裂的。

他已經發覺自己有時也按捺不下那真明其妙的憤怒。

* * * *

陰沉與灰暗，永遠是秋天的特徵。也有人拿天高氣爽的字樣去形容秋天，但是並不十分真確的。草^兒自然沒有被如火的炎陽所蒸曬起來的熱毒^{“爹”}的味道；河道裏面和岸邊自然也減却不少那種昏悶的熱風。但在灰白的天空上面，涼風追趕着輕雲，卻時時把太陽遮蔽了，因此一切都蒙上陰沉的薄翳。在薄翳裏面活動着的人，彷彿也變成頹廢的可憐的灰鼠。

大樹在絕早，在傍晚，在夜深，都很癡迷地在唱着秋歌，嬌艷的鮮花含着淚和人們道別，軟弱的

陽光，無聊地從雲隙掉下來。夜間，清冷的秋月爬進人們的窗裏，挑起人們無限的愁思。

天才有點發亮，漫之便推開那張薄薄的氈子，坐了起身。

昨晚，在三更過了不久以後，他的眼睛便再合不攏來。像浸在冷水裏面一樣的隱隱作痛的腦子，把一切令人不安的事情都重印出來。他竭力想把他忘却的玉琮的容貌，又清清楚楚地喚到他面前。

也許是胡娜對他太隔膜了的反動，令他無意中又憶起那活潑多情的玉琮來。他想起玉琮所住的房間裏面那每件零碎的物件，他想起他同玉琮在公園，在亞洲，在東亞的時候，互相傾瀉着自己的歡情的景象，他想起她的每一個笑臉，和每一個動作，甚至連那最微小的，平日最不注意的。

這一切都令他可愛。自然的，他會想起假如鋪牀上睡的那位是玉琮的時候，他會怎樣熱烈地去擁抱着她！那時他是怎樣的幸福！

同時，一個強烈的疑問又湧現出來，這好象是不近人情的：爲甚麼玉琮會採取這樣的手段和他脫離關係？縱使這裏面有絕大的不滿或者衝突藏着，玉琮未必能這般決絕，連一面都不能見，便把以前的種種歡愛都殺死了！而在另一方面，他無論如何不能相信玉琮對他的愛情，只是她想獲得金錢的一種手段，真的，無論如何，他不能這樣想，呵！——但是，那張字據不是明明是玉琮手寫的麼？

在父親把那個最壞的消息告訴了他，並且把證據交給他看了之後，他父親還慈和地在勸導他。

“爹爹！”他當時似乎這樣說：“她懷疑我的人格了吧？她難道以爲我將要拋棄她？真是她開口向你要錢的麼？這個，恐怕……或者——”

“一點都不用思疑呢！”老人極力喊着。“做父親的斷沒有騙兒女的道理！只有無恥的女人才會騙高貴的少年男子！”

“這叫我很難相信的，她平時完全不是這樣的

人！”

“她們的本領就是會迷人，並且有很好的法子，遮住你的明亮的眼睛！”

“爹爹呀，請你不要這樣罵她！”

他說着他頹然坐在椅中，兩隻手抱住頭壳。

他每次的思想在腦中打了一個轉，他的痛苦就越深。永遠料不到的事情發生，總是在人們的腦中永遠存在着的。實在沒有法子超拔他自己。

這時壁鐘清清地打了兩下。

胡娜也似乎睡得不安然，翻來覆去地。而且更帶着凄然的嘆話。他深深地自責了！他深悔當初他不曾極力反對這一樁婚事。這樣的野蠻的結婚，實在等於剝奪了她的身體同自由！照現在的情形看來，除了他能够重新和她慢慢地逐漸發生愛情之外，其餘一個結果，只好……他又不往下想了！

再一轉念，他又痛恨着命運。命運似乎有意來繼續播弄他，當玉琮的事情剛令他十分悲傷的時

候，又走錯了一着！使他在沉重的悲哀之下又要擔負着苦悶的憂愁。

在這個時候，無可如何的灰心，和着冰冷的月亮催他掉出眼淚。

有一次，他媽媽微笑着問他爲甚麼這許多天的精神不好看？更很操心地問他對於胡娜滿意不？他很傷心地欺騙了他母親，說他很滿意。這個老婦人竟相信了。這還幸虧他和胡娜兩個，有的只是心內事，從不曾發洩過半句出來——這件事也令他抱着不可釋的隱憂。

他的淚珠落到枕上，月亮就下來替他舔乾淨。她又陪着那通宵無寐的他，一直到了天明。

披起了厚而且軟的睡衣，他倒了點茶漱漱口，便點起一枝香煙，站在窗前對着天空發默。

天空就是像乳一樣地白白的，不過稍爲帶點青。月亮似乎剛藏起來沒有多久，空中尚留有朦朧的暈眼的殘光在閃着。

二十分鐘後，他用最輕的脚步像一個竊賊一般，走到胡妍的牀邊。

她安靜地睡在牀上，和初婚的第二天那個早上一樣，不過臉上加多一層發青的啞色。

他吻着她，撫摩着她的頭髮。又坐在她的旁邊。

她醒了，用惺忪的眸子驚詫地望着他，在他的臉上發現了憐憫同仁愛的光輝。如果她的心不是給悲哀壓得麻木了的，她一定忍不住要撲在他的膝上，讓他吻她的頭髮。但是，——無論如何，她總不能否認漫之是一個可尊重的男子。

“呵，你也醒了麼？”

“是呀，昨晚很冷呢！你怎麼會這麼早起身，又是昨晚睡不着了吧？覺得頭疼麼？是不是？”

“不錯。”他停了一會兒，又說：“你昨晚也睡得不安然呢！”

“我只覺得有點冷！沒有甚麼不安呀！”

“唔……”

漫之也感到她的苦心，她隱藏着所有的痛苦，爲的只是不要增加他的痛苦罷了。從這種心理看來，她雖然不會愛他，他想，但她畢竟不想他增加痛苦，也許，這樣，不是完全無望的呢！再經過一個很短的斟酌，他完全決定了，他覺得有些話有對她訴說的必要，而且，一定有七八分是勝利的把握的。

“我想，我有幾句話必得要跟你說一說的。”

“甚麼？”

“也許不是十分要緊的，或者，本不必說的。”

“呵，漫之！我的——”

“你大概很樂意叫我一聲‘丈夫’吧？”

“我的丈夫！”這一聲比雛雞的叫聲還要小。

“呵，謝謝你！”他滿足地說，心裏更有把握了。

“我想，你也許會……eh，不快樂吧？是不是？這是不必掩飾的 我們在結婚以後，都不曾快樂過。平

日你，娜妹，你是活潑愛鬧的，如今，你似乎變了！我曉得這完全不是你願意的呢，你願意無拘束地自由快樂的！”

“哦？你不也是一樣麼？”

“是的，我也是一樣！但是，你要曉得呀——”

“唔，……”

“我不是因爲你對我的措施而這樣的，是因爲你不快，我才會這樣的呵。”

“但是我究竟是冷落了你，我的丈夫！（她叫得活潑而響亮，她這時已經沒有醉人的羞態，而變成平時說笑那時的神情了。）我想如果一萬人知道，一萬人都說我的措施是錯誤的，是不合理的呢！”

“我可以原諒你。”

“我就是爲了我不能使你快樂，”她把頭向牀前挪開一點，一隻手臂曲着枕在頭下。她說：“所以才有點過意不去。”

“這僅是我們同寢的問題，我想不致使我不快樂。”

“這就是剝削你做丈夫的權利了，而且我曉得你在怪我，怪我沒有同你接過一個甜蜜的吻！”

“不對，你同我接過很親密的吻了，那表妹！譬如在今早，那不是麼？不過你自己或者不覺得罷？是的，你一定不會覺得，我是偷了你一個吻！”

她快樂地笑了。

這時漫之感到一種威力，從胡娜的身上直射出來。同時有一種在女人剛才睡醒的身上，發出來的富有誘惑性的微臭，刺激着他的腦筋。他的慾望之舌舔着她臉上的殘粉，他的手似乎要舉起來放在她的胸部上面了。

她的身上穿着一件淡紫色的薄綢寢衣。胸前的鈕扣鬆脫了，雪白的一條溝道在兩乳突高之間靜臥着，上面長着微黑的幾條小毛。——這時的胡姑娘，正在表現着她那為一般女人所不及的懈惰

的媚態。

‘呵，姪表妹！我想這是無可諱言的了，我們真是受了愚，是不是呢？我們中間本沒有真實的愛情的，有的只是有趣的友誼。但我們就這樣結合了。你，我，也許都是想要求強烈的愛情的生活的，但是我們不能反抗，我們因此就處於被動的痛苦的地位。是不是呢？你明白我的心了麼？我因此就會感到深深的痛苦，有時又覺得對不起你！’

她微笑了。像是對於他的話沒有加以注意似的。

“你一定以為我想強自執行丈夫的權責了，這是不對的。丈夫，像你很歡喜來叫喚我的那個名詞裏面，我們實在找不出有怎樣絕對的權利。這也是不用思疑的！你嫁了我，不，你和我結了婚，那麼，照普通的人看來，同寢是神聖的而且不可免的義務了。幸虧呵，我還沒有到這個卑污的地步！我以前不是說過的麼？我要絕對任你的自由 我要尊重

你的意志，只要你能夠在表面上，呵，只要在表面上呀，能夠有一些快樂，那就好了！但是我很愚昧，我又很擔心，覺得你並不曾有半點快樂。這真是使我覺得無限的痛心的！”他慎重而和平地說了。

她還在微笑着，彷彿以為這是一件趣事。

“我怎麼會錯呢？無愛情的，而且是買賣式的，這樣的婚姻只是強加責任在男女兩當事者的身上罷了！不論我們是否樂意，呵，這是一句甚麼話！不過，不止呢，真真不止呢。目前的不幸福就說我們可以忍耐吧，但是我看得更遠更將來的時候，那里只有危險！非常可怕的決裂的危險！那時還說得到幸福麼？我恐怕只是痛苦與悲哀！你想，娜，這在我們的青春是一件多大的損失！”他說得有點熱烈了。

“損失麼？”從她的嘴唇掉出一個短句來了。

“不錯呀，很大的損失！”

“照你說的，而且是痛苦的，悲哀的！”

“不錯呀，而且是危險的，不幸福的！”

這時她的臉上雖還遺留着笑的殘痕，但一方面從她的眸子，可以看得出她已漸漸地墜下沉思的海裏。

“你對於我的話，還用思疑麼？我是這樣忠誠的，忠誠於我們的前途的快樂的而且，也沒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呀，我們想想，爲甚麼我們要結婚？而現在的情形，我們越過越陷於憂愁的境地了，這里有甚麼理由叫我們要牢守這個婚約的呢！但是這樣，縱使我一方面的幸福能夠犧牲掉了，你猜我會讓你犧牲麼？這是多麼一件殘暴的事！這是多麼一件悖理的事！你，一個處女的終身的幸福，呵，（這時她忽然放出幾聲清脆的笑。）爲甚麼呢？你這一笑是甚麼意思呢？呵，你以爲我不是真心爲你謀幸福的麼？”

這時她決定了，她的答聲充滿滑稽的笑意。譏調也是一種調笑的謊言。

“哈哈·你記不得我們結了婚個多月了麼?”

“怎麼不記得!”

“剛過了 Honeymoon 便要離婚麼?這在我們兩人固然不好看,在我們兩家門戶,還有一點面子麼?”

“爲了想要求真正的幸福,甚麼都該放後一步的!”

“那麼,你仍然要替我設想,呵,我的丈夫,你想你肯同一個才結婚個多月便被她丈夫拋棄的女子結婚麼?”

“如果我們有愛情……”

“哈哈,你敢和這樣的女人,發生愛情麼?”

“如果,——這樣,呵,這也許有不同的地方吧?你忘了麼?你自己依然是一個處女呀!”

她鼻子笑了幾聲,才說:

“處女怎樣?”

“我想,”他略有點得意地說。“我們那時可以

附帶聲明，我們始終是沒有同睡過一張牀的！”

“哈哈！哈哈！我說你真有點發瘋！人家會相信你這全無證明的聲明麼？如果拿我去找醫生驗過，那或者可以證明，不過我又不想這樣丟臉。如果不是呢，那麼，叫你爹媽或者我爹媽相信我是處女就夠難了，還想叫誰相信，哈哈，哈哈！哎喲，瘋子，瘋子！”

她說着她的小手掌輕輕地在他的頰上打了兩下，他也覺得有點滑稽。

“或者，”她又說，“你，呵，我說一句話，你可以不惱我麼？”

他點點頭答應她。

“我以爲，或者，呵，你有一個很甜蜜的小情人吧？她催逼着你要這樣麼？”

“哦哦！”他怪叫起來。“據你的觀察，我是有了小情人，才會這樣疏冷你的麼？你在我的臉上，看見有厭惡你的表示麼？”

“不，你每天早上多吻我的，我不能這樣說！我的意思只是一個小小的推想。”

“多危險的推想喲！”

“對呀，危險的！”

“我可以另外有點證明。如果你肯離婚，那麼，我很樂意和你簽一張合約，離婚後的五年中，只准你和別的男子結婚，而我不能和任何一個已相識或未相識的女子結婚。這樣好不好呢？”

“這樣在我一點用處都沒有的！恕我辜負了你的好意。”



時間像平常一樣，一轉眼就過了兩三天。漫之依然痛苦他在看着那生命的短縮，沒有一線的光明在他的頭頂，沒有一種好的計劃可以讓池拿出來實行，沒有半點希望會令他奮興。生人的煩惱，他可深深地嘗過了！

蕭殺的零落的殘缺的氣象跟着那灰暗的秋

雲，一天深似一天。窗前的黃瘦的地上，時時灑着那像牛毛一樣的雨粉。天氣有點冷的表示了。

在他似乎走頭無路的無生機的生命中，也微覺會跟着有些衰老。這自然是極易動情的，當一個英俊的青年捧起玻鏡來，卻察覺自己已經有許多，甚至一點點，變換了的時候，他是何等驚悚的喲！孤寂與無聊，是他的惟一的朋友。有時，憤懣的心情在靜默中反動了，便使他連書都不能看。於是繼續看書的消遣方法便是睡覺。

睡覺是在黑暗中討生活的一個方法，然而不說使他流淚的噩夢頻頻相擾，就使安靜地讓他睡去，總是也不能長睡的。在醒來的時候，疲乏和昏悶又是致命的痛苦。

他的脾氣也跟着他的顏容有一點變徵了。他很容易發氣。有時暴怒後的懺悔，會深沉到令他自己下淚，然而他對那些僕婢，他的父母，一個小小的螞蟻，一個無生的茶杯，都似乎抱着波濤的態

度。——胡娜姑娘自然又是例外的。

最令他覺得支撐不住的時時會想起玉琮，不論在夢中或者醒着，她的多樣的態度在他的腦裏無規則地變換不停，於是他的頭就覺得刺痛。她像一個巫女或者一個妖魔一樣，纏繞着他的靈魂不肯釋放他。

“漫之，你要聽醫生的話了，去找你的朋友開開心去。”胡娜差不多天天都這樣勸他。

於是他才開始稍稍地走動了。他遵着醫生，父母和嬌妻的囑咐找朋友去尋開心。不過他也有違背了他們的話的，便是他竟飲着多量的酒。

“娜，你說是不是呢？我覺得喝喝酒還可以。”

“不對的，這是有害你的康健的。”

“但是我聽見人家說，康健是為他的親愛的妻房而必要保持的，否則……”他這時已經醉了，下面的話說不清楚。

‘你不應該為我而保持康健麼？我的丈夫！不

過我現在的身體不康健，不能和你共寢罷了；將來，不久以後，你的康健是多麼重要的呀！”胡娜在他醉了的時候，才敢大胆這樣安慰他，因為他酒醒的時候一定要忘記了的。

在漫之出街的時候，胡娜也不在家裏。他們早上分離之後，一直到晚上才回來，在一個房間的兩張牀上，做着名義的夫妻。

其中有一天，他就開始計劃着一樁冒險的事情。他反覆地把當頭的關係着樣詳細考量過，有了幾分把握。

——我無論如何，都要去見見她的。

他自己想罷。

然而當他走到雨帽街口的時候，他的心頭就感到一種壓抑，同時又生出不可抗拒的恐怖。她的態度怎樣呢？這在他可以不必過問。獨是他自己已經是一個有妻的人呵，這樣會變怎樣難堪的情景呀！——這就是屢次使他却步的原因。

有一天，胡娜和他的哥哥回到家裏，漫之還不會回去。那時已經在下午四點鐘以後了，天空非常陰沉，風也很大。他們走進房裏，她把買來的香水香粉和其他零星物件放下之後，跑到臉盆邊洗手，秋洛坐在可以轉動的彈簧墊椅上看報。

“娜，我聽見朋友說，他近來很多不滿意的話呢！”

“甚麼？不滿意的話？”

“不是麼？”

“你道我滿意他麼？”

“你這樣不大妥當，你絲毫並不把他看作丈夫。”

“那里的話！我每天都丈夫丈夫地叫他幾聲的。不過我也不用隱瞞，我半點都不曾愛他，我只當他是我的朋友！”

“唉，可憐的孩子！”

“你不是說過麼？他也有一個愛人的！”

“但是他們斷絕關係了呢，他那個所謂愛人，恐怕不久要先在天堂等候他了！”

“你們真無謂破壞人家的事！”

“哼！又是你會說話了，你要迷戀你那個共產小狗麼？你也不想想，你自己甚麼身份，我們的家庭又是怎樣的！我以前說的話你不相信的麼？爲你的事情會連累我們全家生命的危險的！現在這樣做，既保護了你，又保護了我們，你還有那樣不滿意的？”

“多咧！”

“平心講起來，漫之也不見得比他不好過。”

“你的頭腦還是一個野蠻的頭腦！”

“事實已經成功了，頭腦我不大高興去管牠了！”

這時一個女婢遞一封信進來，秋洛伸手接住。等女婢退出去之後，秋洛順手把信口撕開。

“哼，我一看就知道是她的！”他一面看嘴裏一

面哼着。

“那一個她?”

“就是剛才你說的，漫之的愛人了!”

“是麼?杜玉琮?”她抬起那剛塗上香皂的鋪滿
沫白的臉問。

“不錯。”

“她跟漫之說甚麼?”

“呵呵!”他笑出聲來了。

“她要求漫之去看他麼?還是約漫之去幽會?
還是……不過無論如何，我看我們應該阻止他們的
來往。呵，對不對呢?那裏面說些甚麼的?秋哥!”

“呵，你們真無謂破壞人家的事呀!”

“噯，他是我的丈夫哩!現在。”

秋洛沒有跟她辯論下去。大概爲了玉琮的名
字，他彷彿有點懶得動嘴了。他跟胡娜要了五十塊
錢自己擔任去辦妥這件事，到底玉琮的信也沒有
讓她看。

他們的談鋒又轉到大新天台的西麗霞怎樣，京班的一聲雷怎樣，肖麗章和陳非儂的唱片怎樣，各大公司減價怎樣，等等，這幾方面去了。

秋洛剛走出去不久，漫之就回來了。他那塊喪氣的灰臉，彷彿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氣。

這彷彿是一種新禮儀：胡娜每次見他回來，都低聲叫着：“我的丈夫！”有時也用英語叫着：“My husband！”在她似乎是在循例地喊着“早晨”或者“Good Morning”一樣；在接受者多數是報以一種習慣的，漠然的笑。

“今天怎樣消遣過了呢？”

“今天打麻雀！”

胡娜沒有出聲。等了一會兒之後，她忽然提出一個新問題。

她說：“缺乏了愛情的生活，是不是最痛苦的呢？”

“是的！”像這樣俗不可耐的問題，引不起他多

大的注意。

她笑出來了，然而依然是不大自然的。

她說：“那麼，你怎麼不想法子去填滿你的痛苦的缺乏呢？”

漫之這時才愕然望着她，像是沒有瞭解她的意思。他心裏怪叫着，這樣的女人才有點奇怪！她的嘴唇就像兩瓣迷人的毒花。

“這是甚麼意思呢？”他問。

“我說你可以找那能夠安慰你的人去發洩你的愛情！”

“愛情是對妻說的話！”

“不是的，是對愛人說的話。我只是你的妻，不是你的愛人。”

“我真不能明瞭你的話！娜，你似乎太逼着我了。我自己想，我完全是無辜的，我可叫天向你證明，你的態度何必總是這樣呢？”

“然而你自己想想，你是有了愛人的，我想，你

不應拋棄她。”

依漫之想，這完全是胡娜的一種探試，也許事前是有人授意的。他很敏捷地在腦子裏喚起玉琼的影像，然而不到一刻他又憤怒地把她驅逐了。

“在前我曾一度有過愛人，但是現在就沒有了。”

“爲甚麼呢？”

“她拋棄了我。”

“她怎會拋棄你呢？”

“我也不曉得！”

簡短的問答過了之後，漫之的肚子裏有點委屈起來。他不明白冥冥之中，有甚麼東西，這兇惡的而且有力的東西，在專門一意跟他爲難作對。他低下頭想了一會，忽然抬起頭來朝着胡娜。

他說：“你恕我問你一句話，真的，你沒有到這里以前，有沒有愛人呢？”

“哎喲！”她叫出這兩個字的時候，她的臉青白

到像要昏倒^ㄟ一樣。她的嘴脣像嚴冬的時候，在寒雪中冒着冷風一樣，抖顫得非常厲害。“哦哦！請你不要這樣問我！請你不要這樣問我！”

漫之的心微微地混合着驚慌與懷疑，上前攔抱住她。

八

那天下午，漫之回家，出乎意料之外的，竟接到玉琮一封雙掛號信。而且這封信是由胡娜親手交給他的。

“漫之，這裡有一封信！”她像十足是發怒的樣子，同時注視着他的臉孔。

“呵，謝謝你！”他也知道胡娜是在注意他。他竭力把視線移開，免致同她接觸。同時又勉強作出鎮定的樣子。其實他一望便知道那是玉琮的字跡，也明白胡娜已曉得那是玉琮的信。他的心跳動得

比機關槍還厲害。

胡娜也不再出聲，便走開了。

他開始讀那封信了，寂靜地，奮興地。這兩張小小的信箋，上面寫着潦草的三四百字。他讀着那歪斜的不成字樣的字，很細心地同很迅速地，像在讀那救命的經文，上帝的福音。他讀了又讀，足足讀了十多遍。他想把每一個字都豐富地解釋出牠的特別不同的意義，而吸收進了靈魂的深處。

他的眼眶紅熱地張大着；眼淚都齊集在網膜，以酸苦的力量在集中候命；冷汗佈滿他的前額和全身的隱處；鼻子比前胸還速地在抽搐着；同時嘴唇灰白地在顫動。

讀完之後，他把那兩張信箋用火燒化了。並且很平靜地不動聲色地吃了晚飯。

“漫之，你今天晚上還出去麼？”

“是的，我約了一個朋友。”

“記得不要喝酒，並且要早點回來呵！”

他痛苦地點點頭，他覺得胡娜對於這件事已經全部知道了。他沒有戴帽子，一路也不坐車，用沉重的步伐穩定地踏着水門汀，晚風挾着細砂飄揚起他的長頭髮，這時候他的兩眼像是失却了功用，旁邊的一切甚麼東西他都看不見。

天色將要黑齊的時候，他到了玉琼的門前。

這許久他沒有到過的杜家門口，使他驀然起了生疏的感念。兩扇黑漆已經脫落了的舊木門，也像兩個目露兇光的惡漢，鼓着氣在突起眼珠，使他有點寒心。門口兩邊的泥牆，上面的飾作磚形的灰粉和白線條也剝落了，露出赭黑間雜的泥土。——一切都比以前更頹敗了！

他在門口躊躇了一陣，他在暗自揣測這屋裏的主人將成怎樣的呢？失却了勇氣的却步，使他幾乎要靠在牆上才站得住。幸虧這個時候，雨帽街是很少行人的，否則將引起別人的驚疑了。

他想，這時的玉琼一定比以前美麗得多了。她

的頭髮將剪上最流行的新裝；她的細而長的眉毛這時一定加上濃黑的眉炭，畫出極顯明的一個灣月；她的細而長的眼睛一定要變成更迷人的，流動的，然而却是疲乏的；她的嘴唇將因接吻太多的原故而鬆弛，張大，而且也塗滿脣脂。或者，他從她的臉可以看得出多麼淫蕩的而且爲酒所困的苦情！她的兩臂一定加胖了，並且和胸前一樣抹着香粉袒露着。她的臀部自然也要發達了，並且上面一定只繫着一條長僅及膝的露腿的短袴。他這樣想的時候，他把臉也藏在兩掌之中了；他的耳朵也似乎將要聽到那下賤的女人的輕佻而沒有半點價值的笑語。

他幾乎要哭出來，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的以往的純潔的愛情終歸變成怎樣無價值的陰溝的污水。他的尊貴的人格完全被污蔑了，他的高尚的靈魂被侮辱了，他的心中充滿不可忍的悔恨的羞恥。他幾乎想到要殺死玉瑛——這無良的 Fortune-

hunter！這貞操只值得以五百元出賣的私娼！

他滿腔地惱憤重重敲了幾下門。全身挺直地站在外面等候着斥罵那滿身香精的無恥的女人。他想着，他頭一句話應該這樣說：“這幾天生意好呀，杜姑娘！”而且在那個時候，他應當表示着自己不是怎樣着急的樣子。

開門的依然是楊太太，差不多瞎的那個老婦人。

“呵，胡先生，你又來了麼？”

他冷笑了。他以爲這個老娘姨又誤會他是嫖客了。跟住便大聲喊着：“對呀，胡先生來了！”

“唔？”她跟着懷疑地想了一會，才辨認出站在門口那位洋服先生的聲音。不像胡秋洛。她自己愕然地在搖動她的嘴唇，沒有出聲，也不讓他進去。兩分鐘後，她的麻木的腦筋似乎突然醒悟起來。但她雖能知道這是一種熟悉的聲音，却分不清是屬於那一個人的。

他似乎並沒有緊要的事情似的，也站着不出聲，看看這位娘姨的拉客的本領。

“你也是姓胡的麼？這位先生！”

“姓胡的？”

“我人老了，我分不清楚，你是不是那位認得何先生的胡先生呢？”

“那一位何先生？”

“呵，他許久沒有來這裡了，我聽見杜小姐說他上了漢口去。”

“唔？”他從鼻孔裏放出驚愕的反問的聲音來。他所驚愕的不是爲着楊老太也知道他去過漢口，也不是爲着楊老太不能認識他，却是估不到胡秋洛也來嫖他以前的愛人。

“這位先生貴姓呢？聲音似乎很熟的，却想不起來。”

“們你杜小姐現在沒有客人麼？在家裏麼？”他的口吻如果在懂聽的人聽見，一定要破口大罵，或

窘舉起拳頭了。

但是楊老太依然忠直地答着：“她不會出街的，成天躲在家裏面。客人更沒有了。差不多一個月都沒有一個人來的，有時就是胡先生來坐坐。”

“那麼，你去告訴杜小姐，你說有個姓何的來找她！”他把收尾這個字的聲音提高了，尤其是那一個何字。在他的心裏，這是有一點威嚇的意味的。因為他曉得門口同玉琮的房間的距離，他用這樣大的聲音可以使她清楚地聽得到。

他的警告沒有發生甚麼影響，玉琮也不會因此便從房間跑出來，只是楊老太聽見了以後，却發狂地歡喜起來。

“哎喲！罪過，罪過！原來就是何先生！杜小姐等你好久了！你幾時回來的呢？何先生！一路平安吧？……”她累累絮絮地問着，凡是老婦人能夠對自己所尊重，歡迎，冀盼的年輕人施展出來的熱情的表現，她都一一做過了。而且不是虛偽的，是出

於至誠的，衷心的，這樣把漫之弄得有點莫明其妙。

漫之走了進去之後，楊老太把門關好逕自走回後面去了。大概她很明白，他是杜小姐的好朋友，或者是杜小姐的姘頭，在這裡是不需要她的。

他在門外略遲疑了一會，就用手推那扇單板門。門一推就開了，暈黃的燈光從裏面射出來，他忽然發生一點淒然之感。

一切都如平常一樣，雜亂地放着；空氣還帶着點遺留的藥材的氣味，刺着人的鼻孔，使不慣於及入這種氣味的人們覺得幾乎要嘔吐出來。

玉琮睡熟了，並不曉得有一個這樣令她思念的人悄悄地跑了進自己的房間來。她在夢中是十分苦悶的吧，她的睡容也不覺得有半點快樂與平靜，依然是悒鬱的。像有氣難伸的窒息般的苦臉，側放在黑而髒的枕頭上面。

邇邇的 未經洗濯的，發出穢臭的衣服，襪子，

手帕，和許多根帶子，許多塊方布，都堆滿在牀，棹，椅，上面。紙張，書籍，和些破爛的瓦器却撒滿了一地都是。牆上掛的商店的月份牌，日曆，手巾，藥方等等，都像籠罩上一層灰黃的塵色。

光是這種景象，已足使盛氣而來的漫之齊心打起冷瘡來，然而更有使他覺得難堪的，便是他對玉琮的一切的料想，全都錯了！這個大錯誤令他的心像被鋸刀鋸開了幾十片碎片。房內的一切跟八九個月以前完全沒有區別，只是增加了零亂同頹暗。尤其是玉琮的本身，令他幾乎要跪下去。

玉琮的面部並不像他猜想的那般艷麗與妖冶，身上也不會發出任何引誘男子的香味，穿的也不是露臂露胸的短衣，或者長僅及膝的短袴。却正是，同此極反對的，她的臉全沒有一點肉，或者半點血色，像一張黃蠟紙包着兩塊大顴骨，兩腮內陷着，吊着一個尖尖的下巴；身上發出的是一種特異的霉味；上身穿的是一件經過許多次洗晒，已經褪

掉原來的顏色的黑綠相間的夾襖；兩乳以下給一張灰色的氈子覆蓋着；氈氈的如一球亂絲般的長頭髮把兩個耳朵都幾乎覆蓋得全瞧不見。

這分明是一個久躺在牀上的病體，這分明是一堆可憐的生人的骨頭，這分明是一個極淒慘的影像。

他預定着怎樣擺佈的心思此時全然陷入忙亂的狀態，他的驕傲的憤恨的念頭此時全然熄滅了。這時他不明白的是她寫一封信叫他來是甚麼意思。

那封信，他現在反回想着，只是那麼平淡的詞句，那麼深藏不露的含意，看來簡直沒有一點情愫似的。而其中有句令他到現在都未曾明白的是：“感謝你最近那次的好意的餽贈，因為這樣又可以延長我的生命，至若干天以後了。”

此外，那封信敘述着她是很想見他一面的，不過以前因為有某種原因，使她不想和他會面，現在

有一點事情，很想告訴他，所以……

爲好奇心驅使而來的他，在這時不止得不到滿足，而且深深地失望。她給他的信裏還有幾點令他反覆推求都想不出來的，所以他想問問她。但是已經惡化了而且死去了的愛情從他的心爐中却吐出哀憐的渣滓來。他坐下了靜想了一會兒，才慢慢地重行站起身走到玉琮的牀前。

他的手指才輕輕地觸到她的肩膀，她便驚醒了。一骨碌翻身坐了起來，嚇得漫之倒退幾步。

“呵，我估不到這次你竟肯親身來了！”她一面揉着眼睛，一面顫抖着她的乾枯的喉嚨嚷着。那尖銳的刺耳的怪聲像是鬼叫。

“是的，我親身來了。”他強作毫不動情的樣子。

“坐，請坐，就坐在這里吧，客氣甚麼呢？”她指着她牀邊的地方讓他坐下。那張灰氈子依然在她胸以下覆蓋着。

“我們沒見面好久了。”

“是的，沒見面好久了！你看我瘦到真不像人樣呀。呵，但是，怎麼你也清減到這樣？”她用她那全無光彩的眸子望着他的面部。

“自然，我也是病！病了好久！病得很厲害！”他畢竟又有些憤憤起來了，像是在說他的病全爲了她。

她略低着頭，彷彿在想着一樣東西似的。

“呵，你們新婚以來，到現在差不多兩個月了！”她最後抬起頭來說。“這樣幸福的生活，怎麼你倒病了昵？”

“幸福的？也許你以爲是像一對快樂的鴛鴦一樣！”

“那是當然的！”

“哼！”

他只用鼻孔表示着他的意思，這裏含有仇恨同鄙視。他等候着，只要玉琮給他一個機會，他便將全部的苦惱告訴她，看這位令他墜落於苦悶之

的杜姑娘怎樣替他疏解，怎樣替她自己辯護！他想，如果她還有一絲人性的，她將要懺悔，引咎，承認她自己辜負了她的情人，這時他將會感到一種超然的勝利的樂趣！可惜在玉琮却不是這樣想。她明白地瞭解這件婚姻是怎樣做成功的，在這裏面找不到幸福的影子不是能令她驚訝的事。她不想再問他，却在打算着如果他是毫不隱瞞地吐露自己的悲哀出來的時候，她應該怎樣去阻止他，並且叫他不要傷心！

這時兩方都沒有特具的表情，各人都做出“淡然處之”的神氣，和“不忙不逼”的態度。——在玉琮，以為自己原有許多秘密的事情牽掣着，自己原應該咬住嘴唇一切都往肚裏吞下去。因為這樣是決心犧牲自己來造成他的幸福的結果！

然而漫之却認定玉琮對不起他，生生拋棄了他。

“胡娜姑娘我見過，”玉琮笑着說。“她真是

一位高貴的女子，可算得是品貌俱全的！你真可算是交了幸運。”

漫之沒有答她。但在他的心中差不多要罵出來了，他決定她真是薄情的。她簡直似乎忘記了他們以前是相愛過的那一件事。而且她叫別人拿金錢把愛情收買去了，似乎也全無羞愧似的。

“哎喲，沒有見面這半年多，你竟像完全變過了一個人！”

“你自己不曾注意，不是你也變了許多地方麼？”

“不錯的。呵，漫之，你同我客氣了，生疏了，而且還歡喜鼓着小嘴巴生氣！你看你行不安，坐不寧的樣子！你不是很快嘴快舌的麼？怎麼現在舌頭生了根？你是會說笑的，你不歡喜沒趣的話頭！而且，喂，你的詩的天才呢？難道跟着你的兩頰的肉一齊飛去了麼？呵，漫之，我說你真不對，這麼遠的水程去武漢游玩了一趟，回來對我們這些沒有到過的

人，也一句都不提起！呵，你好好地坐着，或者你受靠就靠下來，那裏有茶，也有開水；這裏又有香烟。哦哦！以前你不是很滿意這種供奉的麼？”她竭力說着那些玩笑的調子，並且自己在笑着。——然而那是很難看的癩笑。

他的嘴角往上提了一些，跟着肩膀聳了一聳。不過他也遵從了她的話，在她的煙盒裏抽出一枝香煙。

“不錯的！一個人到某個時候總要變化一次，已往的模樣大概是永遠追不回來的吧！我自己是否像你所說，雖然是一個問題，不過用你的本身，就可以證明這個理論！”

“對呀，我病得厲害哩！這幾個月我轉了三次病症。”

他沒有很細心地執着她的手，問那是甚麼病，却一挺身站了起來，做出預備要走的樣子。

“你有甚麼事情叫我今晚來商量的呢？”

“呵，你要走了？”

“不過總得要在你把意思說完之後。”

、“現在這麼早，才七點多鐘，你就這樣忙了麼？你往時是不到夜深不去的。”她的眼睛執着別的地方望，彷彿是自言自語似的。但是結尾這一句她却搨過臉來對住他，用調笑的口吻：“呵，這是不是胡姑娘的新法典呢？”

她的譏笑沒有使他惱，也沒有使他快樂，却是使他板起臉孔來說：“玉琮，你也記得往時的事情的麼？”

“完全記得的，一些兒都不曾遺漏！”她依然微笑着。

“那麼，我就不走，我很樂意跟你談談。”

“好呀！這樣才對。”她說着，把氈子拉開一小角的地方，給了他一個坐位。

漫之望着她那發青的瘦臉，想了一會，才充滿威逼的惡意地問了這一句：“你還記得我們以前是

愛過的麼？”

“呵，孩子！我當估你這樣莊重地，將告訴我甚麼有趣的驚人的事體，呵，這樣事情我是無時無刻不記得清清楚楚的哩！我這樣答覆你，你滿足麼？唉，我以爲是怎樣新奇的事！”

這又使他料不到了：她竟沒有表示半點慚愧或者驚愕的神氣，而這般率直地無畏答他。

“真的記得麼？”

“記得！”

“你以爲那段愛情的經過，有一點快樂沒有？”

“是的，很快樂！”

“那時我們這樣相愛着，有意義沒有？”

“是的，有意義！一直到現在。”

“哎喲！那麼……”他的意思要等她自己招認出來。

“怎樣？”她像一個厚顏無恥的人，一點也沒有感動。

“爲甚麼在我由漢口回來的時候……”他依然是那個意思。

“怎樣呢？你光會說半截話！”

“我看你好像完全不知道這件事一樣的！”

“我知道那一件事？”

“我從漢口回來，我滿以爲你在等待我，好讓我宣佈我們的愛情，舉行我們的婚禮，享受我們的幸福！呵，那時你給我的是甚麼東西？你知道麼？你記得麼？你給我的就是一張紙！”

“這不對，你們給我的是五百塊錢！但是我要告訴你，那些錢我寄了些給我的哥哥，剩下的二百多塊錢現在都沒有了，所以我才——”

“呵，我就是問你，”他嚷着截斷了她的話。“爲甚麼你這樣就拋棄了我呢？難道你給我的愛情，你自己看來才值得五百塊錢麼？或者，唉，你存心本來是這樣呢？”

“我拋棄了你？那麼，我是賣淫的娼妓了？”

“所以嘎 你的理由呢?”

“我未曾拋棄你 ”

“那麼，該是我們拋棄了你了?”

“那自然是的!”

“呵，你的話怎麼講?”

“你父親不歡喜我做他的媳婦，那麼，我就退步了!這裏沒有甚麼奇怪的結構!”

“那是他和你交涉的了?”

“除了你父親還有那個?”

“那麼，你何必寫得那般決絕呢?”

“不這樣寫他又不滿足，寫寫有甚麼關係呢?”

他們這樣率直簡明地一問一答，在玉琼本沒有甚麼關係，可是在漫之的心中，就激起暴怒的狂波來。他這時覺得，應埋怨的人太多了，應咀咒的人太多了!似乎在胸部有一塊東西膨脹起來，把他的喉嚨堵塞住，幾乎出不得聲。

“是的，假如是這個樣子的時候，你對我的愛

情怎樣處置呢？這層不曉得你想過沒有！”

“愛情麼？我不覺得有怎樣處置不處置的問題，譬如你同胡姑娘結了婚，你依然可以愛我，我們相愛的時候就是相愛，不相愛的時候就把牠結束了！有甚麼形式的關係同持久的必要！我覺得愛是流動的，像一條奔泉一樣。正惟牠是這樣才有意義，才有生命！我想過的就是這樣。”

“呵，這是你的理論了，那真有點奇怪！”

“奇怪麼？不！那是頂平凡的，據我想，人們不必逆着命運的意旨去祈求着妄想的幸福，否則他的靈魂必定沒有了着落，或者失了依據，因而釀成了永遠的痛苦！”

“我不想再反駁你的意見了，玉琮；照你所做的事情看來，你已經完全實行了你的主張！不過，唉，你已經另外找到了情人沒有呢？”

“沒有！我們相別這許多日子，我差不多完全消磨在病中。”

“我幾時從漢口回到家裏的，你知道不知呢？讓我們談談這個不值得注意的問題吧！”

“不知的！不過你幾時結婚，我却曉得。”

“呵，你以為在我未回廣州之前，或在我結婚之前，沒有將你的意見通知我的必要麼？”

“我以為你會想得出的！”

“也許那是很危險的，我憑甚麼去想呢！憑你的字據麼？”

“否則可以憑……”

“憑甚麼？臆想？”

“我忘記告訴你：在你結婚之前一天，我曾有一封恭賀你新婚幸福的信，你可以由此而想到我的意思。”

“我在漢口的後三個月中，和回了廣州直到今天，除了你那張字據以外，沒有見過你半個字跡！”

“也許那封信寄失了，令你多受點憂疑的痛苦

的。”

“不錯呀，這種憂疑令我沒有反對我父親替我包辦的婚約的決心；而且令我失却了理由，而且令我的靈魂失却了最高的主宰！”

玉琮沒有答他，只在枕頭旁邊的小籐箱裏面，拿出一張小小的紙遞給他，並且說：“這就是那封信的底稿，你要看麼？”

漫之點着頭接了過來，慢慢地打開，讀着：

“漫之，漫之！

“我先請你不要思疑我兩件事：第一，我是以五百元賣去我的愛情的貞操。第二，我寫這封信的動機是不純正的。

“我老早說過，我只願做你的愛人，不願做你的愛妻。這是我個人的主張，別人絲毫沒有權利來非難我的！所以我勸你父親趕快替你扯胡娜姑娘訂下了，我算是完全了一種責任。因為你從漢口回來，是一定要結婚的了！”

“我要五百塊錢的理由是這樣的：我哥哥沒有錢用，苦到差不多要上吊；我自己呢因為把二十六校的級主任辭去了，窮得兩餐都顧不上來。

“我敢以我真誠的心，付託這一片薄薄的紙，預視你新婚快樂！娜姐處另有片箋致祝。杜玉琮。

“再者：我本應親身前來叩賀的，但因病不能如願，請諒！”

他連接把牠讀了兩三遍，覺得沒有甚麼發現出來。於是向她說：“設若是你這封信當真寄到了的話，我依然是不能明白的！”

“那你不能怪我，不過在現在說來你總該明白了！”

他沒有答她，這並非故意不答的，實在是照真實的情形看來，不好答話。這件事，在他不能說完全不明白，但却不是澈底明白。他自己的預料被破碎得體無完膚，但同時却很難馬上接受她的理論。用他的靈魂的本質，他該可以證明這種愛情是滑

稽的，畸形的，不穩固的，不尊高的，不貞純的，非現實的。

許久許久他才答出一句：“你以為我現在很幸福了麼？”

“自然的！這裡沒有不幸福的理由。”

“所以你料的事情不是一定中的！”

“原因是怎樣的呢？”

“原因麼？”他想了一會却答不出一個字，他忍不住好笑起來了。“這真是連我自己都不曉得！她好像並不愛我，然而她的心地又非惡意的。我曾要求她，如果她不願意的時候，我們可以離婚，但是她又不同意這個辦法。唉，玉琮，我老實告訴你吧！我未去漢口以前，我樣樣都似乎有一個自主，至少對一切在我週圍發生的事情，我都很明瞭而且有一個主張；這時呢我似乎長處在五里霧中，似乎都是人家替我主持。我的腦是成天都昏登登的。慢說自己打不了主意，就是樣樣事情，我似乎都不能明

瞭！甚至連給我一個求明瞭的機會都沒有！一切我都不明白，我要變成一塊木頭了！”

漫之雖然不明瞭，然而玉琮却是明瞭的，不過她除了用很輕的鼻音去表示她很同情他的意思之外，沒有說出些甚麼來。

他們的久別重逢的談話到這時似乎已經可以告一個段落。這裡既沒有憤怒的詈罵，也沒有纏綿的情語，只是似怨非怨、似喜非喜的冷冷的來言往語，在事情的表皮上面問答着。玉琮這方面，她的心真是很着急的，愛情之煤在胸中燃燒正熾，然而有一種無形的威力高高地臨在她的頭上，使她一點也不敢向冷冰冰的臉上發洩。同時她還有一種特異的自尊的心理，她瞧見漫之和她中間已經顯然擺下一種隔膜，為保持她那始終如一的仗義行爲，她固然不想叫他瞧出她仍癡迷着他，而且也不想自己去哀求他重復愛自己。她想，有一天他總會在她的脚下跪着來哀求自己的！

到底又是她開口了：“漫之，你去漢口的成績好不好呢？”

“好的，一切都很應手地辦妥了！”

“你們的營業，最近有發展的希望麼？”

“希望似乎有一點，不過詳細的情形我還不大曉得。等到明年，或者我父親把全盤生意交給我的時候，我想會比現在好一點的。”

“他決意這樣了麼？”

“我從漢口回來之後他就決定了的。”

他們的談話暫時離開了本題，追溯到以前在學校的時候怎樣，各個同學的生活和職業怎樣，許多朋友的戀愛的經過怎樣等等。很容易地他們的談鋒又放在玉志和麗莊上面，漫之批評他們是很勇敢的行為。這時各人都把那最不重要的題材嵌補了這寂寞的空白。重要的談話都放在後面。

這時漫之又想起了一個關於她的問題。

他說：“喂，玉琮，你那封掛號信中所說的，多

謝我的五十塊錢，這句話是甚麼意思的呢？”

“呵！”她似乎忽然有一點驚愕的樣子，然而不久便消滅了。隨即笑着跟他說：“那個那里是十字呀，我只說感謝你的五百塊錢。”

他固然不能完全相信，但又找不到駁她的根據，只得點點頭，表示勉強相信。

“這封掛號信是你自己手收的麼？”

“不是的，胡娜交給我的。”

她又點點頭沒有出聲。一面用她那像骷髏般的手指指着那個暖水壺，像是請他給她斟一杯開水的意思。這時外面黑空中的秋風吹着第一公園裏的古樹，送來一陣陣如怒灑在沙灘上的潮音，遠遠地，然而異常清晰地。

一切都由孕育着，預備着，變了正當的開始。

“喂 漫之，你現在大概很想明白，我爲甚麼叫你來這裡了吧？”她停了一停，等候漫之有充分的機會，用全神望住她的臉。於是她繼續說了；“本來

我不想告訴你的，所以一直隱藏到現在；現在呢我徹底想過，除了告訴你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了！因為我自己已經失却了本來的種種能力，自己連飯餐都顧不上來哩！”

“你想告訴我的是甚麼？”

“你瞧。”她用手慢慢地把遮蔽着下體的氈子拉開，說着：“你瞧呀，這里你有一塊肉哩！”

“呵！呵！”他大驚失色地怪叫起來。這為他像感了電流，一剎那間整個失了知覺。最後，他的意識漸漸顯明地恢復過來，全身都在顫動着，熱情的復活使他幾乎掉來淚來，使他幾乎要跪在她的牀前，用他的褪了色的灰脣，吻那聖母馬利亞的隆起如一座小丘樣的腹部。

“牠，呵，那可憐的小孩子，”他紅着半邊臉說：“牠有了幾多個月的生命了？你，呵 玉琮，為何你不使我早點知道呢？呵，慚愧，我這無用的懦弱的爸爸，竟未曾盡過半點責任喲！”

“漫之，鎮定一點，我不過這樣通知你罷了，我相信你還可以答應我替我守秘密。因為現在還不是宣佈的時機呢！”

漫之再勉強自制着那激動的感情，和她談了幾句。他自己覺得他的腦筋太混亂了，想快點回家，好靜靜地把一切問題想個透澈。真的，這件事情越變越複雜了！

“漫之，你去了？”她在他站起身想走的時候，對他這樣說：“你現在還樂意同我接吻麼？我以前應允過你的 我說：到我們再見的時候。”

他沒有答她，只低着頭在她那冰冷的灰脣上面吻了幾下；但他並沒有得到快樂的感覺，只覺得鼻子裏嗅着一種難聞的氣息，脣間沾了點有同樣的味道的膠質，使他難過了好一會工夫。

自那天以後，差不多每天下午或者晚上，他必要到玉琮那里去一次，雖然他很明白他同玉琮的愛情沒有重生的希望，而且他有點討厭她。

玉琮沒有明白他的意思。她不知道她自己是變了一個外貌怎樣難看的醜婦人，不知道她是變了一個永遠不能令男子發生愛情的女骷髏，而且不知道她自己的身體時時發生一種令人難堪的臭味！

漫之每次瞞着一切人的耳目，到雨帽街這間小房屋裏來，是爲的甚麼呢？他自己也答不出來。他每次都是坐在玉琮的遠遠的對面，目不轉睛望着她的肚子，一句話都不說。彷彿那裏面有點神秘的東西，能夠令他的靈魂無時無刻不在牠旁邊縈繞着，一刻兒都不能離開。

他的目的，他的全部的精誠都聚在牠的上面，他每天都要這樣嘿嘿無言地享樂一回。

然而這種享樂只繼續了個多月，因爲她將要生產了，而且因爲生產要萬分安全起見，他給了她三百塊錢，叫她到上海去。省得在廣州會發生甚麼意外。

九

在船中，她像被送進一具沒有蓋子的棺材裏面一樣。船身排着波浪向前進的時候，她就完全不動，像一條入眠的春蠶。

下船那天，沒有一個送船的人。漫之算是送她到了客棧，在客棧住了一夜，便由夥計照顧着她的行李，坐一隻小駁艇到了船上。她是會暈船的，只要一嗅着那船艙裏一種特具的臭味，胃裏的東西就要逆沖上來。自那天起她就不會吃飯，到進餐的時候她只喝一小碗白粥。可是過了香港以後，她連

粥都廢止了。

嘔吐本是她的病症的一種，在船中因為顛播得太厲害的關係，加以那種像豬的呻吟一樣嘔吐的聲音的誘惑，使她把胃裏所有的積物都吐了出來。最後只吐些酸酸的黃黃的清水，或者只作一種難聽的聲音。

事前預備好的幾本新出版的小說，不能給她以半點趣味。於是她除了睡覺以外，只好呆望着那些看慣的無味的東西。或者閉上眼睛在作無統系的胡思亂想。

她有時竟有點懷恨胡娜的念頭，雖然她沒有懷恨的理由。

由風浪的播弄而得來的痛苦就令她會感到有點不甘心。這時她就承認了胡娜是把她的丈夫佔有去的了。

否則她肚裏那個孩子不應在沒有離開娘胎以前便受風浪的顛搖。她可以自驕的：這是她同漫之

的愛情的結晶！不過那可憐的小孩子，爲甚麼不在那父親的詳密的保護之下好好地產生下來呢？

然而她也有快心的地方。

她想，漫之同胡娜在這種情形之下結合的，固然沒有所謂愛情做連結，就是較親密的好感也許都不能發生。

漫之一定極討厭她，所以他會說他結婚後並沒有幸福。

她隱隱覺得前面有一條光明的大道。而且走前去是極可能的，極容易的！她自己的愛情也許不致於永無更生之日。最後，她並且深深地憐憫那被人支配的漫之，她覺得他是一塊枯寂的荒漠之地，惟有她自己才能在上面灑下滋生萬物的幸福的露水。

受了五天的軟禁的痛苦，那天早上她聽見茶房說，十二點鐘可以到上海了。

天還未曾亮她已經醒了，兀自睜開眼睛在默

想。她想起玉志同麗莊，他們的生活不知怎樣了。也許麗莊已經恢復了她的康健與美麗，也許他們已經不爲那不會好好地從娘的肚子裏鑽出來便奄然物化的孩子悲傷，——這個不幸的消息是玉志在前三個月用一種類似散文詩的哀哭悲號的字眼告訴她的，她那時也在病中，她擔憂她自己的孩子也墜下了同樣的命運之坑內。——這時，她繼續想，也許玉志的每月六十塊錢的薪水，很足支持他倆的一切開支，他倆的愛情可以很平安地維持着。

她有點高興起來。這半年有多以來，痛苦煎熬着她也算够了。不論她的肉體與精神，都被蠶蝕了而呈可怕的虧損的現象；光是那種擔驚與懨悶的味道，也夠令她寒心了！這時，雖然一切都沒有切實的憑倚，那個小生命也沒有十分平安的保證，然而前途總還算有一線光明，繫在這個受漫之尊重的孩子的頂上。

她的脣邊時時現着愉快的笑痕，出於她不自

覺的時候。

她用香皂塗擦着臉，更用剃刀把臉上的小毛刮了去，最後又敷上些香噴噴的細粉。經過了一次最通透的洗濯以後，她更檢出幾件色彩鮮艷的夾衣，很小心地穿在身上。這樣，她想，她一定能令玉志和他的愛人驚訝她的美麗與容光的飽滿，他們也許猜不出她是從憂患的鬼國逃出來的一個可憐的女人。

她很心急，時時跑出艙面的鐵欄旁邊眺望着，希望可以發現一點給她以安慰的東西。

每一個搭客都忙起來了，他們以同樣困頓而含着微笑的臉彼此不作一言地向着，從每一條眉毛裏面可以抽出一朵輕快的花朵。各人的手都同樣地在忙着。有些本來是相熟的朋友，都在艙面談着各人的經歷和新見識，從他們的比平常要高一點的聲音可以想見他們是怎樣地快樂。

茶房們因爲先一天已經得了很滿意的打賞，

這時在給一些生客指點着：那個山叫甚麼山，那個燈塔叫甚麼燈塔。那種懷疑與兇惡的神情這時丟得乾乾淨淨。

船主和大副在更高一層的樓上很安閒地散着步，小工和水手在艙面跑來跑去，間雜以吆喝的聲音。大概是通知他的同伴，再過不久就要開始工作的意思。

經過一陣嘈雜與擁擠，玉瓊在船泊浦東碼頭不久以後，便由一家客店的夥計，用小艇把她送到岸上來。她的腳踏着了實地以後，最先闖進她的眼簾的便是齊整而潔淨的建築物，和平滑而同樣清潔的馬路，這樣，上海給了她一個很好的印象。但一想到船剛停時那些面貌猙獰的苦力的兇狠的表情同野蠻的喧嚷，却又有些寒心。覺得這些可怕的人，都是聰明的統治者故意留下來恐嚇一些飄泊的旅客似的。

當晚，除了有一位滿臉塗粉，衣服華麗的女人

大力地叩着她的門給了她一點煩惱以外，她是很安靜地睡着。本來她想一上岸馬上就去找玉志的，然而她的精神已經萬分疲乏，到旅館之後，揩過了臉，喝了一杯茶，頭已經有點昏昏的，兩塊眼皮蓋也垂了下來。於是她索性一覺睡到傍晚時候。到吃了晚飯，天已經黑齊了，上海的路徑她不認識，而且天黑了恐怕找人不方便，於是懶懶地又躺下牀去。

幾天以來，這晚算得最暢酣的一晚。適體的鐵牀配着雪白而綿軟的被褥，並且沒有了船裏的搖震的痛苦。

第二天，她由客店裏替她雇好的一部人力車，把她拉到北四川路去。她和玉志驟然相見的時候，他倆都說不出一句話來，苦着臉對着好一陣。

他們沒有見面足足換了兩次季候了。玉志料不到她變了一個有骨無肉的活鬼，同她料不到玉志變了一個尖嘴猴子一樣。真的，他不止兩個眸子

變了兩個黑洞 而且兩頰也抽縮了幾分肉，深深地內陷進去，說起話來不住地鼓動着。

“四哥，”她淒聲地說，“你們還好吧？”

“勉強過得去，沒有甚麼好處！”他也頹然地答。

“今天怎麼你這樣得閒？四嫂呢？”

“不錯呀，今天是禮拜，所以我在家裏，麗莊她泡茶去了，等一會兒就要回來的。”

“呵，你們沒有用人？”

“唉，還說用人！莫說用的人不大靠得住，就是靠得住了，平均一個月又要加多十多二十塊的開銷，你看我們還維持得來麼？”

“四嫂能夠自己下手，當然是最好了。”

“沒法子，總得要勉強難爲她了！”

“唔……”她漫應着他。有時她偷眼望着玉志，她心裏就湧起無限的熱情來。

“玉琮，要不是你幾次接濟我們，此刻我們不

曉得要變成怎樣了呢？”

“可惜我沒有多少錢！”

“呵，你新從廣州來，那邊有對我們的甚麼批評沒有？”

“沒有甚麼。”

“當時我們一鼓作氣跑了出來，現在倒有點捨不得廣州。”

“你回去麼？說不定老鬼會在法庭控告你哩！”

他們開始很愉快地縱談了。他們開始詢問着兩地的新聞；他們在兩地不同的風土人情上面取得些快樂的好笑料；他們很有趣地在談着兩地的氣候的差別；他們談到許多極瑣碎的問題上面去。

不久以後，麗莊回來了。她在廣州時，雖然穿得很樸實，然而那全是素淨的上等質料做成的，很像一個結婚後要希望她丈夫怎樣供給她的奢華的衣飾的少女，現在呢，她是嫁了人了，然而她穿的

衣服却越發樸素了。夾布的旗袍，漆皮的拖鞋，剪得短短的薄薄的頭髮。她的默默無言的外貌表示她是一個缺乏物質的慾望與享樂的少婦。

自然的，她也比以前瘦削了。

玉琮一見了她，幾乎快樂得跳起來。她倆緊緊地抱着，有好一會工夫。她們的感情或者因為大家都受了同樣的苦楚而提高了吧，她們的肉體偎依着生了一種微妙的快感。

“琮姐，”她叫着，“我們接到了你的信，天天在盼望你來呢！呵，我們多麼快樂呀，想不到你也會跑到上海來的。”

“不是麼？我也跟你們一樣，把廣州拋在後面了！”

“不錯，這是值得給人家譏笑的一件事哩！”

“或者可以說是四哥害了你！哈哈！”

玉志跑到下面煮飯去了。玉琮開始注意這鋪陳簡陋的房間 同樣的，她可以意料得到那些討厭

的東西：白木棹子，圓椅子，用兩張長條櫬支着兩塊白木板做成的牀，等等。不過有些東西令她特別注意的，就是那些用花布做成的小衣服，每件還不到一方尺那麼大的小衣服；和一頂紅絨做成的小小的帽子。像一個對半劈開的椰子殼一樣扣在棹子上面。——這些令她暗自驚心的東西使她打了個冷瘧，但她的嘴却不想動問她。她的心裏却幻出當他倆發現了這件不幸的事實的時候，他們那時的臉孔會是多麼陰鬱難看的！也許他們從夢中醒來的時候，真會看見那清白無辜的小孩子，像一個黑影一樣，四圍亂跳，亂嚷；一會兒又變成幾縷裂開的黑煙的！——像玉志的信中所說的那樣。

“聽說漫之同秋洛的妹妹結了婚，”麗莊說。
“琼姐，他怎樣處置你呢？”

“那本來是我自己願意的，”她答，“而且他們結婚後，漫之也和我會過好幾次面，他對我還算好，我這次來上海的一切費用都是他的。”

“我似乎聽見四哥說過，他和她本來沒有愛情的，不過他父母願意這樣罷了，是不是呢？”

“何止他們沒有愛情，秋洛的妹妹還是有了情人的呢！在她和漫之結婚不久以後，她的情人就自殺了。據秋洛告訴我的，她的妹妹的情人本來是一個共產黨，因此就沒有人注意他。”

“這樣就沒有人去注意了麼？”

“人家解釋這件事是政治的關係，還有幾個報紙的評論，說他痛悔自己誤入迷途，說他是一個到了最後一步才覺悟的青年。”

“那是無聊的論調！”

“漫之，他後來時時苦着臉告訴我，他的結婚簡直無異把他的幸福趕跑了！他說，‘我同她結婚以來，沒有同她有過肉體的關係！’他有時又憤激地說，‘這成甚麼樣子呢？世界上都沒有這樣的夫妻！我們簡直是一對互相害怕的朋友，連往時那些表兄表妹的感情都消失了！’我那時只有冷笑，我

覺得漫之實在有點可憐！”

“他對你總還算不壞的吧？”

“他沒有對我不尊敬的理由，我不過尊重他父母的意思，才把我的地位讓了給別人的！”

“其實你當初何不同他也來了上海呢？省得累他現在受苦。”

“做父母的多數不管他們的子女的幸福，只要他們自己歡喜，甚麼事都要硬做！”

“他不敢反抗家庭，他實在是一個懦夫！不過他對你還好，這一點是可喜的。”

“其實說他對我好，倒不如說他對我肚子裏那個好！”

“哎喲！對呀！我也聽見四哥說過，你有了孕了！”

“大概有八個月了吧？”

“快了……”她忽然想起那落地比玉琮的還快的失却了生命的孩子，她的眼圈就紅潤起來，聲

音也有點悽抖的異徵。“唉！可憐我們那個小靈魂，沒福氣來見他的姑姑了！琮姐，我一提起他來，我心中就難過，唉，我們已經費盡心血去挽回的了，誰想終歸抵抗不住那無情的命運！”

“這本來是不可抗力的呀！”

“爲他，我們詳密地計劃着，預備着，想不到他竟騙了我們！琮姐，你瞧這些衣服，唉，這就是我們徒勞的結果！”

“唉，這真是可惜的哩！不過你們也不是徒勞的，這些衣服可以借給我用用呀！”她用有趣的語調安慰她的哀心。

麗莊很天真地笑了。——還如一個女孩子一樣。

那天他們三個出外面玩了一天，許久不曾走動的玉琮，雖然覺得有些乏累，但同時也享受着一種疲倦的愉快。外灘公園，半淞園，法國公園，她雖然像走馬看花般地忽忽地跑過，絕沒有流連的機

會，但是在她的腦中，畢竟添加了一個清新的印象。

晚上，又到公司的天台上面跑了幾轉，裏面的各種的游藝，無疑地她一點也不能領略，但是看看熱鬧也有趣味。出來又在一家俄國大菜館吃了點東西，午前一點多鐘才回到旅店。——到上海的第二夜又甜蜜地過了。

這樣玩了足足一個禮拜，玉志回公司辦事的時候，就由麗莊陪她，晚上就三個人一道去。

她漸漸覺得煩膩了，沒有最初時那樣的興頭了，於是在一個天有微風的下午，從旅館搬到法租界金神父路的一個留產醫院。

她的生活又變了恬淡的，清靜的。

這個醫院裏面很多樹木，空氣既好，伺候又週到，一天三餐，吃的是淡素的菜飯，她像是從地獄升上了天堂，很安適地住着。在不知不覺中，她的臉上竟重復現出鮮紅的血痕來，四肢也漸漸靈活

有力了。

她住的房間本定是三個人住的，每人每天一塊錢。恰巧這時只得她一個人，差不多跟包房間一樣。

她很舒服地生活着。除了麗莊隔兩三天來一次，玉志每星期來一次以外，只在每天和那些妙齡的細心的看護談幾句慣常的話。她差不多把一切紊亂的心情都收捲起來，任靈魂在清涼的微波中洗浴着。

有時也提起筆寫幾句意氣疏散的閒話給漫之，表示她心中的安逸。寫好了就寄給楊老太，等漫之自己去拿。——這是他們約好的辦法。

有時她高興了，除了寫點感謝他的話頭以外，還詳細地在描寫着這間醫院裏的設備怎樣好，器具怎樣乾淨，招待怎樣小心。甚至把她窗外那棵芭蕉怎樣綠法，怎樣好看，下雨時滴着水是怎樣情形，微風掃拂着時是怎樣搖動法，都寫了給漫之看

看。因為她明白這樣安慰他好過用了許多浮浮的字眼！而且她心中實在愛那幾塊芭蕉葉，想和他平分這種欣賞的情懷。

時光過得真快。據醫生的診斷，她不出半個月，就要生產了。

預先給孩子預備好的衣服，已經由麗莊送了來，預備給他出院時穿。這些衣服並不是她在麗莊那里看見的那些，却是麗莊新做的。——這樣令她非常感激。

秋深了。早晨晚上都覺得有很重的寒意。蟬兒似乎拚命在唱，大塊的黑雲有時也佇立在天空靜聽。

她悠然自得地凝眸對着那含有深意的白雲，彷彿覺得牠也對自己祝賀。

雖有時她的肚子疼得非常難受，但到底敵不過她那母性的愛的強烈。——無論如何，可以使他抵受着痛苦；有時也會忘記了痛苦。時時有一張她

很熟悉的 有點像漫之同時又有點像自己的，雪白的肥胖的令人生愛的小臉，在她的四週出現。在夢中她吻着牠，在夢醒後她似乎還在吻着牠。

她繞得很遠很遠地想着，有一天那個小愛神睡在自己的臂上，倚伏着自己的胸前的時候，她便可以驕視一切，她便可以忘卻一切，她便可以成了一個小孩子的母親，使漫之在她腳下跪着，尊她以一個“幸福”的媽媽的稱號！

有時那個幻影不見了，她便低聲向空中喚着：
“來呀！我的，親愛的，最親愛的孩子！來呀！我在等候你的小小的香甜的吻兒喲！”

於是她便緊緊地閉上眼睛。

+

玉琼離開廣州不到一個月以後，廣州的天氣也漸漸寒冷起來了。小鳥的歌聲已經稀少，即有也不過是凄然的抖顫的絕命之歌；蒼綠的樹葉也一片片地脫離了牠們的母體，變了赭褐的顏色在地上飄零着。天上的陰雲更一層層地加厚。

愛情大概本來沒有甚麼根蒂的吧？牠也許只是野花的種子，隨着狂風四處飛揚，吹到那里生到那里。也許是像蛛絲一樣，暫時膠固在一箇意想不到的地方，終歸是要裂斷的。

胡娜和漫之，這一雙可憐的男女，現在正陷於同樣的命運裏面了。胡娜自得良初的死耗後，已經知道她的愛人從此便烟消雲散了，永無回歸之一日，先前的悵悵不過是回憶中的哀悼罷了。時間過去了，良初的影子也如浮烟，逐漸消滅以至於完全沒有。而同時呢她的要求愛情滋潤的青春的嫩芽又怒茁起來，她的靈魂慢慢地傾向她的溫柔的丈夫。

在漫之呢，先前沒有向胡娜輸出愛情的原故是因為他那可憐腦筋裏面，兀自幻想着以前的美麗的玉琮！到她真的見着玉琮了，同時他的幻想也破滅了。自然的，一個病了的醜陋的婦人憑甚麼去重燃起她的曾經一度眷戀的情郎的愛火呢？然而還不會令他完全失望的便是玉琮腹中的那塊肉。

他現在已經不需要玉琮來安慰他了！

有時，他反覺得自己心裏的一切骯髒氣有對他的新夫人訴說的必要。正如胡娜一樣，有時也想

對他說幾句衷腸的話。他們兩方面忍耐的時候都夠了，各人都會想，這種無益的忍耐，到甚麼時候才了呢？他們，像社會上的人承認的一樣，已經是一對夫妻了。誰都想得到不能這樣過一輩子，從這個觀點出發，他們覺得目前這樣的生活實在太無意義了，他們嘲笑他們自己手做出來的隔膜，以至於自己痛恨自己的愚蠢。

——究竟這樣嚴守着各自的界線，各不侵犯，這是爲的誰呀！

他們都會這樣想。真的，他們並非爲了甚麼的，也不爲了那一個人！而且，每個青春的心靈都是要求快樂的，這不安和沒趣的生活的造成，是誰的過錯呢？他們有時在搜索這不可宥恕的罪人了！但是，可怕的，他們都差不多要歸納到罪人就是自己本身。

“娜，今晚你覺得快樂麼？”他說。

他們那天晚上剛從一個跳舞場走回來，剛才

變成了過去的笑語，酒香，和濃情的舒快的肉的摩擦，醉人像酒一般的具有奇妙輕微的魔力的音樂，都在他們腦中縈迴着，他們還在半癡迷的狀態裏。四週的悲風與黑暗都引不起他們的注意。

“不錯呀，我覺得很快樂！”她緊靠着他的身，答着。

“你歡喜同我對舞麼？”

“當然的，我最快樂的時候是在和你對舞！”

“我似乎還不能忘記了我們本來是夫妻哩！”

“人們都承認是這樣的。”

“對呀，我覺得很可惜。假使我們的快樂能夠延長繼續，那麼我們的生活將要比現在更充實不知幾多萬倍呢！”

“總該是這樣的，不過我只覺得對不起你！”

“這沒有關係，你或者是更慎重地在觀察我
吧？”

她沒有答話，把手探進她的衣袋裏拿出烟盒

子來，在那里抽出一枝香烟，漫之給她點着火。

漫之的心裏自然覺得有更多的話要吐露的，但同時又有點不敢造次。因為這是很長久的苦樂的關頭，如果在這時給了她一個惡印象，那是十分不幸的。

他也沒有話說，只把身更換近她一點。他倆走起來，差不多像在跳舞場裏一樣，貼得緊緊的。他用他的右臂由後面把她半個身攬把着，她沒有拒絕他。

他的父親因為想把自己的事業全讓了給兒子們的原故，便把大兒子調在上海，第五的調在北京，廣州的總理一席，他想將來交給漫之。——他的第七的，同時是最溺愛的。

近來，漫之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無聊了。他不多喝酒，也不賭博。他每天早上九點鐘，便要到製糖公司裏去，辦他父親所劃分出來的一部的公事。一直到下午五點鐘才回家。晚上，七點鐘吃過飯之

後，便同胡娜乘了自己的汽車，到戲院，電影場，跳舞場，彈子間等等地方。新興的快樂使他忘卻一切的苦惱，他的生活貴族化了，一切都染了華貴的色彩，他漸漸變了一個另外的人，和從前的漫之的性格生出顯明的差別了。

他們的愛情在暗中滋長了，他彷彿也微微地感到，這更使他安心去謀事業的發展。有時他在辦公室裏，有點厭倦了，便打電話給她，和她談一些瑣碎的事務，並且問她今天是預備了怎樣的點心。

這差不多成了習慣：漫之每天回家，胡娜總陪住他先吃一些精美的點心。這些精美的食物是胡娜親手做好的。第一次，她把點心搬了出來，實在使他驚訝着；想不到她也有這種本領！他很感謝這位深情的主婦，他的可愛的賢妻。

有一個很冷的夜晚。

漫之在夢中被一隻溫柔的手輕輕地拍醒，他睜開眼睛，看見穿着白絨的寢衣，像一位仙女一樣

的胡娜姑娘，含笑站在他的面前。

“你怎麼會在半夜醒了？娜！”

“是呀，我冷醒了！今夜好冷呀！”

她說着坐在他旁邊，他的身體本來是側着，半屈曲地，她坐了下去就跟坐在他的懷裏一樣。

“你當心點呵！”

“我不會冷着的，就是怕你……呵，我真不好意思！我想，我不該讓你睡在下面。”

“我應承了你，當然是我自己願意的呀！我尊崇你的意思，就是痛苦，在我也以為快樂！”

“你有你的事業的，我不願以我的意思，累了你的康健！這張沙發沒褥子，又沒得帳子，你怎麼能夠安然呢？而且今天晚上，寒氣那麼重！”

“你放心我斷不會——”

“不行呢！”胡娜攔斷了他的話，“我們廢了以前的約言吧！不合理的條約沒有遵守的必要。而且你遵守了那麼久我也滿足了！我此後要想法子補

償我的罪過，我要令你時常快樂！”

她說着，十足像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一樣，羞澀的光霞鋪滿了面，他處在這樣的情景中，也覺得這簡直是初戀時那最纏綿最恩愛最甜蜜的一幕！

“我時常都在快樂着呀！這不是你的賜與麼？我還有甚麼不滿足的地方呢？”

“算了吧，前時的約言只當說笑好了，今天晚上你要陪我睡了。”

這求之不得的事情，他當然不會推却的。

在床上，把電燈扭息了以後，他那滿腔的愛情已經開出極嬌艷的花來了，雖然在這秋風颯颯的深宵裏，他抱住胡娜的頭不住地啜吻，他全身的血管都膨脹起來，他只任他瘋狂般抱着，沒有甚麼表示。

“娜，你也感到我的愛情麼？”

“自然感到的，並且我的愛情也一樣地濃厚呢！”

“讓我們就在今宵留下一個永、~~錫~~念吧！我的心情乾枯得要死去了！”他說着他的手上下地摸索着她的全身。

“呵，你何必性急呢？”

“唉唉，我急得要死了！”

“哎喲，漫之！”她推開他的手嗚咽地喊着。“我請你，……請你再等待一下子吧！漫之，漫之！我本來不應該在這個時候推却你，可是，唉，可是喲！我的確有難言的苦衷的！不過我不敢對你說。我想，我想好久了，我是不應該有半點事情對你隱瞞的！我總得有一天詳詳細細地對你說，完全說出來，要求你的原諒！你現在，呵，你可以再等待一下子不呢 我最親愛的漫之，表哥！你對我是那麼體貼的！”

“哦？娜。”

“真的呢！漫之！我有一點小小的秘密，但你不久就可以知道的。”

“我是太粗暴了!”

“不是的!如果是的呢,粗暴我也歡喜!一個人的頭腦總會明瞭別人的意思的,我敢說我完全明瞭你的意思,我強烈地感到你的愛情!可是呀,我終有這一點點抱歉的地方,請你原諒!”

“我原諒你麼?我是只有請你原諒的!我曉得我不會盡過我的責任!我不能使你始終像今天一樣的快樂!”

“現在你的舉動,我曉得那是應該感謝的,不過我只是爲了愛你的原故,才暫時拒絕你的要求。漫之呀,你的要求是很正當的呢!愛情是應該這樣發展的,這是必然的步驟,我和你一樣,都有這種要求的,不過我現在又不能答應你!”

“我明白你的苦衷了,娜!除了這件事以外,別的都沒有問題了吧?”

“是的,沒有問題。”

這夜他擁抱着她,很甜蜜地睡了一晚。他很痛

苦地用盡他自己的力量禁制他的性衝動。足足在胡娜的臉上，身上，吻了幾百下之後，疲倦才把他帶入了睡鄉。但是胡娜卻在天已發微光的時候才睡着了的。

漫之受着新的愛情的供養，使他對於人生感到一部份的滿足與充實。現在的胡娜代替了過去的玉琮，他對玉琮那方面所掛念的已經絕對沒有她本身的份兒了。

他很小心地陪伴着胡娜，他表現出他那最仁慈最溫柔的一部份，並且把自己約束得變成一個服從的丈夫。

他愛胡娜的驕傲，愛她的懶惰，愛她的奢華的習慣，愛她的高貴的靈魂，甚至愛她的一切了！他們這種結婚後許久才表現出來的親密而且快樂的模樣，很有點擔心的那對老夫婦的臉上放着不停的笑容，似乎在誇耀他們的方法不錯，在滿足他們已經對他們的兒子盡了責任一般。他們有時低聲

在談着當時的情形，老頭子總會翹起鬍鬚在讚賞他自己的聰明。

還有一點小小的事體，但是在漫之就會引起很大的懷疑同不安，而且認爲是一堆缺憾的，便是那胡娜所謂“一點小小的秘密。”這件事時時令他分心去胡想。

這是一點甚麼的秘密呢？他自然解答不出來。有時他想得太恐怖了，一轉念間他又斥罵自己的愚妄！於是只好自己開解自己：只要和她的愛情能够成立就好了，她不是親嘴說過愛自己的麼？這樣就夠了喲！不過事實上他是不能滿足的，他渴望着，如果能夠發現了這個隱藏，打破了這一道最後的障礙，他情願出不論怎樣重的代價！——這件事依然時時令他分心去胡想。

“娜！你何不把那沒有說的話都說了出來呢？”

“這是甚麼原故呀？”

“我沒有別的意思的，只是爲了我們的永遠的

幸福！”

“你不能滿足了麼？”

“不是的！”其實他的心在嚷着：“這樣怎麼能夠滿足呢！”

“不過我很害怕，我想。應該慎重一點，到不得已的時候！”

於是他只有吻着她，他沒有別的辦法逼她了。他想，一個文明的，高尚的丈夫，是不應該逼他的妻子的。

有一個星期六的晚上，他喝醉了回來。竟強逼她，逼到她哭了出來。第二天，他又要用懇切的詞意向她賠罪。

又有一個天氣比較稍為和暖的晚上，他又半夜醒了。黑暗中他用手摸她的兩乳，他又不能控馭那暴長的情炎了。他痛苦得比受絞還要厲害，呼吸不自由到差不多要窒息。他在床上翻了幾回身，把背脊向着胡娜，然而他的心潮無論如何不能平靜

下去。

他又翻過臉來，這時他摸着她的臉正對着他。忽然她那左脚搭上他在右股來，這種無意中的誘惑使他的心跳到幾乎要破裂了。

比一個國王的命令還要有效力地他的腦筋命令着他的手了，用一種最迅速最有力的舉動，他在扯着她的袴子。直到他的手能夠觸到那叫人戰慄的她的陰部的時候，彷彿有一個雷聲在他耳旁震起。

“這是甚麼事情！”她醒了，用一種特異的聲音，粗澀地喝着。

“哎喲！娜！我真是抵受不住了！”一個哀求的聲音答着，帶着哭泣的調子。

“好好地睡着，又這樣多事！”

“譬如你——”

“你還要多說麼？”她沒有等他說完，就插了進去：“你想想你自己應承過我甚麼話的！”

“是呀，我曉得，不過——”

“還有甚麼不過？你這樣就簡直是欺負我了！”

“我情願受盡所有的懲罰，但是真的不能抵受這種痛苦了！”

“我不會告訴過你麼？時機還沒來到呢！”

“我也曉得的，我答應過你要等到那個時候。但是，今晚真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喲！”

“他又要學那天晚上一樣了？”

“呵，強逼你？我不是這樣想的！但是如果是必要的交換呢，那麼，我明天就要拉進獄牢裏去監禁，我也甘心的！我甘心，甚至犧牲一切！你不會不明白呀！”

“我的答覆跟以前一樣：甚麼都好答應，只有這件事是不行的！”

“你是爲甚麼固執的呢？”

“爲我們的愛情！”

“你總是執迷不悟的！”

“是的，爲我們的愛情！”

“這樣不是一個大缺憾麼？縱使其餘一切都滿足了！”

“愛情就是性交麼？”

“如果不達到這一步，那不是豐富完滿的愛情！”

“那麼，你去嫖一嫖好了！”

“唉，對不起，你怎麼會說這種話呢？”

“你都不曉得人家的煩惱。”

“那麼，你就把那個理由宣佈吧！我準備接受你的意思。無論你的意見利與不利，爽爽快快不比較這樣沉悶好麼？”

“我以爲還不會到那個時候。”

“還不會到那個時候麼？我不曉得那是一個甚麼時候！但是像你說的一樣，爲我們的愛情，我或者要令你一輩子憎惡我了。”他說着，他像一匹淫獅一樣用很大的力量去搬開她的手。

“慢着，慢着。我只問你一句話，這樣是你愛我的表現麼？”

“怎麼不是？”

“這樣我才完全曉得，哈哈！哈哈！”她冷笑出來了，她自動地把兩手拿開。繼續說道：“任憑你吧，可是你不要後悔喲！我現在才知道你愛我的是這樣！哈哈！任憑你吧！”

漫之料不到她竟會說出這樣的話，所以一時竟找不出話來答她。只無言地用他的手撫摩着她的臉，算是表示自己對她決不會有令她難堪的粗暴的舉動。同時他心裏又打算着，幾個月來的互相安慰的愛情，難道就這樣弄糟了麼？那種隔膜的生活是多麼可怕的！這時他只在等候她，希望她會說出一些轉機的話，自己才好隨機應變。

等了差不多三十分鐘，她都不肯開口，雖然她的眼睛是閉着的，可是那染在他手指的眼淚，可以證明她又不曾睡着。他無可奈何地深深嘆了一口。

氣，從床上爬了起來，把電燈扭亮了。

他披上厚毛的浴衣，從開水壺裏倒出點開水在喝着，同時又燃起一枝香煙，在一張轉椅上面坐着。似乎這樣做，使他的心情能夠平靜一些。

一會兒之後，他又用靜悄悄的脚步走到錦屏後面，見躺在床上的胡娜，她的眼睛正望着那三隻一連的綠罩粉紅繡兒的雪白的電燈；但她一發覺他在注視她的時候，她又一轉身，把臉擋過去了，像是不讓他知道她正在想着甚麼似的。

漫之輕輕把頭搖了一搖，同時他的喉嚨發出聲音來了。

他說：“娜！你猜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你何苦這樣叫我不能下臺！”

她沒有答話。

“呵，你睡着了麼？你聽見我說甚麼不呢？”

“怎麼不聽見？”她嬌蠻地叫出來了。“我猜你始終不會愛過我！我很後悔把你叫上來這裡睡，你

從前的手段都是騙人的！你看一個多情的男子，會叫他的愛情的對手這樣受窘麼？”

“我始終是愛你！我需要……甚至野蠻的手段！但是，我的心只有天帝才知道，是怎樣的忠誠的。我騙你麼？也許……不錯的，你太過火了，我一輩子沒有騙過一個人，尤其是女人！我的罪過我知道，我只承認那是我的愛情太猛烈了的原故，沒有壞的意思！”

“你不怕我需要一些證明麼？”

“證明？可以的。”

“那麼，我問你，你愛我的甚麼地方呀！這似乎太像玩笑的事了，不過你將知道這是很有意思的。”

“我整個愛你！當然是這樣了。”

“感謝你，感謝你整個愛我。但是我依然是問你，譬如你，呵，你以後發現我以前是曾做竊賊的，你怎樣對我呢？”

“只要你以後沒有同樣的事情發生。”他微笑地說。

“呵，只要我以後沒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好！譬如我告訴你，我以前是曾經和別一個男子戀愛過的，那你要怎樣呢？”

“那有甚麼關係？”

“但是，並且和你一樣，和那個愛人發生過肉體的關係的呢？”她的臉完全沉下來了，憂與恨重重地壓住她的眉梢，她的輕妙的嘴唇竟把這點小小的秘密宣佈出來。

在漫之沒有答話之前，她又繼續說：“你不用驚怪，事情就是這樣的。我以前本來有一個愛人，不過爹爹不歡喜他，所以才將我們勉強撮合了！我和你結婚以後我所以這樣悶悶不樂，就是這個原故。在我，真是覺得有點恨你而同時又有點可憐你，我完全曉得你的命運正跟我一樣，我們都遭我們的父母的摧殘！但是後來，唉，只有天才知道了，

我不曉得怎樣會愛上了你！然而我越愛你我就越痛苦了，我明白終歸會有今天的事情的。

“現在，我再不能把這件事放在肚子裏了！我對愛情的擔負太大了！我再捱不起這樣的痛苦。其實我以前實在沒有勇氣！”

“哦哦！我同情你！但是，”他說，“現在你的愛人呢？我怎麼能夠強奪別人的愛情！我雖然要失望，但這是我的責任呀！”

“他麼？他自己拿鎗把自己的腦袋打穿了！”

“可憐的！”

“現在剩下我了，你的意思呢？”

“唉，胡娜！你早一點告訴我，不是很好的事情麼？你曉得這樣的事我是很能原諒你的，只要你現在是真真正正地愛我！”他故意做出寬宏大量的樣子說：“你要知道，我只是個愛情的崇拜者，不是處女的崇拜者。一個男子愛的是處女或是婦人，那完全和愛情不發生關係的。真的，一點關係都沒

有！只有糊塗的富於封建思想者才會斤斤於這個問題！”

她的眼淚又流出來了，不知是在感激他的熱情還是在憶恨她那死去的愛人。

他倆親密地摟着接吻。

十一

如果一個人的生活是過得平安的，適意的，快樂的，無憂的，他一定不懂得生命的趣味。他也許會不記得甚麼時候起身，甚麼時候睡覺；和他自己的肉究竟是長了一塊，還是瘦了一塊；或他自己的靈魂是豐潤的，還是枯死的。時光呢，在他真比一個飛燕掠過屋頂所投在地下的黑影還消滅得快。他知道的是冷了就多穿一件衣服，而且坐在火爐旁邊；熱了就穿少點衣服，或者坐在電風扇下面。——漫之就是這樣把四個月的時光都丟掉了。要

不是這幾天陰雨連綿，阻斷了他的游興，也許他還不會注意到，就是許多詩人們愛歌詠的春天到了呢！

他現在至少有兩件和他發生關係的事情是和前四個月不同的：第一就是他已經做了他父親的製糖公司的總理，其次就是他已經做了使胡娜姑娘最滿意的真實的丈夫。

他們的精神注意在娛樂同賭博裏面的時候太多了，因此胡娜姑娘近來不大歡喜看老鬼的小說，而漫之也沒有空去摹仿郭沫若的詩。歡宴，茶會，看戲，跳舞，等等事情使他們非常勉強才應付得過來。何況他們還添多許多跟他們一樣富貴的青年男女做朋友呢？今天才在董四姑娘的家裏打了一天麻雀；明天又要應李夫人茶會的約請；跟住後天孔先生的女孩又滿月了，喜酒又不能不去；大後天嗎大羅天劇團又在南關戲院開演了，應允了請黃家夫婦去的，又不能失約。——就是這樣忙來忙

去，他們簡直像兩個球一樣四處亂滾。這樣的生活，尤其忙的是舊歷過年那幾天了！他們竟至有三天三夜，不曾有過繼續兩個小時以上的睡眠的。自然許多親朋戚友都跟他們一個樣兒。

年輕的人沒有不喜歡熱鬧的，況且這樣是能夠令胡娜成天展露着她的傑出儕輩的笑容，能夠令胡娜覺得滿有趣味的呢？所以開頭很討厭無謂的應酬的漫之，慢慢也跟他夫人一樣，覺得這是不可少的生活了！

真巧。一個人在多種的生活習慣中挑選了一種，其餘的不但令他不歡喜，而且會令他厭惡的。他們便是這樣，像這樣討厭的春天，胡娜是只有睡覺，而漫之就只好大嫂房裏談兩句，五嫂房裏談兩句，其餘的時候，就長嗟短嘆地銷磨在悶坐吸煙裏。有時胡娜真是睡不着了，他們便拿出棋盤來下棋。但是往往不下得半局便丟開了，她只是嘆着沒趣。

公司裏，大概是不需要總理辦事的。所以漫之

以前是公司裏的職員的時候，倒有時很忙碌的。現在呢除了必要的事情要跟他有點商量的時候才煩勞他開嘴，或者煩勞他的汽車夫多載他的主人一次以外，他簡直是一點事情都沒有。

有一個天氣稍爲晴和的下午，胡娜被娘家叫回去了。她臨走時告訴他，她在四點鐘以前一定回來，叫他等她，一同去曹家吃晚飯。

她去了個多鐘以後，有一個僕人來告訴他，外面有一個女客來訪，他極不在意地只吩咐請進來。其實他太粗心了，如果他想一想，或者問一問來訪者的姓名，他一定會拒絕這位客人的求見的。

這位客人不是他所尊重的許多女士中的一個。她穿了一件舊了的布旗袍，是已經變成了黃白間雜的灰色的；腳底下穿着一對許久沒有上過油的黑皮鞋，白色的線襪也破了兩三個小洞，露出不十分白的黃肉。加上一對失了神的眼睛，一頭亂得像蒲草一樣的頭髮，頭髮上面也滿佈着白灰，叫人

很容易疑心她是許久不曾梳過的。——這樣一望便知她不是在脂粉錦繡中弄笑臉的女人了。

他一望見這位奇異的來客，他混身戰慄起來，勉強站了起身。

“呵！玉琮！”他呆了許久才叫出來。

“你覺得奇怪麼？”

“怎麼你不早通知我一聲呢？”

“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思，不過我覺得沒有必要罷了。”她起初本來是滿臉笑容的，可是看見漫之有不大高興的樣子，就把笑容斂住了。

“你先坐下，慢慢再談。”他毫無熱情地說。

她遵命在他旁邊坐下了。

“我寄給你的錢大概也夠用了吧？”他問。

“夠的，很充裕呢！現在我回到廣州來，還有五十多塊剩下來。”

“那麼，現在那孩子呢？”

“呵，那小乖乖呀，漫之，你真是沒有見過這樣

令人可愛的孩子的呢！白白的，肥肥的，全是肉！我看見牠，我把甚麼都忘記了！”

“牠平安生下來了麼？真算好了。你懷孕中本來害過病的呀！”他一面說着一面站起身來把房門關上了，把窗簾也放下來。

“是呀，當初我擔心到了不得。因為麗莊那個孩子也是這樣丟了的。我想起來就很害怕，但是，幸而到底得到平安！當時雖然有點痛苦，現在也完全不記得了。漫之，你說是不是呢？一個女人對於那個從自己肚子裏鑽出來的會動會哭的小東西，那個不覺得十分珍愛的呢？那小東西把我整個靈魂都奪去了！有時我對住牠笑，有時忍不住我又對住牠哭，我自己有時都會笑我自己，不曉得會不會變瘋了的？我真為牠瘋了！”

“唔……那自然是呀！”

“何以呢？我真有點莫明其妙！我覺得小小的牠比我自己重要得多！唉！我還沒有嘗試過做母親

的愛的滋味呢！他簡直像一頭還不會睜開眼睛的小兔兒，啞啞啞啞地叫着，他混身是那麼軟軟的熱熱的，牠真像是從我的肚子裏割出的一塊肉呀！”

“做母親的多是這樣的。”

“做爸爸的呢？做爸爸的不是和做母親的一樣麼？我對着這新生命，這小東西，就會想起你來，想起我們一年前的歡娛來！我有時會淌出眼淚就是這個原故。我心裏想，你看見這塊小肉，你就要高興得跳起來。你會對我說出怎樣感謝的話！你一定會拚命地吻牠，吻到牠害怕，吻到牠哭起來，才肯放手的！是不是呢？”

“唔……”他很不自然地點點頭。他望着那喘氣不停的的前胸，他心裏想：玉琮真是太可憐了！爲甚麼她的美麗之花會凋謝得那麼快？爲甚麼她會這樣愛金錢？爲甚麼她會這樣容易便把那難得的愛情犧牲了？否則——呵，她應該是多麼幸福的呢？他想，她真太像那些鄉村的女孩子了。她完

全不瞭解甚麼是愛情！只爲了金錢與片刻的歡樂才跟男子們偷情的。她配的只合是牧牛耕田的泥腿！朦朧隱約中胡秋洛的話又兜上他的心頭：“這樣一個女子，她可以做終身的愛侶的地方是很少的；她是一個獵取幸福的愛情流蕩者，這樣的女人拿來供一時的快樂是很不錯的……”他默默地想了一會，才找出一句話問她：“玉琮，你生的那個是男還是女？”

“是一個可以驕人的美麗的姑娘，而那個鼻子很像你的！”

“呵，是一個女孩子麼？”他自幸沒有露出失望的樣子來。

“是呀，一個很好看的女孩子呢！呵，她長大之後，有誰人敢說她是會美麗到怎樣的！呵，漫之，女孩子你也很歡喜的吧？”

“很歡喜的。”

其實他這種簡短而沒趣的答語，如果她是肯

留心觀察的呢，這裏而已經充分地現出不悅的顏色的了。不過她的心情，在這時正達到衝動已極的燃燒狀態，把平時的冷靜的頭腦完全失却。而且她觀察漫之的心理，有點不大正確，所以她不相信是會討厭她。

“你幾時回來的呢？”他又找出別一句極普通的應酬話問她。

她也覺得他問的答的多是沒有甚麼相干的話頭了，不過她依舊很高興地答他：“我是昨天才回來的，昨天因為風雨太大了，在旅館住了一夜，今天才回雨帽街這邊的，我的東西幸虧有人替我打理，不然恐怕要發霉了。”

“這裏前幾天大雨呵，大得真厲害。晝夜都不停，而且還有風！上海是不是一樣呢？”

“沒有，上海沒有下過大雨，不過氣候總比這邊冷得多就是了。”

擺在他們當頭的許多重要問題，他們好像各

自有了把握，不必着急的樣子，暫時都不談到那上面去。他們談的只是些極瑣碎的兩地的情形。更遠一點漫之竟談到漢口那方面去。不過這種方法不能持久，兩方面的敷衍都不行了，談鋒就漸漸逼到主要的問題來。顯然的，玉琮有點着急起來呀。

“漫之，”她突然提高嗓子叫了一聲。隨後才慢慢地說：“你的那位胡娜姑娘呢？怎麼她不成天伴着她的丈夫？她現在到甚麼地方去了？”

“她娘家叫她回去了。”

“呵，這當真給了我們一個談話的好機會。喂，漫之，我要問你一的事情了。爲甚麼我從上海寄回兩帽街那邊的十多封信，你一封也不會去拿過呢？”

“呵，不錯，真對不起，公司裏的事情忙哩！自從爹爹把他的位置讓了給我代理以後，我每天真忙得要命呀！”

“爹爹 位置？呵，你現在做了製糖公司裏的

總理了麼？”

“不錯的。”

“那麼，你們公司裏的營業，近來有進展沒有？”

“大概會比以前好些。”

“譬如有一筆五萬塊的債項，馬上要你們公司清還，你們公司有這種能力麼？”

“可以的。”

她笑出來了，她以一種最真誠最懇摯最喜悅的笑臉望着漫之，然而他沒有注意到，她的形容雖然帶着多量的憔悴，但是比起四個月以前來，是要好看許多的了。然而她不知道漫之近來的脾胃變了，他已經從愛樸素，天真，率直，變了愛裝飾脂粉，禮貌；因此她的一對細眼，一對小小的笑渦，在他已經喚不起美的觀感了。不過在這樣的變換中，他對她還留下憐憫的念頭。他覺得她的病苦真是不幸。她的境遇真是可憐，她的生活真是難堪，這

樣，他想，她如果叫他馬上給她五百塊，一千塊，他總會樂意施捨給她，當作做善事，救濟一個不幸的人；但是他却不願意跟她啣一個吻，甚至握一握手。

“漫之，你是一個做父親的人了，你也曾想過父親對兒女的責任麼？”

“自然會有責任的。養活他們，叫他們受適當的教育。”

“我以為不光是金錢的關係呢？金錢的供給自然是一部份的責任，但是，還有精神的一部份呢？”

“唔，精神的一部份麼？”

“對呀，你應該把我們那可愛的兩個靈魂的結晶放在身邊，放在你的最嚴密的保護之下，你應該常常吻她，你應該把你的仁愛的精神傳給她，使她得好好地長大起來，成爲一個有用的人！”

“你的意思呢？直接告訴我吧！”

“怎麼你還有點不耐煩的神氣呢？”她忍不住，

這樣說出來了。

“你全不攪人家的事情，是忙到甚麼樣子的！我老實告訴你，如果不是你，我老早就懶得答話了。我規定每一次的會客時間，是沒有這麼長的，你要曉得等我辦的事情多得很呀！”

“哎喲！漫之，你的脾氣竟變壞了！我不是來跟你接洽生意的平常訪客呀！你對那孩子一點愛情都沒有麼？我們現在談論的是她的終身問題呵，我們無論如何，是要盡了我們的義務的。犧牲我們自己的一點利益會怎樣呢？”

“哦哦！玉琼！我告訴你吧，我的脾氣一點都不會變壞；可是你却變成這樣囉囉嗦嗦了！有正事就該直接說出來，題外發議論中甚麼屁用呢？”

“唉，我真估不到，你的事業把你縛束成這個樣子了！好，讓我來告訴你吧。其實這本來無所謂的，你的良心會命令你依從我的話。呵，你也見過麼？我想把她帶過來你這邊撫養！”

“把你生的小孩子帶來我這裡撫養？這是甚麼意思？”

“意思我不是說過了麼？”

“那麼，好，等我跟她商量一下再答復你。”

“那個她？你說的是那個下賤的女人麼？”

“那一個下賤的女人？”他瞪大一對眼睛大聲問着。

“唉，你說的不是那個愛情沒有一定的方向的胡娜姑娘麼？”

“你怎麼好隨便罵人？”

“她把我的丈夫奪去了，奪去了半年之久，我不罵她，罵誰？”

“你親口說過是你自己願意的，不記得了麼？我一向都不曾提起，其實我屢次都想問問你，你知道那個時候你這樣做法，是給了我多少痛苦的呢？”

“你受了痛苦麼？那自然是我累了你了！我很

同情你，並且我自己也是一樣地痛苦呢！”

“這件事說起來我都痛心！如果像人人都一樣的说法，你只是爲了五百塊錢，我想又未必，不過你的用意我可也想不出來。這樣呢，你還能夠說人家的愛情是不堅定的麼？”

“我暫時不想辯解了，”她依然很平和地說，並沒有一些兒怒氣。因爲她想，這只是漫之還未曾知道這個原故罷了，如經過一種小小的解釋，他一定會感激得流出眼淚來的。於是她繼續說：“我只想問問你，你們公司裏欠胡家的五萬塊錢，還了沒有呢？”

“胡家？那個胡家？胡娜他們胡家？胡家借錢給我們的是那一個人的名義呢？”

“胡娜的父親。”

“哦？胡娜的父親借過五萬塊給我們公司？有這件事？公司裏我們的股份佔有全數的百分之六十，如果有這樣一筆大借款，我們不應該不知道

的！或者是些小股東私人向他借的吧？但我想他也不能有這麼大宗現款借給人家，他的洋貨店聽說還欠下興和錢莊六千多塊的，這個消息你從甚麼地方聽來的呢？”

“哦！難道這也會是假的麼？”她彷彿在自言自語的樣子。因為漫之這幾句話太過使她驚疑了！她不明白自身所經歷的這個殘酷的故事是甚麼來因的。

“我可以負責答覆你，完全沒有這件事！只是我同胡娜結婚後，她父親向我們借過二千多塊錢，這到是真的！”

她真的十分不自然起來了。她的臉表現着一種像一個女孩子受了人家的欺負時所表現出來的窘態。嘴閉着，眉皺着，完全是想哭又哭不出來的苦樣子。這時不甘心，痛恨，追悔，懊喪，受騙的悲哀，一齊合攏來差不多要把她的心炸裂開幾塊。這時她所仇恨的不止胡娜一個人了，她恨着許多人，

甚至漫之，甚至一切。用一隻手扶着她自己的頭，像是要昏倒的樣子。她這時在開始估計她的犧牲所得到的代價了，然而她的痛苦的腦筋所得到的只是等於零的空虛！甚至懷疑到漫之的人格，以為漫之也只騙着她。她感到孤立，感到不止生活和名譽沒有保障，就是她的生命，她的靈魂也失却了保障。她的長時間的飲泣吞聲的期待的結果只是供給了人家的快樂罷了。她竭力要使她自己安靜些，要拚命維持她的希望。

“這件事真是沒有的麼？那麼算了，我們不必再提起牠來。但是我現在把我的心拿出來告訴你一件事吧，”她注意着漫之的臉，見他沒有甚麼表示，便又說下去。“其實我自立據給你父親那個時候起，就渴望着你會同她離婚，因為你父親說你無論如何，都要同她結婚，我就算暫時退讓了。但是我又以為你和那個不貞的女人一定不會發生好感的，所以我又盼望你們離婚的機會，我估牠不久要

實現的。”

“這真是奇怪，怎麼你光是隨口罵人的吧？無論如何，我請你不要誣蔑她，她，我告訴你呢，實在是一個聰明賢能的好女人！這樣的人我能夠找得出甚麼理由同她離婚？”

“你同她離婚也要理由的麼？”她冷笑地問着。

“我說你真是有點異樣了！玉琮！差不多一年沒有同你暢談過了，你的思想真變得太厲害呀！你說話竟帶着一種哲學家的趣味！時時令人無從捉摸。不論我同她有沒有離婚的必要，難道離婚是不需要充分的理由的麼？呵，你從那時便希望我們離婚，這又有點奇異，你既然尊重我父親的意思，像以前一樣，你何不去跟他商量一下看怎樣呢？至於我自己，却夢想不到你會這樣希望着，而且十分不明你的哲學的頭腦的用意！”漫之也冷笑着答她。

“我有一個哲學的頭腦？對於你是否離婚要問你的父親？唉唉 我不要一個頭腦了，我只要有一

對哲學的眼睛，已經夠了！唉唉，我的愚昧的腦筋是不會猜的，我還想問你一句，你現在是否很愛胡娜姑娘呢。”

她的兩眼已經射出兇狠的毒火來了，可惜他又瞧不見。

“玉琮，我實在不能隱瞞你，我對她已經發生很強烈的愛情了！而且現在我們的愛情正在蓬勃地滋生着，一天長大過一天。”

“你不會忘記了那帶血的誓詞吧？”

“這真是一種錯誤，不過你也不該把誓詞忘記得比我還快呢！”

“我說過我是時時都在愛着你的，從那時到現在都沒有忘記過。”

“你很難證明如你所說的‘時時’都在愛着我！”

“你懷疑我麼？你以為我知道你現在做了總理了麼？”

“那又未必的……”像是有許多話都隱藏在他

的鄙屑的微笑下面了，他大概也故意玩一手“哲學的”玩藝兒，不讓她完全聽到他的話。

“呵，我似乎覺得我是多事了！或者我始終都不曾明瞭過你呀。這自然是不用思疑的，我應該嘲笑我自己在妄想着甚麼時候我的愛會甦生呢！呵，哈哈！”

“總是難於捉摸的態度！”

真的，他們兩人全然不曾互相瞭解，而且正在各走極端。

“漫之，事情大概總是這樣的了！你既然已經決定，我也不想多說無謂的話。不過，這裏還有一件事情你不能不負責任的，你把這件事給我答覆清楚了之後，我想，我再不來強佔你的時間了！”

“我曉得的，一定又是你的女兒的問題了——”

“那個說是我的？”她攔斷了他的話。“你該說是我們的！你聽見了麼？你不能侮辱那清白的孩子，你不能讓她做無父的兒童。”

“呵，我們的孩子？不錯，我們的孩子。我明白你儘在想你自己一方面的理論，那個‘我們的孩子，’我告訴你吧，你的幻想實在等於無用，我這裡實在不能收容她！唔，如果胡娜姑娘歡喜的呢，那自然沒有問題，可是你不讓我徵求她的意見，我實在就只能這樣來答覆你！這件事無疑的我要請你原諒呢！你該想想，我們這個和暖的家庭，應該要怎樣維持的，可是你的措施會令我們得到怎樣的結果的呢？唉，你會想的！”

“我會想的，不錯 我會想的！我會想得到她和你怎樣的吵鬧，她怎樣厭惡我們的孩子。呵，漫之，這自然是你的不幸呵，是不值得的犧牲呵，至少在你會這樣想了。”

“我覺得你是逼了我愛她的，你這樣的措施，簡直是不合理的呢！”

“對了，我還不十分明瞭，爲甚麼她竟會這樣迅速地代了我的位置，得了你這樣深厚的同情的

諒解？

“你把你存放在我這裏的愛情的儲藏通通提取去了，在我不是感到空虛了麼？我也不明白爲甚麼會這般離不開她，我覺得她對於我彷彿加過一種恩典的，這種呵慰令我不能開釋。你明白了麼？你說我們中間有甚麼重溫舊夢的可能！”

“你也想把你存放在我這裏的愛情的儲藏通通提回了吧？”

“但是，這樣的：我知道我的本分還有可能盡而且必要盡的一些責任，這就是我應該擔負你們的一切費用，永遠令你們滿足你們衣食住的需要。”

“這也是一點理由都找不出來的呀，你是用的甚麼名義幫助我們呢？我以前還夢想着我們有重聚的可能，所以收受你的接濟。呵，現在，我沒有需要你的金錢的可能了！這真是有點辜負你的盛意。謝謝你！”

“這樣卻又不必呢……”

“我真猜不到你的本意是這樣的，否則，呵，現在我對你是負了債了！”她平心靜氣地說着，奇怪的，像是一些兒都不曾憤惱過。

“我固然對不起你，呵，玉琮，你驚訝我這句話麼？不過，不過我要請你瞭解的，就是我並沒有一點惡意。你我的將來的生命正長呢！我相信各人都會有一個幸福的着落。將來也許要得着你諒解我的地方，也許你和胡娜也會互相諒解的。”

“等待麼？等待麼？”她站起來了。她的神氣近於要上前撲殺一個人，雖然前面沒有鼓聲同號音，而她手裏也沒有槍桿。她的兩頰漲得紅紅的，腦筋在抖戰着，兩個平時是細長而現在差不多變成橢圓的眸子也將要滴出毒恨的淚。她似乎謝絕了“忍耐”的好意，她聽夠了那埋沒了真情同人性的冷話了。她自己的腦裏在想，這個在眼前展開的事實，和她的懸想距離得太遠了，完全落了个可怕的反。

面裏。她大聲喊着：“依了你的意思，叫我們這樣生活着麼？我們的前途有甚麼光明在等候我們？漫之，你以為我是以餓不死便算快樂的麼？固然，我餓得死或者餓不死，誰都沒有力量去預測，就是我自己也不會留心。只是你快樂了，那胡娜姑娘也快樂了，我呢，我只生了個無父的女孩，坐着望着你們去快樂麼？這樣的事情我是幹不來的！而且呢，你別以為我是來敲你的竹槓的，我自己不能在那通是人面獸心的所謂上流階級站腳，我可以走到下流那一方面去，我做娼妓，或者去做女工，我未必就會餓死，也許還有力清償欠下你的債款。那時我也許要把那孩子殺了，也許把她扔了，都有我的自由。我不讓她現在來拖累我，我自己將來也不想拖累她。”

“她名份上是我的妻，我不能不尊重她的意見。”

“名份麼？那是誰給你硬自設下的，而要你去

遵守？”她在冷笑出來了。她又說：“名份這玩藝兒我不大歡喜的，譬如你名份上和她做夫妻，而實際上愛我，我想，我還可以很快樂地生活着。”

“有一個妻，又愛別一個女人，這是不義的事情！牠，這不合理的東西，也許要破壞了我的名譽和其他幸福所必需的條件！”

“爲甚麼在先有了一個愛人，再娶一個老婆來愛愛，那又是可以的呢？”她說到這里，漫之笑出來了。“呵，漫之，你不必笑了，我明白你的意思。那自然又要照你所說的，是我自己願意的了。好，讓我們不要再談這件事吧。”

“對呀，你說的一點都不錯，但是你往往一定要硬逼人，那會有甚麼結果的呢？”

“我讓步了，漫之！我情願如你所說的，跟胡娜姑娘商量了。不過這樣，叫你跟她說，你一定很難措詞，也許有很多應該說的話會被束縛住說不出來。我想，我們既然要和平解決，不如讓我跟她直

接說吧！或者她爲你們的永久的幸福起見，不會吝惜她的脚步的。我就請她到我那里談談。”

“這樣麼？我想也好。”

他們就這樣決定了。她約好他，叫他告訴胡娜，在不不論甚麼時候她都歡迎胡娜去商量這件事。

最後一幕

她從上海回到廣州的第六天，也就是她見過漫之以後的第四天。那天絕早，她的孩子的哭聲，把她從夢中嘈醒。孩子大概是要吃奶了，只張開嘴啞啞地哭個不停。她起身用點開水沖了半匙奶粉給她，當那個軟橡皮嘴塞進她的小嘴裏面的時候，果然不哭了，但是要不一會兒工夫：她又把橡皮嘴吐了出來，連那些奶漿也吐了出來。她氣起來了，狠狠地罵道：

“你這賤東西！你不吃奶便罷了，哭甚麼東西？”

哭我的命麼？要哭就去向你的老子哭，要病就在你爸爸懷裏才好病，要死你現在就死！你這賊東西，誰叫你不識好歹，混鑽進我肚子裏來的？你投生也不帶眼睛，挑選一個好老子都不懂！”

但是孩子並不管她說甚麼，依然要哭，哭得很淒涼地。

自從她最後那次和漫之會過面之後，她自己就暗自決定了一個辦法。她覺得四面實在沒有別的路好走，於是這個辦法雖然不大高明，究竟也被她採用了。一方面她對漫之，那蠢笨的男子，請求她的方法，只覺得好笑。真的是去做工麼？廣州有甚麼工廠？更有那間工廠要需要女工的？而且帶了這個孩子去做工麼？放她在家裏麼？就算可以了，那少得可憐的工資就够養活她母女兩人了麼？冷起來呢？病起來呢？孩子大起來呢？——這些她全想過的。如果說交給漫之，自己一概不管，那也是不行的。胡娜不會待她的女兒好，將來胡娜的兒女

也許要在漫之老死了之後把她的女兒驅逐出門外的。而且呢，這樣就算自己完全退讓了麼？她又到底是甘心。她愛漫之，也恨漫之；妒忌胡娜，也恨胡娜。

她想起胡娜在前也曾要求她出頭，阻止這件事的。但是胡娜現在還會肯同漫之離婚麼？他倆已經愛上了，這又是枉然。

最後，她終於自己想到一個法子，她覺得沒有再比這個方法好的了。於是她就照自己決定的方法去做種種的預備工夫。——所以這幾天，她的心腸冷得簡直結了冰。她覺得她的四週不是空氣，却是鋼板；她的希望也失却了，就像每一個已經陷於絕望的人一樣，她連靈魂都失却了。多數的時間她在悶坐着，像一具石像一樣，不見她笑，也不見她着急，甚至連眼皮都不見她攢一攢，眼珠又不見她動一動。同樣的，不哭，也不唱歌。

不過她的性情有許多奇異的激變了，這又是

實在的。結果，有時氣她的女兒一頓打她幾下出出氣。別個時候卻在有文有理地跟她的小心肝，像癡癡一樣，說些她聽不懂的廢話。有時又怪親愛地摟着她的剛有了幾個月生命，才像一個小枕頭般大的孩子。

然而大多數的時間仍然是在安閒冷靜地等着等着她的計劃的實現。她又騙了楊老太，說她將要再回上海去，又把她用剩的五十塊錢，完全送了給楊老太。她說：“你收下這筆錢吧，你和楊老頭兒做一件好衣服穿穿，買一些好東西吃吃吧！最近我從漫之那兒得來兩千塊錢呢，我是用不了許多錢的。而且，呵，楊老太，我將來或者還要有點事情求你幫忙的呢！”楊老太擺着說不出的歡喜的樣子把錢收了，陪住幾十個多謝。——其實這時玉琮的箱子裏面，至多還有一塊錢罷了。

又第二天。

胡娜在吃了午飯之後，就想起這件事來。她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4313B

